

《浪漫屍域》 SEASON ONE-----另類喪屍小說

作者: 馬域克

Powered by [紙言](#)

第一章：暴風雨前夕（上）

小妹羅詠詩，人稱詩詩，二十九歲仍然單身。是一家物流公司的文員，看似是平凡人一個，但一切從此改變。

二零一零年三月二十日，我如常上班，相信這一天所有在寫字樓上班的人也是最喜愛的，這也意味著連續一天半的假期即將來臨。這一天無所事事，當然就是我們「放肆」的時候了。上網的上網，閒聊的閒聊，要抽煙的也躲在廁所內，完全無視這半天工作時間。

「慧文，下個月申請了十多天大假？打算到那裡去？」我望著對面位子上的慧文說。

「你怎會知道的？我已經很低調啊！」她給我的表情是驚奇。

「公司何來有秘密的？」我笑說，在附近的數名同事也附和著笑聲。

「既然你們早已知道，那麼我說吧！下個月我打算到歐洲旅行．．．」

未待她說罷，在她旁邊的慧蘭便搶著說：「為何總是去旅行？你真是富有！」

「我一年才去一次，沒甚麼大不了。」慧文輕描淡寫說著，不禁令人羨慕加上妒忌。

「要是你像她的先生一樣這麼有本事，相信你也可以。」心茹笑說。

「唉！如果我有一個像慧文的丈夫，相信你們也不會再看見我待在這裡．．．」

「算了吧！詩詩，你仍未有男朋友，別奢望會結婚吧！」慧蘭搶著說。

「不要說這些吧！慧文，這次打算到那個國家？會否到法國或意大利買名牌呢？」

「這次不了，畢竟上年已買了不少，這次會飛往俄羅斯和北歐。」慧文說。

當知道她不是到歐洲買名牌時，我的臉上隨即掛上失落，我還想著她會幫我買一個路易威登的錢包或是愛瑪仕的手袋回來。

不經不覺間已到了下班時間，公司的人大部份已離開，只剩下包括我在內的四位女同事，慧文問：「下班後有甚麼節目？」

「我與男友看電影，那你呢？」心茹說。

「我還想著一會兒去唱K，反正現在有四個人。」慧文說。

「跟唱K相比，我還是喜歡打麻將。」

心茹說罷，她立刻伸出舌頭。

「算了吧，心茹，你還是陪伴你的男友吧！一會兒我也約了男友的家人吃飯。」慧蘭笑說。

「看你的心情這麼好？何時派帖？」慧文問。

「那有這麼快？今天才見家長．．．」看她面色紅潤，相信她已不用再說下去了。

「那麼不阻你了，那你呢？」慧文很明顯是問我，我望著她沒有說話，大概她早已想到我的答案了。她續說：「我早已想到了！算了吧，各位再見！」

「再見！」

這就是我的辦公室，從以上對話便可以知道，這樣的工作環境，我是沒有可能結識異性的。事實上，公司不是沒有男同事，但他們不是已婚就是我看不上眼。那些男同事不是過份幼稚就是不解溫柔，我自問真的接受不了。而我亦清楚明白本身的圈子少，加上我不熱衷於社交活動，才令我更難結識異性。基本上非必要的社交活動，也很難有我的蹤影出現，熱鬧於我而言是絕緣體。

天啊！為什麼要這樣對待我？

兩日後的星期一，又是不願意上班的一天，當我步進升降機，正想打瞌睡時，在升降機門外的一把男聲令我精神為之一振，雖然我沒有留意他說甚麼，但從他急促的步伐我已知道下一步應該怎麼辦？我立刻按著開門按鈕，當他進入升降機後還很禮貌地對我說聲謝謝。眼前這個男子我還是第一次見，難道是新同事？由於他與我所到的樓層一樣，而同一樓層只有兩家公司，難怪我有這個想法。

「如果是新同事，那一定是天賜給我的禮物啊！」我心想。

當升降機每上一層時，我的心跳便不自然地加速，我倆沒有說話，直到打開升降機門，我的心情由興奮馬上變為失落，他向另一個方向去，而我只是帶著沉重的腳步返回公司。

當我返回公司後，趁上司仍未返到公司，我坐在位子上小睡一會。

「財哥回來了，別要睡吧！」

這句說話把我嚇呆了，我張開雙眼。原來是智滔把我從睡夢中驚醒過來，這名四眼小子竟敢打擾我，我立即回應一句：「多管閒事！快滾回你的座位上『膠燈』論壇吧！」

說罷，他立即返回自己的座位，繼續做「毒男」應做的事。經過剛才的那一嚇後，周公已離我而去了。我望著對面的位子，原來慧文早已回來了，而站在她身後的是另一位男同事保霖與她的緋聞女友嘉蓓，他們不約而同也望著電腦螢光幕，好奇心驅使下我立刻步向慧文的電腦面前，原來他們正在網上收看「香蕉動新聞」，內容是冰島火山爆發。

「慧文，聽說你下個月會到北歐旅行，會否到冰島走一趟呢？」嘉蓓問。

「我才沒有這麼無聊！我的行程不包括冰島。」慧文撓起雙手對我們說。

「那麼真是可惜了，還想著你會在埃亞菲亞德拉火山山腳下拍下一張親密照。」保霖笑說。

「這提議也很像不錯，我會與先生商量一下。」

「你們在幹什麼？」一把粗糙的男聲從我們背後而至，原來是財哥。我們也先後說了一句「財哥早晨」後便各自返回自己座位。財哥是我們的上司，是一名中年男士，他的兒女也成家立室，而且擁有至少兩個住宅物業，只是收租也足以讓他提早退休，只是不明白為何他仍然熱衷於工作？大概心態上已變化不少，從前他是一個很嚴肅的中年男子到現在是毫無架子的上司，這些是我任職九年來所感受到的。九年？沒錯，我二十歲已在此公司工作，轉眼間已與他共事九年了，要不是他已婚，他也是一個不錯的對象。

(續)

第二章：暴風雨前夕（下）

這兩天我也未能遇上該名令我心動的男子，我心想：「他是否已經離職了？幸福是否又離我而去？」

正當我懷著失望的心情迎接下一天的工作時，竟然再讓我遇見他，但這一次角色對調了。他在升降機內按著開門按鈕，而我便急步向升降機的方向前進。當進入升降機後，我倆互向對方打招呼後，升降機內逐漸回歸平靜。這次我的心跳沒有像上一次這樣急促，因為我腦裡想著應否主動打開話題，但我不知道應該怎樣對他說出第一句話？當升降機開門時，他已率先步出升降機，我的勇氣也隨著升降機開啟後亦慢慢溜走。我依舊帶著失望返回公司，沿途還不斷想著：「羅詠詩！你為何這麼不中用？」

當我踏進公司後，由於智滔的座位比較近門口，因此我便快速望了他一眼，他背著我，還隱約看見他正在瀏覽「膠燈」，坐在他對面的是另一名男同事志鵬，他也是上網，但是他瀏覽的是「西方日報」網頁體育版，我隨口問他財哥回來了沒有？但他竟然對我說：「我不敢肯定，但我知道南中國贏佩西瓦六比三……」

天啊！這些竟然是我的男同事？為何我要與他們共事？為何與我同一班升降機的男子不是我同事呢？愈想愈是悲哀。

我走進茶水間，看見文姐正在洗杯，我和她閒聊一會，並向她訴說剛才男同事們的行為如何令我不滿，她只是一笑置之，最後她還贈了一句話給我：「男人這些東西寧缺勿濫。」

我心想：「難道我要像文姐這樣麼？」

文姐是我司的雜務，已超過五十歲仍未婚，她已注定這一生也是當上老姑婆了，但我仍然有條件，沒有理由還想著這些啊！

接著這些日子，我也不是每天也遇見這位男子出現，但我愈是想著，心情也愈來愈亂，我很想問他：「你是甚麼名字啊？」「你為什麼不是每天上班呢？」「你有沒有女友？」我真的很想問個明白，究竟怎麼辦？

直到這一天，亦是慧文開始放大假的第一天，據說她會到冰島火山一趟，但我們也不相信她會到那個埃亞菲亞德拉火山拍照留念，我們還因此而打賭一頓晚飯。想起十多天後有人請吃晚飯，心情更是興奮。但這興奮只維持了一分鐘左右，我由興奮變成了困擾。

我在升降機內，當升降機門關上前一刻，突然聽到「砰」的一聲，升降機門即時打開。原來是對面公司的男同事，他對我說聲不好意思後便一直保持沉默，我打量著他，但我沒有想過我會這麼困擾，仔細一看下，他的左手無名指穿上了指環，究竟是甚麼一回事呢？他是否已婚？

當大家同時步出大堂後，他仍然二話不說便轉身向他的公司方向走，而我亦帶著沉重的腳步返回公司。

這一天我只是坐在位子上，其他同事說的話我已聽不進耳了，我腦海裡只是想著套在那男子無名指的指環，我很希望這是裝飾品，但自己很難相信。直接問他很像是很唐突，畢竟我和對面公司的人也不算是相熟，但我有甚麼藉口可以接觸他呢？愈想愈是煩惱。

我只是想對他說：「可以交個朋友嗎？」為什麼於我而言竟是這麼困難的？

這兩天我的心情忐忑不安，一直想著那隻指環。而這兩天我也沒有遇見他，究竟他到了那裡去呢？當我步出升降機門後，我還刻意停留在樓層大堂，寄望他是乘搭下一班升降機。當升降機開門時，他步出升降機後我便問：「可以做個朋友嗎？」

當然這只是我的幻想，升降機並沒有停在這一層。我看了看手錶，原來時間已差不多了，我只好帶著

呆滯的神情返回公司。

這個午飯時間，我與心茹和慧蘭一起到對面大廈的餐廳用膳，話題也不離開慧文到北歐旅行的事。

「今天這位子是否很寬敞呢？」心茹率先坐在圓桌上的位子說。

「廢話！」我和慧蘭不約而同從口中吐出這兩個字。

當我們點過菜後，慧蘭接著說：「少了一個人就是這樣，只怪我們沒有能力像她一樣找一個這麼有本事的丈夫啊！」

「其實她的丈夫這樣富有，她大可以待在家中當少奶奶吧！用不著在這裡工作。」心茹說。

「你們用不著這樣說話吧！財哥也有兩個物業收租，依你們這樣說他也一樣待在家中。」我對她們說。

「這倒是！」這句話由心茹說出來的，慧蘭只是點了點頭。

「說實在，她會否到冰島那個火山走一趟呢？」慧蘭笑說。

「我覺得她不會吧！何謂身嬌肉貴呢？」心茹一邊吸吮著她的凍奶茶一邊說。

「我也不認為她會這樣做。」

「但這個機會真的是多麼難得啊，要是她不到那裡觀光便很可惜了……」

慧蘭說著，但心茹立即反駁：「這些地方不去也罷！」

「我還是覺得她會預算請我們吃這一頓飯。」

談笑間，我們吃過這頓飯後便返回公司。

三日後，我回到公司，只聽見智滔第一句話便說：「冰島火山又爆發了，你們知不知道啊？」

「又爆？不會吧？不知道慧文那邊情況怎樣呢？」從心茹的聲線可以感受到她是這麼緊張。

「慧文在冰島嗎？你不是認為她不會到這些地方麼？」我反問心茹。

「你昨晚肯定沒有上『面書』了，慧文已把她與丈夫的照片放上『面書』了。」心茹說。

「唉！這頓飯落空了！」正在瀏覽「香蕉動新聞」的志鵬說。

「你還有這樣的心情想著這頓飯！擔心一下慧文現在的情況還實際吧。」我一怒之下說出了這句話。由於志鵬一直望著電腦，所以未能清楚看見我的表情，而身邊的同事們也是你一言，我一語。而最積極的反而是保霖，他嘗試致電給慧文，但很久也未能接上。

「你們站在這裡幹甚麼，是否不用幹活？」

一把雄壯的男聲很明顯是財哥，但此刻我們已沒有心思想著工作的事，換來的是擔心慧文的安危。我們向財哥解釋一下慧文的情況下，財哥只是說了一句：「交給我吧！」便吩咐我們繼續工作。

第二天早上，我又遇見對面公司的那位男子，這一次仍然是與我同一班升降機，但這次不同的是，他竟然主動向我打招呼，但我不知道如何給他反應下，我也回應他一句「早晨」。此時我心想：「我應否問他甚麼名字呢？」「如果我跟他說『可否交個朋友嗎？』他又有甚麼反應呢？」

但當升降機門一開時，我心裡想著的問題還未說出來，他已急步往另一邊走，但我臉上掛上微笑來迎接這一天的工作。

我返回公司，第一眼看見的竟然是財哥，再望向其他同事，他們全都坐在位子上，我心想：「難道我遲到？」

我立刻提起左手，財哥便說：「不用望了！你沒有遲到！」

我方才鬆了一口氣。財哥接著說：「我也知道大家擔心慧文的情況，所以我提早回來給你們一個好消息，慧文兩夫妻也很平安……」

保霖對財哥的說話略為質疑，便立刻打斷他的話：「真的嗎？但是我一直也接不上她。」

「不要這麼急，我還未交代清楚整件事，她說當時疏散中，情況混亂以致未能及時聯絡我們，但她昨晚主動致電給我報平安，她還吩咐你們不用擔心。下星期四她會回港，星期五上班。」財哥的語氣是堅定的，我也相信他說的話。

「香蕉動新聞也有提及過這次火山爆發，附近居民需要疏散，我想慧文一定在其中。」智滔用食指端

起眼鏡，望著電腦螢幕說。

「你不是只懂得上『膠燈』論壇麼？」

我隨口吐出這句話，大家也笑了起來，大抵知道慧文已安全後，大家的心情也放鬆了不少吧。

(續)

第三章：動盪不安的世界（上）

接下來的這個星期一，上班總是沒精打采，我本想返回公司後坐在位子小睡一會。但怎會料到在我身後那兩位該死的男同事興高采烈地討論，我指的兩位該死的男同事不就是智滔及志鵬。他們提及到泰國局勢不穩，我心想：「快些上你們的『膠燈』論壇吧！別騷擾本小姐休息！」

正當我以為他們已逐漸降低聲浪，我閉上雙眼之際。不知是誰的聲音又說著：「南中國這次作客泰國凶多吉少了！」

「南中國足主不是已向亞洲足協投訴不會作客到曼谷麼？」

「沒錯，但亞洲足協一向也是黑暗，為了利益罔顧球員安全，這場賽事在PP島舉行。」

「新聞也有提及，南中國班主根本不想球員到泰國冒險……」

我一直沒有張開雙眼，反正是誰說的也不重要，於我而言這些是我一大堆不能明白的說話，只是他們的聲浪很大，以致我記得他們部份的對話內容。

第二天上午，我很早返回公司，公司只有智滔與志鵬一邊談論著一些我聽不明白的東西，而慧蘭和心茹的位子仍然空置。此時我開啟電腦，正當我的電腦準備進入視窗時，心茹已回來了。她走過來對我說：「我在車廂內看見新聞，歐洲航空交通受到影響，未知慧文能否趕及回來呢？」

「這些事我很早已知道，巴塞隆拿今晚歐聯作客到意大利也是乘搭火車啊！」

搭訕的是志鵬，他轉身望向我們，我沒有望向他，眼前的情景是心茹與志鵬面面相覷，我們三人也沒有再說話。當電腦進入視窗後，我立即瀏覽西方日報網頁，所留意的當然是國際新聞。最近的熱門新聞不是冰島火山爆發就是泰國局勢發展，我望向心茹說：「現在每個地方也不用去了，歐洲航班混亂，泰國局勢一樣更混亂。」

「算了吧！還是香港比較安全。」心茹歎了一口氣說著。

「那麼南中國的球員真是危險啊！他們身處泰國……」

又是那一把令人討厭的男聲，我們討論的是世界大事，他們竟然還有心情討論足球，甚麼歐聯、南中國也是不知所謂！真不明白男人們的思想。未知對面公司的那個男子會否像他們這樣呢？

又到第二天了，由於這一天財哥開會，下午才會返回公司。當我們知道消息後，便立即打開瀏覽器盡情上網，要閒聊的也在閒聊，「上廁所」的時間也沒有限制。座位比較遠的保霖也走過來附近找智滔及志鵬閒聊。相信他們的話題也離不開足球，我又要被逼做聽眾了。唉！簡直是虐待。

「保霖，你來的正好，我給你看看這個吧！」志鵬說。

此時智滔也步上前，他們在我身後，以致好奇心驅使我轉身望向志鵬的螢光幕。我看見的是一個足球在球場草地上，清楚看見一名攝影師拿著相機，而且有一個影子在球場草地外，這個影子應該是球員，但攝影效果非常差。

「那些天殺的泰國人是否不懂得踢足球？竟然這樣開角球！」保霖氣憤地說。

「這有甚麼不妥？」我問。

「他擺放足球的位置不在角球旗下，已有很多次了，那些球證更加不知所謂。」保霖唸唸有詞說著。

「算了吧！反正南中國贏了，班主在開賽前也說過這一場是硬仗。」智滔說。

「不要說這些吧！昨晚歐聯巴塞隆拿輸波……」

志鵬說著，但被保霖打斷了這句話：「甬提了，巴塞隆拿的表現真是失望！」

「巴塞隆拿的球員很像不在狀態似的。」

此時，我已沒有興趣跟進他們的對話，轉身便走向茶水間。

當進入茶水間後，只見嘉蓓拿著杯子和文姐一起閒聊，她們正在討論慧文能否及時返回香港？於是我加入了她們的討論。

「詩詩，你猜想慧文現在是否待在機場呢？」嘉蓓說。

「要是她仍在冰島，相信也有這樣的可能。」

「她不是可以乘搭火車麼？昨天我聽到那些男同事說巴甚麼拿也是乘搭火車的．．．」文姐頭頭是道說著，但我和嘉蓓已忍不住笑了起來。大抵是以我們的地理知識，冰島不是連接歐洲大陸，火車根本不行，還加上她說的「巴甚麼拿」真的令我們哭笑不得。

「算了吧！還是明晚致電給她吧！」嘉蓓說。

「我正有此意！」

這半天也是談笑風生，沒有財哥的日子，工作就是這麼輕鬆。

晚上，電話突然響起，我一看來電顯示，竟然是慧文致電給我，我毫不猶豫地接聽。

「喂！」

「喂，我們已回來了！你們還好嗎？我們提早一日回港。」慧文朗聲說。

「這問題應該是由我發問，我還以為你會滯留在歐洲．．．」

「這個大假沒有了，當火山爆發後當晚，我們已立即被安排離開冰島到挪威。」

「後來怎樣？」

「在挪威停留兩日後，機場宣佈所有航班取消，我們也恐怕不能預期回港，所以趕火車到俄羅斯．．．」

「那後來怎樣？」

「昨日乘搭客機從莫斯科到北京，今早再轉飛到香港。還是不說了，我很累，我需要休息一下。」

「舟車勞頓當然疲憊不堪，你還是好好休息吧！星期五見！」

「那麼星期五再見吧！」

說罷，她已掛線，而我得悉慧文回港後也放下心頭大石。

(續)

第四章：動盪不安的世界（下）

四月二十二日晚，我在家中看電視期間，突然閃出緊急新聞，我心想：「又不是颱風襲港，有甚麼事情這麼緊急？我還要趕著看電視啊！」

「緊急消息，由於冰島火山爆發，為免影響救災工作，特區政府已即時向冰島發出黑色旅遊警示，當地同時宣佈所有航班取消，詳細情況有待冰島政府公佈。」

當報導完畢後，我心想：「操你媽的電視台！這些事不是在晚間新聞報導才對嗎？竟敢阻礙本小姐看電視！」還好慧文能夠及時回來，否則她還不知道要滯留多少天了。

第二天早上，我與心茹乘搭同一班升降機，她也向我提及昨晚的緊急新聞，她說當時在車上收聽電台節目「叱吒狗凌生」，主持突然間宣佈這個消息，當時她也呆了起來！但她也不忘說慧文能夠及時回港已算是幸運。此刻我才意識到將會有大事發生……

當我們返回公司後，只見同事們你一言我一語，唯獨是慧文伏在桌上，他們很多也問我們有沒有看過那一宗緊急新聞？我們不約而同也說有。

「我在大氣電波收到此消息，我當時正在瀏覽『膠燈』，很多網民也開帖討論。」智滔一邊望著電腦一邊說著。

「『香島』的情況也差不多！」保霖說。

「不如問一下慧文當時的情況吧！」慧蘭說著，她立時步向慧文拍了一拍她的肩膀：「醒來吧！你還疲倦麼？」

慧文把腰伸直，我很清楚看見她的樣子，很像沒有化妝似的，她說：「甚麼事？我很累！」

「一日的休息不足夠麼？快些補妝吧！」慧蘭說。

「補妝？對了！我今早還未化妝，幸好你提醒了我。」慧文大吃一驚說著這句話。

我已沒有理會她們了，我立即瀏覽西方日報網頁，希望找到一些相關資料。我點入國際新聞，首頁的標題是「連環六爆炸曼谷逾百死傷」，另外還有一宗「波斯尼亞五千名退伍軍人示威」，還不及這一宗新聞吸引，標題是「變種流感肆虐歐洲多國」。我立即點擊進入，內容如下：

「每年三、四月，是流感高峰期，最近英國及西班牙同時發現一種新型流感是前所未見，至今已造成五十人死亡。患者病徵與一般流感沒有分別，但仍未有藥物可供醫治，抗生素也未能有效消滅此病毒。病毒傳染性高，短短數日間已蔓延至大部份歐洲地區，至少三十多個國家受影響。世界衛生組織呼籲市民不要到人多擠逼的地方，盡可能減少室外活動及注重個人衛生，如有流感病徵請盡快求醫。」我望著坐在對面的慧文，只見她仍在忙於化妝，我心想：「不會的，慧文抵抗力這麼強，她不會染病的……」

但我心裡仍想著應否對其他同事說呢？但這樣做恐怕慧文會……還是不說了。

「這次糟了！」這把男聲應該是背著我的志鵬，我的心緒更加混亂了，難道志鵬已看了這一宗新聞？我轉身一看志鵬的電腦螢幕，看到新聞標題是「南中國半隊正選被送往急症室」，才鬆了一口氣。他對智滔說：「南中國這次糟了！你看看西方日報體育版吧！」

當知道他們不是看到這一宗新聞後，我已沒有興趣再跟進他們的對話了，畢竟自己對足球完全沒有興趣。

星期日，我在家中望著電視機發呆，心想：「身邊的人真是幸福，這些日子也有男朋友陪伴著，而我只是與電視機對望著。我很想拍拖，究竟真命天子何時出現呢？」

此時我紮起頭髮，走進健身房，這一家健身房是由雜物房改建而成，閒時我會待在此房間打發時間。但每一次我也要更換沙包，由於我是空手道黑帶五段，要弄破一個沙包絕對不難。但說實在，當初學空手道也是為了容易結識異性，但巧合的是，與我同屆的學員以女性為主，其餘符合條件的也沒有一個能讓我有戀愛的衝動。

當我從健身房步出客廳時，電視台正播放緊急新聞，心想：「又緊急？」

「．．．特區政府因此對歐洲五十多個國家發出黑色外遊警示，並且禁止所有旅客及海陸空交通入境，詳細情況有待最新消息。」

「發生甚麼事？為什麼這麼嚴重？」很可惜的是我未能留意前半部份，根本不知道所謂何事？也令我想起早前在網上看到的新聞，希望不是吧！

「歐洲流感疫情仍未受到控制，至今已造成超過三千多人死亡，感染者大幅上升，且有向亞洲蔓延的趨勢，而泰國、寮國、柬埔寨等多個東南亞國家亦發現新病例，較早前到泰國作賽後感到不適的南中國球員亦對病毒呈陽性反應，現轉介瑪嘉烈醫院進行隔離。特區政府呼籲最近到歐洲或東南亞旅遊的人士盡快聯絡衛生署。」

「世界衛生組織證實，變種的流感病毒與十年前在北極冰川底下抽取的病毒樣本相似，估計源頭來自冰島，初步懷疑病毒是由於較早前埃亞菲亞德拉火山爆發時造成埃亞菲亞德拉冰川融化，導致病毒被釋放，隨著火山灰蔓延到歐洲大陸。現時世界衛生組織疾病控制及預防中心已開始研發疫苗，估計病毒會持續一段時間，這也是中世紀黑死病以來歐洲爆發的大規模疫症，並呼籲所有人切勿到歐洲旅遊。專家暫時把病毒命名為古代流感。」

「在古代流感的陰影籠罩下，歐洲多國發生暴力事件．．．」

此時我已下車，這是今早在車廂內看見的新聞，我仍然想著慧文的情況，她的身上隨時帶有此病毒，愈想愈是驚訝。

當我在地下大堂等待升降機期間，「早晨」二字從我背後而至，原來是對面公司的男子，由於我已沒有心思想著我與他之間的事，我只是想著剛才的新聞。

當我返回公司後，赫見兩名「毒男」每人拿著一把大約兩尺長的日本刀並用刀鋒指向我。我被嚇得花容失色，大叫：「發生甚麼事？你們瘋了嗎？」

「你才瘋了，現在歐洲爆發古代流感，並引發一連串暴力事件，香港也有案例，我們也是保護自己而已。」智滔的語氣不像是說笑。

「要是沒有這東西傍身，我恐怕會被溶掉。」在旁的志鵬比起智滔的語氣輕鬆得多。我沒有理會他們，但心想他們是否瘋了？還是真的這麼誇張？

(續)

第五章：驚慌的速遞員

我立刻返回位子上開啟電腦，只見坐在對面的慧文戴上口罩，像是已得悉自己已染病似的，她伏在桌上；慧蘭及心茹目不轉睛望著電腦。

待機期間，我對慧文說：「你用不用看醫生？你回來後就是這樣，這不是辦法啊！」

「算了！我們也勸過她，但她堅持不到醫院。」慧蘭說。

「為什麼？她的情況已不可再糟了。」

「她說她的丈夫仍然在醫院，現在也未能出院．．．」

「你們不要再說吧！」慧文突然打斷心茹的話，並哭著說：「我也不想，但我很害怕．．．我害怕我不能從醫院．．．不能走出來。」

說罷，她伏在桌上，但不是睡覺，而是痛哭，此刻我的心情也不好過。我感受到她的惶恐、她的無助，她已崩潰了。

當電腦進入視窗畫面後，我立即打開西方日報網頁，港聞版頭條是「變種流感傳入香港，恐爆發社會恐慌」，我點擊進入，內容是：

「在歐洲肆虐，已造成三千多人死亡的變種流感，在香港已發現超過一百宗案例，所有感染者也有外遊記錄，當中還包括早前到泰國進行亞協杯分組賽賽事的南中國多名球員，對病毒呈陽性反應。而病毒也令到歐洲社會出現恐慌，人民也爭相到醫院求醫，令醫療系統崩潰。當中的暴力事件更是向執法者挑戰，泰國的反政府示威需要動用軍隊荷槍實彈鎮壓。

據世界衛生組織資料顯示，病毒可透過空氣及接觸患者體液傳播，病毒潛伏期大約三日至十日不等，患者與一般流感病徵無異．．．」

「甚麼事？」我大吃一驚，轉身便看，原來是財哥拍打我的肩膀。

「新聞很好看麼？我剛才叫了你三次你也不回應。」財哥的樣子可不是說笑，只是他的語氣沒有這麼強硬而已。

「財哥早晨。」我跟他打招呼後便一直對著他傻笑著，而他亦沒有理會我，並走到慧文身邊。

「你沒事吧？需要返回家中休息一下嗎？」財哥拍一拍慧文的肩膀說。

「我很怕，我不想回家！回到家中我只有恐懼．．．」慧文哭著說。

此時我和慧蘭把財哥拉到另一邊，他問我們發生甚麼事？

「不要再說吧！她的情緒已不穩定，不要再用說話刺激她吧，那些叫她到醫院，回家休息的說話不要在她面前提及。」我在財哥耳邊說著。

「但你們仍未對我說所謂何事？」

「她的丈夫仍在留醫，生死未卜。」慧蘭細聲說。

財哥想了一想後對我們說：「你們先行工作吧！這些事交給我處理。」

我們返回座位，財哥便吩咐慧文到會議室稍作休息，而我們亦繼續工作。但想不到擔心的事情來得這麼快．．．

電腦時鐘顯示的時間為十一時十五分，慧文仍然坐在會議室，而其他同事也忙於處理手頭上的工作，此時門外傳出斷斷續續的按鈴聲及持續的拍門聲，我喃喃自語：「已經吩咐了他不要拍門吧！他還是忘記了！」

正當坐在近門口位置的智滔站起時，我對他道：「讓我來吧！我恨不得要教訓這個渾小子！」

「你是否忘記了這裡是不可以拍門麼？是不是要我致電給你的老闆？」我開門後便立即對展培破口大罵，展培是一名速遞員，通常上午在這個時間及下午五時左右也會到公司收集需要送出的文件。他沒有理會我，便立刻關上大門。我問他：「你是否聽不了我對你說話麼？」

「外面．．．外面很恐怖．．．」他邊喘著氣邊說著。

看他的面色不像是說笑，我問：「發生甚麼事？你慢慢說吧！」

他坐在沙發上，此刻所有同事的注意力也集中在展培身上，唯獨慧文仍然躲在會議室休息中，文姐從茶水間把紙杯遞給他，當他喝過水後我便問：「你看到些甚麼？」

「我看到．．．我看到地下大堂染滿鮮血．．．」展培說著這句話時有些口吃。

「光天化日之下發生血案？真難以置信。」心茹說。

「是否收數公司的傑作？淋紅油這些事情在這大廈經常發生的。」智滔笑說，但展培當然沒有理會他，展培續說：「不是啊！我還看見樓下的保安員．．．」

「你不要對我說他拿起菜刀追斬你？這個我不會相信．．．」我打斷他的話。

「不是啊！我寧願給他追斬，他倒在血泊中，身體肌肉已腐爛，頸上的傷口還不斷滲出血水．．．」說到這裡，文姐已走開，像是不願再聽展培描述事件經過，慧蘭問：「那麼你有沒有報警？」

「這些血案用不著大驚小怪？你是不是男人？」保霖以責備的語氣對他說。

「不要這樣罵他吧！」嘉蓓對保霖說。

「我正想報警，恐怖的事已經發生，我看見那個保安員．．．他站起來。」展培最後的四個字把音量調高。

我面色發青，而其他女同事聽到後立時嚇得花容失色，男同事們的反應不一，志鵬和智滔從桌下取出日本刀，並雙雙用刀鋒指向展培問：「你有沒有被他咬？」

「我．．．我沒有，幸好升降機剛到，我立即跑進升降機躲避。他．．．應該仍在地下大堂徘徊．．．」他被兩把刀鋒嚇得面色發青。

「你說謊！你還以為現在是拍電影麼？」

保霖立刻抓著展培衣領，他正想把展培拉出門口，他只是重複說著：「不要啊！」

「發生甚麼事？為何這麼吵耳？」

一把令人震懾的聲音從後而至，原來是財哥。

「救命啊！不要啊！」展培哭叫著，至少已重複了這句說話三次。

「財哥！這個人唯恐天下不亂，他的說話引起同事們恐慌，所以．．．」

保霖說話稍作停頓，財哥說：「你放手吧！這些事由我處理。」

財哥這一說後，保霖立即鬆手，並站在一旁。智滔才說：「算了吧！財哥，看他的樣子不像是說笑．．．」

「那麼．．．那麼智滔你跟他出外看一看吧！」財哥指著智滔說。

智滔面色突然發青，指著自己說：「我？」

他環目四周，只見包括我在內大家也點著頭，意思的是就是你了。

他再望向坐在地上的展培，展培只是低聲說：「那麼靠你了。」

經過一輪擾攘後，最後還是智滔拿著日本刀陪伴著展培步出走廊，我們沒有即時把門關上，以便發生意外時好讓他們能夠及時返回公司。我站在較後位置，但仍然看見展培一直抓住智滔的手臂，彷彿像一對熱戀中的同性戀人。由於走廊步向升降機是一條直路，所以仍然清楚看見他們已停在升降機口。

我看見他們正準備步入升降機．．．

(續)

第六章：滯留辦公室

「呀！」

「呀！」

「呀．．．」

這些尖叫声從走廊傳出，我從遠處看見智滔走出升降機，並貼著牆坐在地上，而展培仍然站著，感覺他們像是遇見一些恐怖事。志鵬拿著日本刀，正準備踏出公司時，在旁的財哥及保霖立時阻止。

「外面很危險，不要衝出去啊！」財哥對志鵬說。

「不行，我要救智滔！」他試圖掙開二人，此時我上前加入戰團，畢竟我是空手道黑帶五段，制止他絕對不難，更何況還有兩位猛男幫手。我首先從後勒住他的頸部，並踢向他的小腿，從而令他跪下，財哥和保霖才得以抓著他的左右手。

「你是否瘋了嗎？」保霖對他大聲呼喝，而其他同事也上前幫手把志鵬的日本刀搶走。

當眾人合力把志鵬加以制止後，我也不忘留意外面的情況，只見他們已朝著公司方向跑來，還不忘大叫「救命」。當他們步入公司後，我立即把門上鎖。

他們的喘氣聲很急促，也很大聲。

「你．．．你們現在可以．．．可以相信我嗎！」展培一邊喘著氣一邊說。

我望向智滔，只見他面色一直發青，褲襠還濕了起來，我立刻掩著嘴巴笑著。

「你不是這麼誇張吧！智滔。」慧蘭及心茹指著他濕了的褲襠笑著說。

「我們的男人形象真是給你敗壞了。」保霖邊搖頭邊說。

他接著說：「說實在，你剛才看見了甚麼？」看智滔驚魂未定的樣子，大概已想到他剛才看見的東西是十分恐怖。

他定過神後，才慢慢地說：「我．．．我看見整座升降機．．．佈滿鮮血．．．」

說到這裡，他已停下來了。

「不要這麼急，你坐下來慢慢說吧！」財哥並吩咐文姐從茶水間取一杯清水給他。

當智滔坐下來後，他續說：「升降機內除了血外，地上還有一些斷肢，還有一具屍體一直滲出血液．．．」

「呀！」這把尖銳的聲音屬於心茹，而文姐手上的玻璃杯也跌在地上，她們一連串的动作已打斷了智滔的話。

經這一嚇後，智滔沒有再說下去，我環目四周，望著他們驚惶失措的樣子，恐懼感也漸漸浮現起來。

「我很害怕，怎麼辦？」嘉蓓邊哭邊攬著保霖說。

「你放心，有我在你身邊我也不會讓你有事的。」保霖在她耳邊悄悄地說。

「你們還是回家吧！這裡不適合你們。」我對保霖和嘉蓓說。

「我也不想待在這裡，快想辦法吧！」保霖說。

「那麼我們怎樣辦？」展培的身體仍在顫抖著，不難想像他們剛才遇到的情況是多麼恐怖的。

「不管了！還是殺出去吧！」一把男聲從後而至。

是誰的聲音？還未來得及反應，看他提著日本刀往門口方向衝去，這人正是志鵬。正當他準備打開門時，志鵬再次被我們制止，而這一次我們合力把他抬進會議室，並吩咐同在會議室內的慧文留意他的情況，不要再讓他發瘋。

拍門的聲響，加上這句不知重複了多少遍的「放我出來啊！」我相信我們任何一個人也不勝其煩，除了驚魂未定的智滔和展培仍坐在位子上，我們也遠離會議室位置進入茶水間。這段時間我們已點算過，茶水間的食物應該可以供應我們所有人至少三天以上，好讓我們等待救援。而保霖亦從茶水間取出一把西瓜刀，以防突如其來的事發生。

好不容易到了下午一時，終於播放新聞，此時所有人的集中力也放在電視機的螢幕上，望著那位報導新聞的小姐，內容如下：

「詳細新聞內容，繼早前歐洲多國在古代流感的陰霾下，香港亦有多處地方發生暴力事件，包括殺人、縱火、人吃人等，其中旺角及銅鑼灣較為嚴重，情況一發不可收拾，中國駐港解放軍早已出動，並呼籲不要外出及留在安全的地方等待救援。新聞報導完畢，再見．．．」

竟然這麼快便播完這一宗新聞，方才意識到這次事件的嚴重性，那麼我們待在這裡是否真的有人救我們麼？不知道，只有默默的等待．．．

(續)

第七章：四月二十六日

新聞完結後，我們才開始準備午餐，我們當中只有文姐、嘉蓓及財哥有攜帶飯盒的習慣，其他人只好吃其他食物充飢。嘉蓓與保霖分享同一個飯盒，眼看他們你一口，我一口，好不浪漫。慧蘭從雪櫃取了一盒巧克力給我和心茹，這盒巧克力就是我們三人的午餐。唯獨是智滔仍在位子上拿著一疊外賣單張撥電話，而展培還站在他身後。

「智滔，你不是這麼聰明吧，還想著叫外賣。」我苦笑著說。

「只是一試無妨而已。」

「展培，你不是跟他一起瘋了吧？來吧，這兒有巧克力。」心茹一邊咬著那一顆巧克力一邊說。

眼見展培稍為遲疑，心茹接著說：「不要這麼害羞吧，快來吧！」

心茹的聲音比較嬌嗲，縱使是我也覺得毛骨悚然，別說是展培這些血氣方剛的男子。結果不出我所料，展培的臉迅速紅了起來，像是不好意思似的。

「心茹，你壞了，你嚇怕了他！」慧蘭笑說。

「那裡有？」她回應了慧蘭後接著對展培說：「不要理會她們，她們的思想很壞。」

「不．．．不是啊！不要這樣說吧！」展培一臉害羞的樣子好不可笑，真想不到原來他的性格是這樣的，可惜的是我的年紀和他相差很大，否則我樂意跟進他。

「展培也這樣說啊！你算了吧，心茹！」慧蘭笑說。

「哼！展培你真壞，枉我對你這麼好．．．」

「哦．．．原來你．．．」我和慧蘭一邊指著心茹一邊說。

「你們不要誤會啊！我只是．．．我只是指把巧克力留給他罷了！」心茹只是說著，但她的臉蛋已出賣了她。她接著對展培說：「我們把剩下的留給你吧！」

展培只是點了點頭，及坐在慧文的位子上上網。

我望著螢光幕，心想：「現在還可以上網麼？」

我走到智滔坐在的位子上，只見他伏在桌上睡了起來，大抵是沒有午餐吃的緣故吧。我望向他的螢光幕，看見他停留在「膠燈」論壇。我扭動滑鼠，看見所發出的帖也是跟這次事件有關，那些帖子不是複製新聞就是求救，又或是組織一些團隊對付這些活死人。但最吸引我的標題還是「四二六」，我點擊進入後，內容是：

「二十四年前的這一天，看不見的敵人幾乎摧毀整個歐洲大陸；二十四年後的今天，另一個看不見的敵人將會摧毀整個世界。二十四年前的今天，為一個鐵幕國家的摧毀帶來序幕；然而今天也為世界末日帶來預兆。從此推斷，四二六應該是一個不祥的數字。」

看過這張帖後，我的心不禁冒了一額汗。事實上這次災難與二十四年前的有很多共通點：

- 第一，事前沒有預兆；
- 第二，敵人也是看不見的；
- 第三，發生災難初期也是被封鎖消息；
- 第四，災難足以摧毀整個世界；
- 第五，災難引發後遺症；
- 第六，同樣發生在四月二十六日。

愈想愈是汗顏，難道四月二十六日真的是這麼不祥麼？「看不見的敵人」當然是指古代流感。

我環目四周，在我旁邊的智滔仍在熟睡中；心茹、慧蘭和展培三人坐在一旁聊天；此時志鵬已被「釋放」，並手持著一包薯片進食中；而嘉蓓和保霖手持著燃點的香煙坐在位子上，相信甚麼禁煙條例現在也沒有理會了。我走進會議室看一看慧文的情況，她熟睡中，但總算放心，至少她不會再胡思亂想了。

最特別的還是財哥，他開動收音機接收大氣電波，此時大氣電波有一則緊急消息，也吸引了我收聽，

內容是：

「大家好！希望仍然收聽此節目而在附近的聽眾，請盡快到電台營救我，現在電台大部份人也死去，暫時只看見我一個生還者。我被困在十三號房內，歡迎營救，我會為大家提供食水及食物，而這些食物應該足以維持至少十天，我正在等待你們的救援，謝謝！」

聽到這消息後，我不知是希望還是失望？希望的是還有生還者等待我們，失望的是以現時環境縱使離開這一座大廈也覺得困難，更遑論從火炭走到九龍塘。財哥說：「要是這樣，我們待在這兒也不是辦法？」

「但我們也不可能像志鵬剛才一樣，拿著日本刀便離開公司。」

「但離開事在必行，食物終有耗盡的一天。」

「要是這樣討論也不是辦法，倒不如與大夥兒商討吧！」

我們離開財哥的房間後，與大夥兒一起商討往後打算。經財哥分析後，大致上有三組不同意見，包括我在內大部份人也覺得應該留待食物耗盡後才離開，寄望期間會有人營救。屬於激進派的志鵬認為拿取武器衝出重圍比較實際。至於財哥、智滔和慧文則沒有表態，事實上慧文仍在熟睡中，我想她也是跟隨大部份人意願，智滔曾經離開過寫字樓，或許他猶豫是否與志鵬共同進退？又或是等待營救？而財哥也是跟隨我們的意思。

「拍！拍！拍．．．」

頻率很高加上雜亂無章的拍門聲把我嚇一跳，是門口的那道門，究竟是人類還是活死人呢？

(續)

第八章：殺出重圍（上）

聽到拍門聲後，我心想：「那些活死人終於到了。」

我轉身一看大門，竟然不是活死人，是三男一女，雖然我不知道他們的名字，但我也認出他們是對面公司的人，其中一個更是我的追求對象。我看見他後想也不想便開門給他，不管是他們有否被咬傷也好。

「你是否瘋了？詩詩！」

這一把粗糙的聲音源自志鵬，我立即大聲說：「你才瘋了，他們也是生命啊！」

「你可知道他們可能已受感染！他們隨時會把我們當成晚餐！」

「你理性一些吧！現在還有生存者已是難得了！」

「理性？難道你這麼肯定他們仍能生存麼？」

說罷，志鵬已提起日本刀，指著對面公司的三男一女，我用身體阻擋著志鵬：「要是你殺了他們，倒不如先把我殺掉！」

「你們別這樣吧！現在還不夠混亂麼？」慧蘭插下這句說話。

「你們冷靜些吧！」保霖手持西瓜刀指向天花板大叫。我心想全場最衝動的那位可說是他。

「大家別吵！請聽我說，你們可以放心，我們也沒有受傷。」他們的一位高大男子終於說話了。

「住口！這裡何時到你說話！」志鵬用刀鋒指向那高大男子說，在她身後的女子也被嚇至淚腺失控，另外兩位男子立時上前。

「你們停手！」

一把震懾的男聲一出，全場鴉雀無聲，不難想像這是財哥發出的聲音。

眾人望向財哥，財哥看見所有人也靜止後便繼續說：「讓他們加入我們吧！」

「但是．．．」

「我相信他們沒有受傷。」財哥打斷志鵬的說話。

「不是這個問題，而是我們的食物不足以供給額外四人。」

「那麼食物遲早也會耗盡，多了四個人便多了四個腦袋可以思考，你們同意嗎？」財哥望著他們說。我們默不作聲，像是已同意財哥的說話。

「你們放心吧，我們不會白吃你們的，我是文群，身後的女子是秋璇，另外兩位男同事分別是樂年和家強。」那位高大的男子說。

原來我的戀愛對象名字是樂年，這個名字蠻不錯呢，遇上自己的對象，我當然把握機會打開話題，我問了這一句：「那麼．．．為什麼你們會．．．會逃出來呢？難道你們不怕那些怪物麼？」

但回答問題的卻不是樂年，而是文群：「我們的公司原來是五男三女，其中兩名男同事外出午餐，但很久也沒有回來，後來公司內發生了一些恐怖事．．．」

「甚麼恐怖事？」雖然口說是問他，但心裡仍想著：「我也不是問你！你這樣多管閒事幹啥麼？」

「我看見．．．還是你說吧！」他望著秋璇說。

「為什麼要我說呢？你說不行嗎？」她望向文群，但文群臉有難色，像是不願意說下去。

「那麼讓我說吧！我看見．．．看見智欣雙眼染成紅色及不斷滲出鮮血，四肢不是潰爛就是紅腫，她撲向詠文不斷噬咬，我們趁她不為意時才逃出辦公室求救。」

「但你們沒有反抗麼？」智滔問。

「智欣很像失了控，我們也不敢制止她，況且她是我的好友．．．」秋璇的臉上被兩條淚痕劃過，續說：「我不忍心殺她！」

此時她已失聲痛哭，此時智滔才說：「不要再說吧，她的情緒很不穩定，讓她到會議室休息一下吧！」

「那麼好吧，財哥可以嗎？」我邊說邊問。

「這個時候也不能說可不可以，你們也休息一下吧！」財哥對他們四人說。

「那麼我不客氣了。」說話的仍是文群，這次對話中樂年一言不發，他是否啞了嗎？

智滔把他們帶到會議室，只聽見會議室內一把尖銳的聲音大叫：「不要啊！」此時我們也走到會議室，但秋璇已哭著走了出來：「我不要在這裡！」她坐在地上雙手掩頭，嘴裡不斷重複著這句話。

此時眾人呆了，大部份同事也望著秋璇，我還問樂年發生甚麼事？此時他說：「我也不清楚，大概發生事故時她也在會議室，所以有了陰影。」

這個理由令我摸不著頭腦，但我也想不出更好的理由。

「讓她喝一口清水吧！」此時文姐已拿著水杯遞給秋璇，她喝了一口後，慧蘭和嘉蓓把她攙扶到沙發上。

「既然秋璇不想進入會議室，我也不進入了。」

說罷，文群已坐在秋璇身旁。而我們也沒有再留意他們，而是看看慧文的情況。

慧文？我們已差點兒把她遺忘，但我們看見她仍未醒過來，慧蘭便問：「用不用把她吵醒？她已睡了很久。」

「不用了，讓她繼續休息吧！」財哥說。

「這麼吵耳她仍能熟睡，真是佩服！」我心想。

當我們離開會議室後，家強便問：「我可否到會議室小睡一會？我很累。」

「但是你們不是有了陰影麼？」智滔問。

「這是秋璇的問題，她並不代表我！」

說罷，家強頭也不回便走進會議室。此時在旁的志鵬終於再次說話：「他這麼囂張，其實我們有沒有後悔把他救起來呢？」

「不是我們，她不代表我！」智滔刻意把聲音放大，在旁的志鵬笑了起來。

我默不作聲，因我知道他口中所說的「她」是指我，他們很明顯是對我救了他們而不滿。但我有錯麼？他們也是生命啊，要我眼巴巴看著生命逐漸流逝，我真是不能做到。愈想愈是難過。

天色已逐漸灰暗，家強仍在會議室熟睡，心茹和展培坐在沙發上一邊吃餅乾一邊促膝詳談，至於智滔與志鵬仍在上網。慧蘭與文姐同在茶水間。保霖、文群及樂年輪流把守著大門口，由於秋璇驚魂未定，她需要坐在位子上稍作休息。而我、嘉蓓和財哥便一起走進士多房，找尋一些實用的物件作為武器，並逐一搬出來。

這些「武器」包括數支木棒、兩支兩尺長的士巴拿、一條鐵通、一把一米長的鐵尺及數支光管，還有一把釘槍。當所有物品搬出來後，我們也準備分配武器。我拿起一支鐵通給樂年，因為他把守門口沒有武器是很危險的。

「這個給你的。」我兩邊嘴角微微向上。

「多謝。」他雙手接著，感受到他的善意，而我亦會心微笑著。但這個滿足的表情很快便消失了，因他接過鐵通時，我仍然看見他手上的指環，我真的很想問個明白。

「呀！」

就在此時，一下慘叫聲已把我拉回現實，這聲音從會議室傳出，我們的目光也投向會議室門外，只見滿身鮮血的家強從會議室爬出來。

「呀！救命啊！」包括我在內的女士們也大叫起來，只見家強身上不斷流出鮮血，最後倒臥在血泊中。

我望向會議室門外，發現她站在會議室外，這個她就是慧文．．．

(續)

第九章：殺出重圍（下）

「慧文．．．你．．．」這是不知道誰人的說話，但我們已被眼前的情景嚇得不知所措。

「嘎！」

這是慧文發出的吼叫聲，我看見她的雙眼注滿血紅色，四肢也是紅腫及潰爛。家強倒地後，她立即撲向慧蘭。

「呀！快走吧！」「救命呀！生化危機續集！」在公司內的人亂叫及立刻跑出室外，慧蘭逃走時更把我一併撞跌，我們雙雙倒地。慧文亦步亦趨，她漸漸靠近我們了。「呀！不要啊！」她抓住慧蘭的右腳，慧蘭大叫，她試圖掙脫慧文，但她已被慧文扯開。

「救命呀！」慧蘭慘叫著，慧文已向她的右腿咬下一口，慧蘭隨即發出「呀！」的一聲，而我亦從地上隨便拿著一支光管，打向慧文的後腦。

「砰！」光管碎了，但慧文像是仍未受到傷害，更把目標轉移到我身上，她一手把我推倒在地上，混亂中猶幸及時拾起兩支光管，第一支光管擲向她，落空，當她的血盤大口張開後，正準備撲向我之際，另一支光管插進她的口中並灌穿頭顱，慧文終於倒下了。

「慧蘭，快走吧！」

我看見慧蘭的傷口不斷流出鮮血，她只能勉強站起來，但舉步維艱，我立刻上前攙扶她。

「你不要理會我吧！我只會連累你．．．」

「不要說這些吧！」

說罷，我們一起逃離辦公室，由於帶著慧蘭的關係，行動也比較慢。此時我手上只是拿著一支光管作為武器，沒法了，稍為有殺傷力的「武器」也被其他人取走了。

當我們逃離公司後，另一場「戰役」已在走廊進行中，只見走廊佈滿鮮血及一些殘肢，心茹和展培跑向我們的方向，展培說：「沒時間了！快些從樓梯走吧！」

說罷，他們已推開旁邊的防煙門，往樓梯向下走。我望向身邊的慧蘭，她說：「別管我吧！我會變成那些怪物．．．」

「你們還呆在這裡幹什麼？快走吧！」

這是保霖說的話，他頭也不回，便與嘉蓓先後跑進後樓梯，及後文群、秋璇、志鵬及智滔也先後跑進後樓梯，大堂只剩下樂年和財哥，文姐和兩具無頭屍體躺在地上，文姐頸上的傷口流著鮮血，相信已被那些活死人咬死。

我也不猶豫了，我正想揹起慧蘭，但我發現我根本不能揹起她，她說：「別這樣吧！我會連累你的！你走吧！」

「不行！我不能放棄自己的同伴！」

其實我也是很倔強的，覺得自己對的便義無反顧，我會清楚明白，直到最後一刻，我也不會放棄慧蘭。

「讓我來吧！」

說話的正是樂年，我呆了一會後，他已把慧蘭揹起，我讓樂年先行，而我和財哥緊隨其後。

我們一直往下走，看見樂年把慧蘭揹起，我覺得不是味兒，還想著為什麼受傷的不是我？

走廊的腳步聲也愈來愈細，感覺上我們已被遠遠拋離了。直到到達八樓，才聽見樓下的打鬥聲，我們一直向下走，當走到五樓時，已發現一具爆了頭的屍體倒在地上，不難相信是同伴們的傑作。

我們一直前進，四樓、三樓，直到二樓我們才稍為停下，此時樂年才把慧蘭放在地上，財哥問：「你們還可以嗎？」

「還有三層便到地下，我們一氣呵成吧！」樂年一邊喘著氣一邊說。

在此解釋一下，因我們身處的大廈二樓至地下之間有一樓和閣樓，所以從二樓到達地下還有三層距離。

樂年正想把慧蘭扶起時，慧蘭說：「你們走吧！不用理會我！」

「我說過不可以的！我像是這些不重情義的人麼？」我望著慧蘭，慧蘭的兩條淚痕在臉上劃過，我蹲下身子，取出紙巾幫她拭乾眼淚。她握著我的手，還不忘說了句謝謝。

「我們之間還需要說這句話嗎？」

「但我真的不知道該說些甚麼？」慧蘭說過這句話後，我立即把她一擁入懷。

當她輕輕推開我後，她把頸上的十字架吊墜交給我：「要是文聰仍在世上，幫我交給他吧！」

我沒有說話，只是邊哭著邊伸手接下這個吊墜，文聰是慧蘭的男友，但說實在，以目前的環境，恐怕他不是被五馬分屍，就是變成那些恐怖的怪物。

「你們不要再哭吧！有甚麼事留待離開這裡後再說吧！」

是財哥說話，但看他雙眼紅腫的樣子，大抵也是被這種場面感到了。

「沒時間了，他們可能已在樓下等了很久。」樂年說。

「這次不用揹著我了，讓我自己走吧！」

慧蘭慢慢地站起來，但她根本已不能行走，樂年才問：「那麼我需要幫忙嗎？」

「不用了，讓我來扶她吧！」

說罷，我扶著慧蘭繼續前進，樂年和財哥分別前後包抄著我們。但到達一樓時，為了加快速度，樂年才幫手扶著她另一邊，但底裡我是不情願的，只是為了盡快逃到安全地方，才逼不得已。我還希望憑自己可以帶著慧蘭脫險。

當到達閣樓後，發現地上滿佈殘肢及鮮血，而空氣中亦帶著一些令人作嘔的味道，但我們還可以選擇麼？

(續)

第十章：慧蘭上路

閣樓到達地下的通道還需要經過一小段路，別無他法下，我們只能沿著佈滿鮮血及殘肢的通道繼續前進。由於到達樓梯要經過三個轉角位，經過第一個轉角位後，看見兩名保安員的屍體內臟已被掏去一空，相信是那些怪物的所為，我估計那些內地同胞也不會在這時候把別人的內臟切除後販賣吧？沿途還看見一些血淋淋的內臟，我不敢往下望，只要讓我看見那些東西，我也不禁作嘔。幸好身邊還有樂年，他一邊望著地下一邊提醒我的腳步。

當我們到達第二個轉角位後，樂年說：「小心，地下有具屍體！」

「呀！很恐怖啊！」我大叫一聲。

樂年立刻用手掩著我的嘴巴說：「不要這麼大聲吧！當心引來那些怪物便糟了！」

「不．．．不是吧！」

說罷，我已感覺到一額冷汗，加上急促的腳步聲，心想：「不是真的嗎？」

「小心！你繼續扶著慧蘭，讓我們開路吧！」財哥說。

「我覺得很冷，算了吧！你還是不要理會我吧！」慧蘭說。

「你不會有事的，我一定会帶你離開！」說罷，我把她抱緊，並用手磨擦她的手臂。

「小心，目標已愈來愈近了！」財哥提高音量提醒我們。

急促的腳步聲已慢慢逼近我們了，財哥和樂年分別拿著釘槍及鐵通嚴陣以待，看似如箭在弦，而我亦不敢怠慢，我左手緊握著手上的光管，右手抱緊慧蘭。隨著腳步聲愈逼愈近，我的心跳也愈來愈快。

「是不是財哥？」

這把男聲令我們鬆了一口氣，至少已知道他不是那些怪物？

「我是！我們還好！」財哥探頭望向第三個轉角位大叫。

「那我們出來了。」

我們？豈不是還有其他人？我們尾隨著財哥走到第二至第三個轉角位之間的通道，才與保霖和文群相遇，財哥問：「為什麼你們會來閣樓？」

「我們到達地下後，本想在樓下等待你們，但剛才我們聽到叫聲，以為你們有危險，所以我與文群打算營救。」

「那麼其他人呢？」財哥問。

「他們也安然無恙，別浪費時間吧！我跟他們說五分鐘後仍未出現便吩咐他們先行離去。」保霖說。

「那麼不要再說了，我們盡快跟他們會合吧！」財哥說。

「我們也走吧！」我對著慧蘭說。

「不要吧！我已經不能再走了，讓我安靜渡過餘生吧！」慧蘭用軟弱的聲音說著。

我也感覺到在旁的人也議論紛紛，像是商討應否帶慧蘭一起離開？我望著他們，他們才停止說話。

「算了吧，詩詩！你的好意我心領了，我答應你，我永遠也不會忘記你這個好友！」

「不要說這些吧！你不是要堅強麼？這些說話不應該是你說的！」我還是少有地對慧蘭發脾氣，大抵這也是著緊她的表現吧！

此刻我的淚腺開始失控，慧蘭見狀，她立即抱緊我：「可否讓我擁抱一下？」

我點了點頭，當她抱緊我時，熟悉的感覺也回來了，我們也很久未曾嘗試過擁抱的滋味，對上一次已是我們畢業的時候。沒錯，我們本是中學同學，轉眼間已相識十多年了，想不到竟然在這時候與她作出最後的擁抱。

「時候不早了，我們快走吧！」財哥踏著我的肩膀說。

說罷，財哥也轉身，向著出口的方向前進。

當我正想扶著慧蘭向前行時，有一個身影突然推開我們後大叫：「小心！」從背影所見，這人正是樂年，只見他用鐵通一下把那些怪物的頭顱敲下。

「呀！」

「呀！」

「呀！」

血花四濺的情況下把我們嚇得大呼小叫，還有同伴仍叫著：「快走吧！」

我們跌在地上，我立刻站起來，看著酣戰中的樂年，我才拿著光管，正想營救樂年之際，樂年大叫：

「快走吧！他們的數量多得很！」

此時我急忙把慧蘭扶起，但慧蘭並沒有跟著走。

「走吧！」我急得大叫起來，但慧蘭仍然沒有反應。

此時樂年已跑到我身邊，他拍了拍我的手臂：「快吧！他們追上來了！」

「不用理會我！慧蘭不走我也不會走！」

「快走吧，詩！我已不能走了！」慧蘭哭著說。

「不要這麼傻！慧蘭！」

此時，她把我手上的光管奪去，她說：「你們帶她走吧！快！」

「你想怎樣？」

但此時我已被文群和樂年抓著左右手，我看見慧蘭轉身便利用光管把迎面的活死人擊斃，但接二連三的活死人也上了，慧蘭立刻伸出雙手。

「不要吧！」我失聲痛哭。

「答應我！你要好好生存！呀．．．」

我看見那些活死人已開始張開血盤大口，一口一口咬著慧蘭的身體，我一邊大叫一邊試圖掙脫他們。

直到進入轉角位時，仍然聽到皮膚撕裂的聲音，我失控大叫：「我要救慧蘭，求求你們吧！」

「別傻吧！我們回去也幫不上甚麼？」文群說。

「不要讓慧蘭作出沒有意義的犧牲啊！」樂年一邊拉著我行走一邊說，正確的是他們把我拖行。

此時站在背後的財哥才上前把我雙腳抬高，我大叫：「放開我！」

我不斷重複這句話時也不斷掙扎，他們的說話我已聽不進耳了，最後還是他們合力把我抬到地下跟大夥兒會合。

他們把我放下來，我坐在地上痛哭，而其他人的面色也好不了多少，我放下眼淚的同時，也不斷重複唸著「慧蘭」，最後一句就是：「慧蘭！你為什麼這麼傻？」

「她不是傻，她只是勇敢．．．」

這個人拍打著我的肩膀說，不知道是財哥還是樂年，但我本能地掙開他的手後說：「不要碰我！殺人兇手！」

說罷，我仍然坐在地上痛哭，此時另一把女聲走來對我說：「詩詩，不要這樣吧！我們也很難過的。」

她輕撫我的長髮，我才伏在她的懷裡啜泣，而她也忍不住哭了起來。

但這種愁雲慘霧的氣氛被一把粗糙的男聲劃破：「你們還要待在這裡多久？」

我抬頭一看，說話的是一位擁有一把金色長髮的男子，他的手臂還有一些刺青圖案，當然不是那些普通的圖案，手上還拿著一把血淋淋的長刀，只是直覺上已說明他毫不簡單，但為什麼這個人出現在我們的團隊中呢？

(續)

第十一章：逃出火炭（上）

「不好意思，我們也快了。」說話的是保霖，他望著我們說：「還沒有介紹，他是剎哥，他是我們在五樓相遇的生還者。」

「謝了，但我們得要盡快離開這裡還比較實際些。」

「但剎哥有打算嗎？」保霖問。

「要是沒有打算，我乾脆跑上一層給那些怪物咬一口，既環保又快捷！」

他吸了一口氣後續說：「停車場底層停泊著其中一輛小型貨車是小弟的，我們需要冒險走到停車場。」

當大家聽見「冒險」二字，包括我在內，大家也望著剎哥，眼神像是對他說：「不要這樣吧。」

環目四周，只有志鵬和智滔在竊竊私語，此時剎哥怒視著他們：「你們你一言我一語，在說甚麼？」剎哥用刀指向他們說。

「沒甚麼？我．．．我們只是想著我們的武器真的可以嗎？」智滔苦笑著說。

「笑甚麼？現在不是鬧著玩的時間，離開這裡再作打算吧！」剎哥對著嬉皮笑臉的智滔破口大罵，我們也不敢作聲，只好任由剎哥繼續說話。

「不要吵吧！它們來了，我們離開這裡才說吧！」文群大叫下，此刻所有人已沒有說話，我也留意到急促而頻率高的腳步聲愈來愈近，相信它們已發現我們了。

「走！」剎哥大喝一聲後，便推動身後的防煙門逃出街道，智滔和志鵬立即緊隨其後，接著就是心茹、展培和我，我已無暇理會身後的人。

我們一直跟隨剎哥的方向跑，而那些血盤大口也朝著我們的方向而來，當我們進入停車場後，那些怪物數量愈來愈多，有些只有半邊面孔；有些四肢已開始腐爛；也有一些內臟不是外露就是已被掏去一空，好不恐怖。

只見剎哥、智滔和志鵬持刀揮舞，而展培和心茹分別只是揮動手上的棒球棍和木棒力拒來敵，唯獨是我身上沒有任何武器，我只是一直走，一邊避開那些怪物，

「救命啊！救命啊！」

這是我的求救聲，我不知不覺間已被它們趕離人群，而它們的數量也愈來愈多了，我急忙爬上其中一輛私家車頂部，大約十數頭怪物已向我揮手，它們圍著車輛並一直搖動著那輛車，而我為了保持平衡而蹲下。其中一頭單眼的活死人正想伸手之際，我已一腳踢開它的手，而另一頭只有半邊面孔的活死人從車頭爬上來，我立即把它的頭顱踢至飛脫，但我已無暇作出任何反抗，我以雙手踏在車頂上才得以保持平衡。我也感覺到雙手捉住我的左腳，我本能反應下用右腳把那雙手掙開。

「呀！救命呀！」

是我的尖叫聲，因由我的左手已被其中一頭活死人抓住，我亦在本能驅使下順勢揮動右拳，免得左手被它扯入血盤大口。此時也感覺到右腳又被另一隻手纏著，我只好不斷擺動雙腳，希望不被它們輕易抓住。但一人之力豈能力敵？很快地我的雙手也被它們抓住，而我此時雙手順勢一拉，把身體拉近那頭怪物，再揮動左腳踢向那頭怪物的頭顱，血花立即四濺，而我亦跌在地上。

「救命呀！」

我本能大聲呼救，大約五、六個活死人慢慢圍向我，我仍未趕及站起來便一直往後退，我心想這次死定了。

「呀！」

「呀！」

我看見血花濺到我身上，在面前的兩頭活死人倒地。

「快走！」

是財哥的聲音，他不斷向那些迎面而來的活死人射殺，而我亦趁這些空檔及時站起來。

「財哥，不要戀戰了，快些離開吧！」

身邊的血盤大口愈來愈多，而我和財哥亦拚命往前走，最後沿著斜路往車場底層。

沿途已有一輛小型貨車向我們駛過來，更把沿途的怪物撞開，其中一頭更被撞至數米外，血花四濺，此時車門亦打開。

「快上車！」

是剎哥的聲音，我與財哥先後步上貨車，我們坐在側廂，只見車上前座有智滔、志鵬。側廂有心茹、展培。車尾廂還有保霖、嘉蓓及樂年。

「人齊了嗎？」剎哥一邊開車一邊問，而貨車亦駛至地下。

「還有文群和秋璇仍未上車。」樂年說。

「那麼你們看見他們嗎？」剎哥問。

我們無言以對，大抵是沒有人想到他會這樣問。

「不管了！我想他們已凶多吉少，我們走吧！」剎哥說。

「不要吧！始終也是生命，這樣不太好。」智滔說。

「既然你那麼重視生命，那麼你出去救他們吧！我不會阻止你！」剎哥大聲說。

智滔無言，這時心茹也插嘴：「算了吧！你剛才撒尿的情景我還瀝瀝在目，我也不想你出醜。」

只見智滔默不作聲，我們也掩著嘴笑。此時剎哥又問智滔：「那麼你會否下車？別浪費時間吧！」

此時我們的焦點也集中在智滔身上，究竟他會否下車營救文群和秋璇？但我骨子裡也主張救人，但很可惜自己能力所限，況且這些情況實在吉凶難料，處理不好只會造成更多傷亡。

「不要浪費時間了，我要開車！」剎哥破口大罵。

當車輛駛前數米後，智滔突然叫停，我們已心急如焚，這傢伙還在找甚麼把玩？要是他惹怒了剎哥，後果實在難料，他還想怎麼樣？

(續)

第十二章：逃出火炭（下）

「你還想怎樣？渾小子！」
剎哥怒叫著，我們也默不作聲，大抵是我們之中也沒有人膽敢說上一句話。
「我．．．我要下車！」
從聲線可以看出，智滔已被剎哥嚇得六神無主，此時剎哥已把車輛停下，用刀鋒這麼冷的語氣對他說：「小子！你想死我不會阻止你，下車吧！」
「就憑你這句說話，我一定活著回來。」
說罷，智滔手執日本刀及離開車輛，而我們的車輛也繼續向前推進。

當車輛到達停車場入口前，滿以為即將離開這個鬼地方之際，車子突然停下。
「甚麼事？」
「為何不繼續前進？」
「我要離開這裡啊！」
這當然是同伴們的說話，無論是誰說的我也聽不進耳了，只聽見志鵬說了一句：「前面有閘杆，我們需要找人開啟閘杆才能前進。」
「又要找人下車，為什麼這麼麻煩．．．」
「是誰這麼囉唆？」剎哥大喝一聲，已把展培的說話打斷了。
我們的目光也立時投向展培，從他驚慌的表情便可以知道，他說了一些不應該說的話。
「是不是你？」
剎哥轉身，並用刀指向展培說。
「呀！不要呀！」展培不斷叫喊著，從他的表情我也感覺到他真是很害怕。
「快！要不是我殺了他！」
說罷，剎哥已把刀指向志鵬，他被嚇得大叫一聲。
「不．．．不要吧！冷靜一些吧，大哥。」志鵬吐出這句話時，嘴唇仍不斷顫抖著，同時他也望著展培，只見展培低著頭，像是刻意迴避他們的目光，志鵬便接著說：「培哥，我．．．我和你無怨無仇，你不要這樣靠害吧！」
「不要再強逼他吧，志鵬，倒不如你自己下車吧！」坐在我旁邊的心茹說。
「你別說笑，倒不如由你下車吧！」志鵬說。
「你竟然這樣說話，你不是男人啊！」
「我是不是男人也與你何干？」
「你們不要再吵了！你們誰人下車？快！」剎哥那把雄壯的聲線在志鵬與心茹間的罵戰中劃過，此時所有人也不敢作聲。

「拍！」
「拍！」
「拍！」
「呀！」心茹大叫著，原來在她的窗口位置有一頭活死人在拍打玻璃，我環目四周，看見那些怪物從四面八方而來，而車廂內也搖搖欲墜。
「你們蹲下！快！」剎哥大叫一聲後立即把車加速倒後。
「砰！」
「砰！」
「呀！」
「砰！砰！」
「呀！呀！」
我低著頭蹲下，並不看見實際情況，只覺得車輛向前或向後，及撞向活死人的聲音和我們的叫聲夾雜

著，當持續兩分鐘左右，剎哥終於把車煞停了。我已差點兒被他弄至天旋地轉，此時仍然聽見拍門聲，但有人大叫「撞它吧！」

但在旁的財哥卻大叫：「不要，是智滔回來了。」

當車輛停下時，我再次坐回位子上，向前一看，只見前座的擋風玻璃已被染成血紅，當我望向側門，只見智滔一千人在拍打著車門，像是催促我們盡快開門似的。

「開門啊！」

「開門啊！」

雜亂無章的叫聲彷彿是死神催促我們快將跟他走，此時有人大叫：「快開門吧！還在幹什麼？」

此言一出，在旁的財哥像是如夢初醒，他立刻打開側門，看見三人血跡斑斑，剎哥便問：「你們有否受傷？要是身上有傷口那麼別怪我！」

「你放心，我們沒有受傷，秋璇先行上車吧！」智滔一邊喘著氣一邊說。

秋璇先行上車，當智滔正想上車時，突然被一把來自司機座位的粗糙聲音喝止，

「甚麼事？剎哥，我已說了多少遍我沒有受傷……」

「不是說這些，我想你幫忙。」

「是否需要智滔打開停車場閘杆？要是這樣便好了！」志鵬急不及待說著。當然，這對他來說是一樁好事，但這樣推自己的伙伴送死又是否人性的表現？這個答案還是留待他自己參詳吧。

「不要吧！剛才我死裡逃生，這次不會是我吧？」智滔大聲說著，像是發脾氣似的。

「你們不要吵！還是我去吧！」

這句說話從智滔背後的文群說出來，皆因文群仍未上車，他接著說：「趁現在還沒有危險，我們不必浪費時間爭吵了，由我完成這個任務吧！」

說罷，文群已立即跑向閘杆位置，此後出乎意料之內的一幕竟然上演，相信在場的同事們也不能想像。智滔竟然跟隨文群一起跑到閘杆，並邊說著：「我來掩護，我不像某些人貪生怕死！」

此時剎哥駕駛著車，慢慢走到閘杆前，只見閘杆已升起，同時間也看見十多頭活死人在大廈外守候著。

它們衝過來了，只見志鵬立刻打開前門後大叫：「快上車！」

智滔反應甚快，不到三步已跑回前座，但文群呢？

只見他正想上車的一刻，已被那些血盤大口纏上了，志鵬和已上了車的智滔合力扯著文群，但剎哥竟然在這時候開車。

「你瘋了嗎？」秋璇大叫。但剎哥沒有理會，仍然駕駛著車輛向前行，並撞向那些活死人，砰砰聲響再加上我們的叫聲，像是一首末日交響曲的前奏。

當車輛轉出黃竹洋街後，只見智滔和志鵬已返回座位，秋璇問：「為什麼放手？為什麼？」

說罷，她已擠出眼淚，從她的言語當中，不難想像她的激動，就像當時慧蘭離開我一樣。

「我看見……我看見文群只有半邊身體，我也是逼不得已……」志鵬從顫抖的嘴唇中吐出這句話。

「你不用解釋了！是你救不了他，我不會原諒你！」秋璇一邊哭著一邊說。

「還是展培，要是當初他下車開閘，便不會這樣？」

志鵬指著展培大罵，但心茹也不值志鵬所為，她搶著說：「你別要這麼過份！自己辦事不力還把責任推諉到別人，倒不如怪責你自己貪生怕死！」

「我辦事不力？這可不是說笑的時候啊！你像是還未明白外面的環境是怎樣，我不會像慧蘭這麼偉大……」

當志鵬提及到慧蘭的時候，憤怒的神經也被我激活了，我終於按捺不了，我大聲說：「說到底你還是貪生怕死！你當初說『殺出去』的勇氣何在？你是不是男人？」

「貪生怕死？無錯！我承認！那麼你別當我是男人吧，反正生存在這個世界，不管是男是女也沒有意

思，到處只是那些活死人，到處也只是殘肢，要是你膽敢在車外停留十五分鐘而絲毫無損，我立即下車離開！」

「你想的美，我才沒有這樣無聊！倒不如倒轉吧，由你先行下車！」

「不要和這些人一般見識吧！」

這是心茹對我說的話，但我沒有因此而停止我們之間的對罵，因為我真的很憤怒，最後還補上一句：

「我才不會與這些低等動物一般見識！」

「你說夠了沒有？容忍是有限度的！」志鵬轉身指著我說。

「你們這些低等動物何時才捨得停止呢？你們很煩，再煩我把你們一併推下車！」

從他的聲線已肯定是剎哥的聲音，此時車廂內已沒有人膽敢說上半句話。

車輛正在漫無目的地行駛中，我側頭望向車外，擋風玻璃被染成血紅色，彷彿窗外的風景也被染成血紅一樣，也令夜色增添一份恐懼感。此時望向自己的手錶，時間為晚上十時二十二分．．．

(續)

第十三章：大埔公路的生還者（上）

車輛正在大埔公路行駛中，但當我們在大埔公路沙田嶺段時，車輛突然停下。

「為何突然停車？」

坐在車尾廂的男聲叫著，未知是保霖還是樂年？

「前面有兩輛政府車輛阻礙著這條路。」剎哥說。

接著，他下了車。當我正在考慮應否下車的時候，財哥已經拉開車門，拿著釘槍走出車外，坐在他旁邊的我也自然地跟著他下車。車外並沒有異樣，但地上仍有一些血跡，估計是活死人遺下來的。我碎步而行，繞過貨車時，當我踢了一下地上的物件時，本能地大叫「呀」的一聲，此時尾門打開。

「甚麼事？」

奪門而出的是樂年，在前面的財哥也回頭望了我一眼。

「我好像踢到些東西，很恐怖啊！」

「你踢到甚麼東西？」仍在車上的嘉蓓帶著顫抖的聲音問。

「我．．．我感覺到腳下有些毛髮，很柔軟．．．」

「不會是人頭吧？」

保霖的音量打斷我的說話，我大叫：「哇！不要啊！」接著向右側雙腳跳起。

接著財哥打開手機，用手機的光芒來照射我剛才踏著的地方。驚見一頭靈長類動物的屍體，然而這屍體不是人類，是一頭猴子。

「只是一頭死掉了的猴子而已，用不著這樣害怕吧？」財哥笑說。

此時我呼了一口氣。

「前面就是金山郊野公園，有猴子出沒不足為奇，你們快些來吧！」是遠處的剎哥說話，而我、財哥、樂年、保霖和家蓓一同走上前，但仍然未見其他人跟上，相信他們仍躲在車上吧。

「我們可否打開這閘門？」剎哥問我們，相信他是嘗試打開閘門尋找司機吧！

大閘右邊有一塊門牌，很清楚顯示「土木工程拓展署礦務部」，難怪剎哥相信內裡一定有人能夠把車輛駛走。

回望剎哥，他準備用長刀把鎖著鐵閘的鐵鍊斬斷。

「住手！你們是甚麼人？」

聲音從圍欄內傳出，是一把男聲，此說話亦把剎哥的動作打斷了。但剎哥仍繼續說：「你們的車輛阻了我們的去路，那麼麻煩你把車輛駛走吧！」

此時，我終於看見大閘內的男子，他大約五十歲，頭髮稀疏，個子不高，但他只是一直站在遠處的大閘內。眼前有兩道大閘，而兩道大閘之間有一片空地，空地旁邊就是警衛室，但警衛室的木門是關上的。

「你稍等，我找司機來！」

在大閘內的男子說。但剎哥卻用刀鋒指著他並大聲說：「老頭子！要是你走我便把鐵鍊斬斷！」

「小子！我現在找人來，我們可算是政府部門，怎可能這麼隨便？」矮個子說罷，便立刻遠離我們的視線。

「哇！」

「哇！」

「哇噍！」

閘門的鎖鍊終於打開了，這當然是剎哥的傑作。正當我們推門進入空地範圍內的時候，在遠處已看見剛才的老頭子和兩名中年男子一同走出來。黑暗中我已分不清是誰的說話：「你們不要製造亂子，毀壞政府公物及擅闖這個地方是很嚴重的罪行！」

「就算是嚴重還不及被那些血盤大口咬了一口更嚴重。」

對了，我們是來求助的，但我看見剎哥跟他們糾纏也不是辦法，我悄悄地跟財哥說：「你有甚麼打算？他們一直吵下去也不是辦法。」

「讓我來吧！」財哥拋下這句話時，他已經走到大閘前，跟三名男子交涉。剎哥和財哥跟該三名男子

交涉的時候，我把視線移至空地旁的警衛室，此時有兩個身影從我身旁閃出，是兩位熟悉的男子，他們提著日本刀走到木門前，保霖卻說：「這樣不太好吧！」

「你少擔心吧，那些政府人員也沒有說些甚麼……」

「你們想怎麼樣？快停！」大閘內其中一名男子把志鵬的說話打住了，但智滔很像沒有受到影響，他試圖把木門打開。

「哇！搞甚麼飛機？」

智滔被門內一個又一個走出來的黑影推倒，這些黑影很細小，應該不是活死人，牠們被釋放後，只是快速敏捷地爬上鐵絲網，有些沿著山路爬上樹上，並沒有意識攻擊我們。

「操你媽的渾小子，你竟然把我們的食物放走！」

那個矮子跟我們說。

「你竟然把猴子當作食物，你們這些人渣！」嘉蓓也按捺不了，她試圖走向大閘前跟他們理論，但「砰」的一聲已把我們定格。

「是誰在生事！給我站出來！」

細心一看，大閘內遠處有一個身形龐大，雙手握著一把長槍，慢慢步近他們。

「我不是跟你說過多少遍不要胡亂開槍嗎？」

矮子說罷，持槍男子並沒有說話。該名男子沒有頭髮，身形高大，但他的肚子大得很像差不多時候要到產房一樣。

持槍男子用槍管指向他們，為何事件演變成這樣的？我們只想他們把門外的車輛駛走而已。未知道剛才是否被槍聲嚇倒，嘉蓓並沒有上前，而智鵬和智滔也沒有理會他們之間的糾纏，不知為何走到警衛室內。

他們之間的糾纏我實在看不下去，我決定走向男子堆當中，嘗試平息此風波。

「讓我來吧！」

我站在剎哥和財哥後方，他們也主動讓出位置，但剎哥接著說：「不用跟他們磨蹭，要是他們不開門，我也有辦法把門前那兩架車輛駛走。」

說罷，剎哥已走回頭路，向著大埔公路走。

「喂！別要上車，有事好商量！」

矮子身旁的一位中年男子大叫著，我轉頭望著剎哥的背影，他仍然沒有理會，只是繼續步向近著我們的白色政府車輛。

「不要碰！」

是大閘內的叫聲，我轉身望著大閘內四名男子，他們的表情讓我感覺是慌張，而持槍男子為何不開槍也是一個謎？此時矮子終於打開閘門，並大叫：「阻止他！」

他邊說邊走，其餘三人也緊隨其後。但我沒有理會，我和財哥一同走進大閘內，緊隨的還有三人，分別是樂年、保霖和嘉蓓。反而剛才搶著打開警衛室大門的志鵬和智滔沒有尾隨。大閘內左邊是鐵絲網圍著的，鐵絲網內還掛著很多嚴禁吸煙的警告牌，右邊是一道又一道鐵門，每道鐵門也有一個號碼，近閘口的是八號，向前走就是七號，相信也是如此類推。奇怪的是每一道門旁邊也放著兩個紅色罐，應該是防火沙，鐵門另一邊掛著那些數字牌和那些從未見過的標誌，當我走近看清楚時，方才知道這裡是存放爆炸品的倉庫，難怪該名胖子不敢開槍吧。

「來者何人！」

男子聲音從前面的石屎屋傳來，我凝神一看，赫見一名男子指著我，相信他是石屎屋內走出來的。他大約三十多歲，身穿短袖格仔恤衫，留有鬍鬚，手握著木棍，他的氣質令我感覺到他就是這裡的首領，這也意味著我們務必跟他接觸，才有機會離開大埔公路。

(續)

第十四章：大埔公路的生還者（下）

「我們是從沙田來的生還者，當車子駛到這裡的時候，卻被你們的車輛阻擋去路．．．」財哥的說話被剛才的男子打斷，他大聲說：「你知道這裡不能夠自由進出嗎？你們是怎樣進來的？」

「是你們的同伴。」接著，我指向大閘外。此時志鵬和智滔也繞過大閘走進來，遠處還看見心茹、展培從大埔公路跑過來，還有人大叫，但由於距離比較遠以致我未能聽清楚，只見該四名男子和剎哥也跟隨其後，估計是活死人已經發現了我們的蹤影吧。

「它們來了！快關閘吧！」心茹邊跑邊說。

「唐明！快鎖閘！」

疑似首領的男子大叫，遠處的矮個子揮手示意，當所有人安全後，他才用鐵鍊把大閘上鎖。

「嘭．．．」接著來的，是唐明被撞到地上，而我看到的情景，就是十多名活死人拍打著剛上鎖的大閘。

「啪．．．啪．．．」

「啪．．．嘎．．．」

「嘎．．．嘎．．．」

拍打聲夾雜著活死人的叫聲，一張張嚇人的面孔，我實在看不下去了。

「秋璇呢？秋璇在那？」

大叫的是智滔，我環望四周，身邊的是財哥、樂年、保霖和嘉蓓，在我面前的卻是心茹和展培，剛才大叫的智滔和志鵬站在一起。除了唐明仍然坐在地上不斷向後移，奇怪的是持槍的男子並沒有開槍，大概是為了節省彈藥的緣故吧！他和剛才的兩名中年男子站在展培和心茹旁邊。反而在閘口的剎哥卻雙手持著長刀在閘門的空隙間前後抽插。對了，由始至終我也未曾看見秋璇的蹤影，難道她仍在車上或是已經遭遇不測？

「樂年，你的同事不知所蹤？你不擔心嗎？」

智滔走到樂年面前大聲說。但我看樂年的樣子，他並沒有像智滔一樣大吵大鬧，只是這點已經高下立見，這也是我在公司多年來也不曾搭上這些男同事的原因。

「我也擔心她，但我們可以怎樣？衝出去？」樂年面向智滔，雙手還用刀按著他的肩膀，但他並沒有冷靜下來，還甩開了樂年，向著大門的方向走，最後還大叫：「我自己去找她，不像你這麼貪心怕死！」

從他的氣勢，很難想像他就是早上被嚇得屎滾尿流的窩囊廢。我看見他走到唐明身旁，估計他應該是跟唐明對話。

「快給我打開閘門！老頭子！」

果然，他是要求唐明把閘門解鎖，但唐明很像沒有理會他，只是向著我們的方向走。

「你別走！」智滔知道唐明不願意開閘後，卻站在原地和望著大閘，雖然他最後決定慢慢走向大閘，但仍然周不時轉頭望向我們。

我們只是望，但沒有人有意識協助或阻止他，我問志鵬：「為什麼你不跟他共同進退？你們不是好兄弟麼？」

「好兄弟？他這些人只是『為女死，為女亡』，怎樣算得上是好兄弟？他跟秋璇只是認識不久而已，便為她拚命值得麼？」

從志鵬的語氣及態度，他是多麼不屑智滔的行為。但當然，我們也是袖手旁觀的一群，也沒有資格評論他。

「你們還呆在這裡幹啥？快幫忙吧！」遠處是剎哥的呼叫聲，但他跟智滔不同，他有一呼百應的能耐，結果保霖、財哥、樂年和志鵬也各自攜帶自己的武器上前協助。

大閘前殺聲震天，反而那些所謂政府人員卻袖手旁觀，而剛才看見的持木棍男子卻不知所蹤，相信他已返回石屎屋內。包括唐明在內的三名政府人員和該名持槍男子，他們也擋在石屎屋的門前，我問他

們：「為什麼不幫手？這不是你們的地方嗎？」

「你們擅自踏進我們的地方，我還沒跟你們算帳，還憑甚麼需要我們協助？」

其中一名高瘦而束起平頭裝的男子說。

「還有你們把我們的食物放走呢？」

另一名束起陸軍裝的中年胖子卻指著我們說。

「你們身為政府人員也知法犯法，我決定報警。」嘉蓓拿著手機撐著腰說。

「你要報警嗎？我無任歡迎！只是你能撥出的話。」中年胖子說罷，也轉身走進石屎屋內。此後，唐明和另外一名男子翹起雙手，持槍的仍然持槍。我也沒有理會他們，我在嘉蓓的耳邊說：「他們像是忘記我們的目的。」

「我最關心的是保霖的安全。」

「哈！真有你的。」說罷，我拍打她的手臂一下。

底裡，我又何嘗不是擔心樂年的安全，但我也不得不在這時表露出來。

「這些怪物已經給我們解決了！」不久，大圍內的男子們也紛紛跑到我們面前，當保霖走到嘉蓓面前，嘉蓓立即用紙巾替他抹走濺在身上的血跡及跟她說：「你把我嚇壞了，你知道我很擔心你嗎？」

「我還站在你面前，你少擔心吧。」

接著，他環抱著嘉蓓，她卻把頭顱貼近保霖的胸膛，看在眼內的我卻不是味兒。不欲當電燈膽的我卻立刻轉身望向另一邊，剎哥站在其中一道鐵門外，財哥卻跟政府人員談判，樂年站在財哥背面。我走到樂年面前，把褲袋中的紙巾遞給他：「你的左邊臉龐髒了。」

「謝謝。」

說罷，他把紙巾收下並立即清潔臉龐。我問他：「你們在幹什麼？」

「他們不讓我們進內，我們需要交涉。」

「你們只可以在室外活動，不可進入室內！」唐明說。

眼前的情況仍然是三人堵塞著石屎屋的門口，持槍男子卻把槍頭指向我們。

「我只想跟你們的上司交涉一下，我們不會妨礙你們。」

雖然財哥對他們低聲下氣，但他們仍然不為所動，中年胖子還跟他說：「你們把我們的食物放走，這算是不會妨礙我們嗎？」

「他們不是有意的……」

財哥的說話被高個子打斷了：「你們把牠們抓回來才算吧！」

「華哥，你不用跟他們開條件，我們不可能讓這些閒雜人等進內！」中年胖子說罷，他仍然翹起雙手。

「你不要這麼囂張，我首先把你的人頭拿下！」

不知何時走到我們身旁的剎哥說罷，他拿著長刀向著中年胖子的方向走，一直保持沉默的持槍男子終於大喝一聲後說：「要是你踏前一步，別怪我！」

手槍的槍管指著剎哥，剎哥只好止住動作。財哥卻跟唐明說：「我們可否心平氣和地談談吧？」

「這裡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要是你們離開，我們無任歡迎，但我們不會為你們冒險把車輛駛走！否則這片空地就是你們的活動範圍。」

說話的不是眼前的三名男子，而是站在他們後方的該名三十多歲的男子。

他從室內走出來，手上持著鐵通，像是準備對我們施以毒手。若然論人數我們一定是壓倒性的一方，但他們有人持槍，亦使我們處於膠著。

(續)

第十五章：逼虎跳牆

「我姓謝！是這個倉庫的負責人，你們擅自闖入政府重地，我們理應可以把你們攆走，但姑念你們協助我們阻擋活死人，由於未能確定你們有否被咬，所以我只准許你們在此範圍內的室外活動。」手持鐵通的男子跟我們說，但這些沒有意義的說話卻挑起剎哥的神經：「我不用你們的施捨，我只是要求你們把車駛走，別要阻擋我的去路！」

「剎哥，倒不如暫時留在這裡吧，反正我們離開也是漫無目的地走。」

財哥的說話令我摸不著頭腦，之前他卻是寸步不讓，跟現在軟化的態度卻是大相逕庭。

「我沒有意見，但你們需要知道，我是可以隨時離開的！」

「我不是這個意思，我們也不會阻止你，但時候也不早，我們需要稍作休息。」

「對啊，我們也累了，還是明早再作打算吧！」

這是我刻意附和財哥的，雖然我對他的意見費解，但好比在街道上漫無目的地行走，事實上我不是鐵人，我也需要歇息的。

「那麼你們會否分配食物給我們？」樂年問謝生。

「不好意思，我們的食物不足夠，要是你們需要食物，請你們自己解決。」謝生說。

「他們把警衛室的猴子放走，這筆我也還沒有計算清楚！還想分配食物？你做夢吧！」高個子的應該是華哥，這是他說的話。

「你知道這些全是我們的食糧嗎？沒有猴子肉，我們也不知道撐多少天。」中年胖子給我的反應感覺是激烈，難道除了猴子肉可以吃之外，還沒有其他食物嗎？

「你的猴子肉有甚麼了不起，喜歡的話我可以給你抓回來！」

志鵬的說話卻令我們目瞪口呆，包括數名政府人員在內。說罷，他掩著嘴巴，看他面有難色的樣子，他大概也知道自己說錯了說話。結果中年胖子指著他說：「是你說的！你給我滾到外面去！」

「我為何聽你說？死胖子！」

「這裡是我們的地方，要是你不喜歡，你可以立即離開。我們沒有人勉強你！」

眼看這兩個胖子對罵可說是沒趣非常，有見及此，我卻走到財哥和樂年面前，此時保霖和嘉蓓也走向財哥，相信也是等待財哥的下一步計劃吧。在遠處的剎哥卻沒有上前參與討論，只是站在於一角，但他仍被槍管緊盯著。心茹和展培更不知走到那裡去？

「財哥，我們也是聽你的，你不是真的想著待在這裡嗎？」

嘉蓓首先發言，財哥卻沒有直接回答她，他反問我們：「你們認為鐵絲網範圍外安全嗎？」

我沒有即時回答，而是望向其他人，嘗試從中附和他們，但這個方法卻是不可行，因由其他人也說不出話來，從而造就著我們互相對望的古怪情景。

「雖然暫時安全，但我們總不能待在這裡一輩子。難道你還想著那些警方或解放軍會打救我們嗎？」

樂年的說話出奇地得到附和，保霖說：「香港政府還值得我們信任嗎？」

夫唱當然有婦隨，嘉蓓也接著說：「要是政府的辦事效率高，為何隨處也是活死人？為何要滯留在此？」

「財哥，我們待在這兒有點兒突兀，畢竟這裡是政府地方，況且我相信大部份人也不願意留下來。」

接著，我指著志鵬續說：「你看他們，他們一直也吵個不停，我們豈能跟這些人為伍呢？」

「對啊！這裡讓人的感覺不安，我們需要提防那些活死人來襲，還需要提防那些政府人員，我不想提心吊膽。」

保霖說罷，背後傳來一把男聲：「只要你們安分守己，待在這裡才不會提心吊膽！」

這把男聲是唐明向我們發出的，在旁的還有謝先生和一名比剎哥還要強壯的男子，這名男子一直沒有現身，相信他是躲在石屎屋內。他們慢慢步向我們，但仍未停下，財哥已經跟他們說話：「但我們待在這裡也不是辦法，你們會有甚麼措施嗎？還有你們是甚麼人？」

「我是這裡的主任，這些人也是由我負責指揮的。」謝先生說罷，便立刻用手掌指向剛才的強壯男子續說：「他是梁師傅，是負責運送爆炸品的人員，是一名詠春高手，在旁的是唐明，負責這裡的雜務。唐明，這裡交給你！」

謝生說罷，唐明接著說：「你們到埗前我們原本有十多名生還者，但有些已經離開，只剩下我們六人。給你們介紹一下，持槍的是我們倉庫的保安員平哥，還有跟你們伙伴爭執的胖子是老歐，另外那名高個子是華哥，他們也是爆炸品運送車的司機。」

「司機？是否只有他們才可以把路邊車輛駛走。」財哥指著大閘的方向說。

「你說的是對，但我不認為他們會把車輛移走。」

唐明說罷，梁師傅終於吐出一句話：「警衛室內的猴子是我的同事們冒著生命危險抓回來的，但你們卻隨便把牠們放走，相信他們也不會輕易饒恕你們。」

「那麼你們打算怎樣處理？」

財哥說罷，唐明卻走到華哥和老歐前，他們仍然跟志鵬爭執，但智滔也加入戰團。

唐明跟他們溝通過後，便立刻舉手示意我們走到他面前，究竟是甚麼一回事呢？

「兩位大哥，我代他們向你們賠個不是可以嗎？我相信他們不是故意的．．．」

財哥的說話很快被老歐打斷，他大聲說：「只要他能夠把猴子抓回來，我便相信他是無意的。」

他的說話跟海膽的刺別無兩樣，他的要求可說是留難。

「這簡直是欺人太甚！」

是我的說話，但我只是輕聲說著，並不敢直接指罵他。

「你說甚麼？」

由於低著頭的關係，不知是華哥還是老歐的說話，我的頭顱像早上的太陽冉冉升起，才看見他們望著我，很明顯這句說話是對我說的。

「沒．．．沒甚麼．．．」

「不用理會他！我們殺出去吧！」

志鵬搶著拿下這對白，他突然轉身，拿著日本刀匆匆跑向大閘，他不是真的「殺出去」吧？

「你別衝動，萬事好商量．．．」

財哥左手抓住他，但志鵬只是拋下一句：「別阻我！」並立刻把財哥的手甩開，獨個兒繼續向大閘前進。

「阻止他！」

財哥果然有著一呼百應的能力，由進來至今一直也不知躲在那裡的心茹和展培從橫邊撲出來，志鵬被撲倒在地上，樂年和財哥也急忙上前制止。

「放開我！」

「放開我．．．」

志鵬不斷叫嚷著，這趟我沒有幫手制止他，卻望著大閘外的震懾聲，相信是剛才的叫喊聲把它們召喚到來。

「你們住手，我們的敵人在外面！」

保霖嘗試制止他們，但卻被彈開，此時志鵬卻成功把財哥他們甩開，並衝向大閘。

「不要啊！志鵬！」

「咔嚓．．．」

「咔嚓．．．」

我已經不能喝止他，他卻手起刀落，但他的目標竟然是．．．

「阻止他！」

「他媽的！他是否瘋了？」

梁師傅和唐明邊說邊跑向志鵬，但說時遲那時快，當聽見「咔嚓」一聲，大閘的鐵鍊終於打開了．．

．

(續)

第十六章：突圍

「哇．．．嘎．．．」

「哇．．．嘎．．．」

「哇．．．嘎．．．」

遠處已聽見令人不寒而慄的怪叫，這些聲浪並沒有節奏，只有震懾，他們即將湧入來，準備享受它們的自助晚餐。

「現在怎麼辦．．．」

嘉蓓被嚇得雙眼通紅，淚水也不斷湧出，此時保霖並沒有展露他的溫柔，而是用粗獷的聲音對他大喝一聲：「現在不是鬧警扭的時候！走吧！」

說罷，他立刻拖著嘉蓓，走向石屎屋的方向。

「快躲進內！」財哥指揮著我們，我們一行人也急不及待跑到石屎屋內，拍門聲和求救聲此起彼落，此時我也分不清是誰的呼喊，但在室內的謝生並沒有開門。

「拍！拍！拍！」

「拍！拍！拍．．．」

「快些開門啊！」

「它們來了，救命啊！」

這樣的吵鬧持續不到十秒，但遠處已有人大叫：「你們走吧！」

此時站在外圍的心茹和展培已經走向大閘的相反方向，財哥卻利用手上的釘槍頑抗，接著就是樂年和我，當我踏出門口時，只見梁師傅已被四至五頭活死人纏著，手無寸鐵的他縱使懂得詠春也難力敵，而唐明卻左手伸前，伏在地上奄奄一息。

「救我．．．救．．．」

是唐明發出軟弱無力的呼救聲，我已嚇得本能地大叫：「不要啊！」

接著轉身拔足而逃，跟上樂年的步伐。

當我走到空地的另一端，猶如夢見家鄉的感覺，另一端有一道大閘，相信是後門。

「快來吧！這裡安全！」

是閘內的一把男聲呼喚著我們，這更使我充滿拚勁向前衝，當視線拉近的時候，眼前的情況是剎哥利用長刀駕著老歐的頸部；華哥卻扶著閘門；樂年剛剛走進閘門內，志鵬、智滔、心茹和展培也站在大閘內的一片空地，總算是暫時脫險。尾隨的當然還有保霖和嘉蓓，他們牽著手奔向我們的動作不禁令我羨慕，原來末日也可以這麼浪漫。

「還有唐明和梁師傅．．．」

「唐明已倒下，梁師傅仍然溺戰中。」財哥邊跑邊說。

「這筆帳我會跟你們計算的！」

華哥望著我大叫起來，大抵他只有這些能耐。

「你少說話！當心他的頭顱！」

剎哥繼續震懾他，華哥接不上半句話，但被脅持著的老歐卻唸唸有詞，但也是那些類似「別要殺我」的說話。

「別理會他吧，我們要離開！」

志鵬說罷，便轉身跑向「出口」。這個所謂的「出口」其實只是一個高不可攀的鐵絲網，但志鵬卻很熟練，他手起刀落，把眼前的鐵絲網盡情破壞，智滔也在這時候上前助拳，跟剛才的冷嘲熱諷形成很大對比，大概是他對自己生命的執著吧。轉頭望回大閘，財哥也剛剛進入大閘內，而那些活死人卻圍堵在流動洗手間外，唯一可能是梁師傅已躲進內。

「拍！拍！拍．．．」

「哇．．．嘎．．．」

不斷的拍打聲和叫喊聲不禁令我顫抖，目前為止我只想盡快離開這地方。

「關門！」

剎哥大叫，雖然華哥雙手服從，但仍然用變調的聲音吐出這句話：「仍未看見光輝．．．」

「光輝？是否謝生？」

財哥說罷，華哥瞳孔擴大，他說：「是他，他在那？」

「這人貪生怕死，便讓他躲在石屎屋一輩子罷了！」

保霖說罷，他和嘉蓓一同走向鐵絲網，方知鐵絲網已破了一個大洞，負責打開缺口的智滔和志鵬卻率先越過鐵絲網，保霖走到鐵絲網前大叫：「我們快離開這個鬼地方吧！」此時嘉蓓已準備穿過鐵絲網，心茹和展培也在排隊，樂年也緩步走向人籠。

「詩詩，你先走！」

財哥跟我說的，但剎哥在此後補了一句：「你也走吧！」

「財哥，我們先走吧，剎哥應該沒有太大問題的。」

此時我感覺剎哥盯著我，再加上剛才跟財哥的語氣，彷彿提示著我們他是多麼不耐煩。

「快！快！快！這邊走！」

是展培的說話，他已走到客貨車前，心茹已坐在車尾廂，展培也隨即走進車尾廂內。

「志鵬和智滔在那？」

「他們在車上．．．哇！它們來了！」

樂年邊跑邊說，只見兩頭活死人從客貨車旁走出來，展培回答後我已沒有理會他的反應，但肯定的是他沒有意識幫忙。眼前只見樂年嘗試繞過它們，而沒有武器在身的我只可以跟隨他的步伐。

「砰嘭！」

「砰嘭！」

「砰嘭．．．」

樂年不斷把手上的鐵通胡亂揮舞，但這些攻勢卻未能讓我們解除危機。

「呀！呀！」

「小心呀！」

是我的呼喊聲，我跟著他邊打邊退，大概他已不能阻擋活死人的攻勢。

「哇！」

當他往後退時，他不慎往後跌倒，眼見面前的活死人步步進逼，我左腳一伸，把迎面的矮個子活死人踢開，樂年也趕及站起來。

「你們快上車吧！」

財哥從旁而至，他利用手上的滅火筒作為武器，相信是他在空地的鐵門旁邊取出的。

「吱．．．吱．．．」

滅火筒開始把內裡的物質釋放，接著就是剎哥的刀鋒趕至，我跟著樂年繞過客貨車車尾走向側廂。

「你先上。」

樂年在這時候也盡顯風度，他讓我先行上車，由於側廂沒有人，所以我選擇了靠近窗口的位置，樂年也緊隨其後，他坐在我的身旁。

「所有人齊集了嗎？」

仍在車外的財哥大叫，坐在車尾廂的心茹卻大聲說：「我們也齊集了，快關門吧，我很害怕。」

接著，財哥終於上車，他把門關上後，我望向前座，果然志鵬和智滔在前座，但司機座位仍然沒有人，意味著剎哥仍未上車。接著，我隔著透明膠窗望向外，發現只是一片紅色，只有移動的影子映入我的眼簾。既然甚麼也看不見，我只好把視線轉向車尾，尾門也關上，除了心茹和展培外，車尾廂還包括保霖和嘉蓓。

「拍！」

「拍！」

「拍．．．」

是側門的另一端，一個熟悉的面孔不斷敲起死亡的樂章，從她破爛的面孔便可以知道，她已經變成活死人。

「秋璇！是秋璇啊！為何不開門？」

智滔大叫，此時志鵬卻大聲說：「你別瘋吧，秋璇已變成活死人了，要是你喜歡你可以下車！」

他的語氣看似是訓斥，想不到在這時候竟然看見他成熟的一面，也許是災難能夠改變一個人吧。

「你別管！我現在立刻下車！」

「呀．．．你不要說笑吧！」

這是我說的，當我聽見智滔將會下車的時候，卻被他嚇得說出這句話。

「咻！」

是開門的聲音，智滔不會是認真嗎？

「咻！」

當我聽見關門聲後，我卻望向智滔的坐位，幸好他仍在車上，方才鬆了一口氣。

「開車了！」

粗獷的聲音卻再次打進我的耳邊，剛才的確是剎哥開啟車門。但道路不是已被前面的車輛攔下嗎？難道需要折返？當我的視線落在擋風玻璃的同時，發現眼前的車輛不見了，路面也只有三數活死人在大埔公路上徘徊，大概是政府人員已把車輛駛走。

「你們坐穩一些吧！」

剎哥說罷，眼前的活死人卻被撞至離地，我們也離開大埔公路沙田嶺段，繼續向九龍方向出發。

(續)

第十七章：往事只能回味

車輛正在行駛中，沿途只看見一個路牌，此時我們已身處大埔公路琵琶山段。沿途的血蹟也開始少了起來，只是偶然停泊了數輛汽車，並沒有其他車輛行駛。而這輛車亦以高速行駛，不消五分鐘，車輛終於停下。

「要是漫無目的前進，倒不如暫時停下來。這裡應該是安全的，我們在這裡歇一晚吧！」說罷，剎哥已下了車，而我們也先後離開車輛，這裡是龍翔道觀景台。

由於我們是逆線行駛，車輛只是停泊在道路上，而我們只是跨過石壘及圍欄進入觀景台。

其他人抽煙的也在抽煙，上洗手間的也早已躲進公廁內，樂年獨個兒坐在涼亭內，而我卻擔著香煙，獨個兒走到觀景台的鳥瞰圖前，遠眺著山下的夜景。這晚的夜景和往時不一樣，大部份的大廈也不再五光十色，而只有零星的燈光。

此時我從褲袋掏出慧蘭交給我的吊墜，望著吊墜也不禁令我淚腺失控。我只好閉上雙眼，希望藉此可以舒緩一下憂鬱的情緒，但思路已開始來了．．．

＝＝＝＝＝＝＝＝＝

當年我十五歲，跟隨母親從內地到香港生活，但這只是惡夢的開始。第一次在香港看見父親時，相信也只是最後一次。他把我們安頓後，直到母親再次致電給父親時，電話已停止服務，很明顯母親是被騙來香港的。

數天後，父親也沒有來探望我們，我終於按捺不住問母親：「父親是否已不再理會我們了？」母親沒有說話，她只是用淚水回應。

「那麼我以後是否沒有父親？」

「對．．．對不起，母親害了你．．．」母親邊哭邊說。

接下來的數天，母親一直以淚洗臉，自此之後，我一直很怨恨我的父親，為什麼父親要這樣對待我們？

後來我們得到社會福利署協助下，母親得以在香港找到工作，而我被安排就讀區內的一所女子中學，雖然十五歲，但校方認為我只是中一的程度，故由中一開始繼續完成學業。

在入學初期，除了面對突如其來的轉變外，還有很多事情需要重新適應，例如文化、同學們年紀的差距等問題便開始出現了。

中一時坐在我旁邊的正是慧蘭，她十二歲，但感覺上思想方面已有很大的差距，我從來不屑與她談話，當然她問一句，我便隨便答上一句話敷衍了事。這個情況大約維持了三個月左右，我和她的關係也出現了一些微妙的變化．．．

這天是中文課，也是我喜歡的課堂，因為這天中文課是作文。但我看見作文題目時我也呆住了，因為作文題目是「我的父親」。我有父親嗎？雖然讓我寫他的惡行也不難，但此刻我只是知道我不想提及他。

「詠詩！你為什麼停下來？」慧蘭問。

「與你何干！」

由於聲浪很大，慧蘭也呆住了，而全班房的同學也對我們行注目禮。

「甚麼事？羅詠詩！」老師問。

「對不起，老師，我不能夠完成這篇作文．．．」

「羅詠詩！你給我站起來！請你把剛才的說話重複一遍！」

「我說我不能夠完成這篇作文。」

「為什麼？」

此時眾人的目光也投向我，但我仍然理直氣壯地說：「我不想說原因，你要懲罰便隨便吧！」

「混帳！這是甚麼態度？我不用你交這篇作文，但你給我罰抄校規十次，即日交！」老師拍了一下桌子後說。

對於其他同學來說，我相信這是一個懲罰，但對於我來說，這個懲罰也是最好不過。結果這一天，我的小息和午飯時間也奉獻給校規了。

午飯時間，當我獨自留在課室忙於抄校規時，有一把女聲呼喚我，我抬頭一看，原來是慧蘭。

「不如你吃一些東西吧。」

「不用理會我，你自己吃吧！」我頭也不回並留下這句話。

「對不起。」

「不是你的錯，你不用說對不起。」

此時大家也沒有說話，這個情況持續大約五分鐘，她才說：「讓我來幫你吧！」

「我不用你幫忙，你想幫忙最好不要說話。」

說罷，她只是坐在位子上，但我已沒有再理會她。

幸好我寫字的速度尚算快，下課後我的校規已抄至最後一遍，此時慧蘭仍然坐在位子上，我一看她的桌上，是她的作文，難道她仍未完成？

「為什麼待在這裡？」我問。

「我的作文字數仍未足夠，怎麼辦？」她一臉無奈地說著。

「你與父親的回憶不多嗎？」

「我與父親的回憶．．．就是我八歲前的事。」

「八歲？難道你的父親八歲時已離開你？」

「對啊，父親是死於意外，父親是一位地盤工人，是我家的經濟支柱，但父親離世後，我們的生活也改變了。從前我們可以住在大屋，但現在只是與母親和弟弟一起住進公屋。」

說罷，她已泛起淚光，我馬上對她說：「不要再說了，你還是趕快完成你的作文吧！」

對於慧蘭的情況，我也感同身受，從前我與母親在內地時何嘗不是住大屋？母親本是一名公安，在內地的生活也不是問題，很可惜母親為父親放棄了一切原有的生活。不對，他不是我的父親。

正當我以為自己很不幸時，我才意識到原來世上還有很多人比我更不幸。至少我十五歲前衣食無憂，十五歲前仍然得到父愛，雖然一切已成過去。要是我可以直接升讀中四，我便可以盡早投身社會工作，母親也不用再操勞了。

此後，當大家互相了解各自的背景後，我們也變得十分投契，大抵各自有相同的家庭背景吧。

五年後，是會考放榜的一天，因我們的學業成績在校內也是名列前茅，所以老師們也對我們的期望很高，期望我們能夠原校升讀中六。當成績單派發後，我與慧蘭的反應不一，我得到十五分，順利原校升讀中六。但在我身邊的慧蘭在接過成績表後木無表情，更眼泛淚光。

「甚麼事啊？慧蘭！」

「你自己看吧！」

我接過她的成績單後，我自己也接受不了這個事實，她十二分，未能原校升上中六，這可是一件遺憾的事。

「不打緊吧，雖然我們不能升讀同一所中學，但我們的距離也不會因此而拉遠的。」

「但是．．．但是我辜負了母親和老師們的期望，我很難過。」

說罷，她攬著我痛哭，我的雙手也自然地緊抱著她，這就是我們最後一次在學校擁抱。

但命運總是作弄著我們，當放榜後第三天，電話突然響起，是一個壞消息。

「你好，請問你是否王家儀的親人？」

「對啊！你是誰？」

「我是醫院接待處，你的母親正在心切治療部搶救中，你盡快趕來吧！」

心切治療部？不可能吧！但我已不可能再想了，我需要立即趕到醫院。

當到達醫院後，只見母親的同事在門內守候，我問她：「為什麼母親在這裡？」

「今早她有些頭暈，我已叮囑她回家休息，但她堅持要工作，所以……」

「不用再說了。」我打斷她的話。

不久，醫生終於從心切治療部走出來，我立刻上前追問：「請問母親的情況如何？」

「對不起，我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醫生除下口罩後說。

今天，母親終於離我而去了，我還要多謝她二十年來的照顧，可惜的是，我不能盡女兒的責任，令她安享晚年。為了報答母親的照顧，我利用了獎學金和母親公司的恩恤金辦理身後事，希望她能夠「走得風光」。由於沒有家庭的束縛，加上沒有獎學金的關係，學業於我而言是沒有懸念，此刻我需要的是金錢。在母親離開後不久，我決定投身社會，在火炭某物流公司擔任文員一職。由於我放棄升學的關係，慧蘭便取代了我，得以在原校升讀中六，可惜她始終未能升讀大學，兩年後經我介紹後，我們在同一家公司工作至今。

=====

微風撲向我的臉龐，此時，我感覺有人拍了拍我的肩膀……

(續)

第十八章：生存的意義

「是誰？」

說罷，我轉身一看，此人正是樂年，他手持燃點的香煙望著我，我說：「我被你嚇壞了，我還以為是那些怪物。」

「別緊張，是我，我可以直呼你詩詩嗎？」他笑說。

此刻我呆立當場，因我始料不及，他竟然問我這個問題。正當我想著如何回答他時，他續說：「是否不喜歡我這樣稱呼你？」

「不．．．不是，是我受寵若驚而已。」我笑說。

「不要這樣說吧，詩詩！」

我只是笑著，並沒有即時回應，心跳也突然加速起來。

「你站在這裡已有一段時間，所以才走過來關心一下。」他吸了一口煙後續說。

「原來如此，其實我還有事情想問個明白。」

「不要這麼見外吧，你儘管問就是。」

「你在公司的職位是甚麼？為什麼你不是每天上班？」

「我只是一名護衛員而已，而我司在中環和旺角也有寫字樓，我除了在火炭上班外，還需要到中環及旺角，你沒有看見我的日子，不是放假就是到了另一些地方。」

「你需要到處去不辛苦嗎？」

「這也沒法子，我也要糊口。」

當我聽到他說糊口，我也想到答案了，但我仍鼓起勇氣問他：「你是否已婚？」

「在這些環境下，這個問題還重要嗎？」他冷冷地說。

他從錢包內掏出一張相片遞給我，當我接過相片後他說：「這是我的全家福。」

我的目光投向相片，那個男的很明顯是樂年，左邊的應該是他的妻子，在中間的女孩應該是他的女兒，場景應該是香港迪士尼樂園。這個地方我和慧蘭也到過，但我更希望我將來的愛人也會帶我來一次。

「你的太太很美．．．」我淡淡地說。

「多謝，她與你一樣，也是這樣美。」他一邊踏著我的肩膀一邊說。

此時，我不懂得應該怎樣回應他，只是會心微笑。當氣氛稍作停頓後，我重新點起另一支香煙，吸了一口後說：「那麼你是否很掛念你的太太和女兒？」

「掛念？我當然希望我的家人仍在生，但我相信難矣。」

「不要這麼絕望，我相信仍然有人生存在這世上。」我一望慧蘭給我的吊墜後續說：「但最低限度，我也要親手把這吊墜交給文聰，為慧蘭了卻心願。」

他吸了一口煙後說：「你一直為別人著想，但你有沒有想過自己？」

「自己？為什麼？」

其實我很疑惑，到底他說的自己是指甚麼？此時他再說：「生存的意義，你有沒有想過自己為什麼要生存？」

生存的意義？我可是沒有想過這個問題，縱使圓了慧蘭的心願，但往後的路又應該怎樣走呢？難道只是無止境地與那些怪物作戰麼？

「要是漫無目的地生存，倒不如一躍而下罷了。」樂年續說。

「你有所不知了，我無父無母，只有慧蘭這個朋友，我真希望完成她的遺願，那麼我死而無憾。」

此時他沒有說話，大抵他也不能想到我會對他說這些話，他只是抽著香煙。

「那麼．．．在大廈時你為什麼救我們？難道你不怕我們是那些怪物麼？」樂年問。

「我也不知道，我只是．．．我只是想著你們的安危．．．」

他打斷我的話說：「我們？還是我？」

他像是懂得讀心術似的，我的確想說的是「我」，而不是「我們」。我低著頭，意思是默認了，他伸手觸及我的手，我本能一縮，他立即雙手緊抱著我，並吻下我的朱唇。霎時間我被他弄得天旋地轉，

我沒法抗拒，此刻我不懂得推開他，相反是緊抱著他，並且閉上雙眼，享受我的初吻。初吻？沒錯，這是我第一次獻給男人的，廿多年來我不曾交往，這可算是第一次。當這個法式濕吻持續大約一分鐘後，我們才懂得分開。

「怎麼樣？你們不是應該躲進洗手間麼？雖然我看過不少。」一把粗糙的男聲問。

是誰的聲音？一看之下，原來是剎哥。

我沒有回應他，我只是尷尬地拖著樂年跑到公廁內。

當我們步進公廁內，發現其中一個廁格剛剛開門，心想：「是誰破壞我們的好事？」

從廁格步出來的一男一女原來是展培和心茹，我們面面相覷，心茹面上的微絲血管急速爆裂，立刻與展培先後跑離公廁。而我也沒有心思理會其他人的關係，我們立刻步進剛才的廁格內，他對我上下其手，使我達至無比的興奮，我的呼吸也開始急促起來。而我亦不甘示弱，我用力抓著他的背部，使他斷斷續續發出呻吟聲。我倆的下體也不斷磨擦，使我的呼吸進一步急促，剛剛開始時我由興奮變成痛楚，痛楚充斥著無比的快感，我的貞操就是這樣給了他這個壞男人。

完事後，當我的下體流出白色和紅色的液體後，樂年驚訝地說：「對．．．對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不知道．．．」

我的情深一吻打斷了他的話，並說：「現在我生存的意義．．．」當我稍作停頓後便接著說：「就是你！」

這一晚於我而言是特別的，想不到我可以在離開這世界前戀愛一次，但令我矛盾的是，我是否正在破壞別人的家庭呢？想到這裡，我心裡一沉，但願他的妻子在這次災難中死去，那我的罪疚感便沒有這麼大。要是他的家人仍在生存呢？那怎麼辦？然而，這個男人能夠給我的安全感，是難以抗拒的，任何外在因素也變得不再重要了。

(續)

第十九章：龍翔道之役（上）

這晚，我們一行十人聚集在涼亭內，應剎哥要求，我們在這裡商討一下接下來的去向。因這個地方只是歇腳點，長遠也需要離開此處，到別的地方尋找食物。

「大家好！這次把大家聚集在這裡的目的，我相信我也不用多說了，現在我只想知道大家的意願，你們選擇跟隨我還是另有打算？」剎哥說。

「要是不跟隨你，我們還有甚麼打算呢？」志鵬問。

「那麼你自生自滅罷了，我真的不能想像你會怎樣生存？」剎哥叮著志鵬說。

「剎哥！我有問題……」

他打斷我的話：「怎麼樣？兩位A片主角。」

說罷，其他人馬上對我們行注目禮，志鵬和智滔也掩著嘴巴笑起來，使我尷尬非常，我也不好意思問下去。樂年便接著問：「你要我們有信心跟隨你，那麼你憑甚麼令我們相信你？我們也是彼此不相識的。」

「就是這樣了！」我和應樂年的說話。

「你們用不著夫唱婦隨啊！你們說的也是。」剎哥的說話令我持續尷尬，他稍作停頓後續說：「也許讓我先行介紹自己，我是黑道中人，人稱剎哥……」

「倒不如這樣吧！讓我們發問會否比較好呢？」財哥打斷他的話。

「那麼你們需要知道些甚麼便儘管問吧。」說罷，剎哥翹起雙手，坐在涼亭的桌上。

「為什麼你會在大廈五樓出現？」志鵬率先發問。

「我奉命與另一名兄弟到大廈五樓收回一筆壞帳，誰知沒有人應門，但很明顯室內是有人的，因我聽到內裡有人聲，所以我們站在大堂等待開門，但恐怖的事也接著發生了。」

「那麼發生甚麼事？」志鵬問。

「很緊張啊，快說吧！」心茹說。

我一邊翹著樂年手臂一邊說：「有些恐怖，像是說靈異故事。」

「我們看見對面公司的門打開，是一位全身血跡斑斑及斷了左手的人衝出來，不斷大叫『救命啊！怪物啊！』，然後從後梯奪門而去。接著另一名更加恐怖，他步出來時也是血淋淋，但內臟已外露……」

此時心茹已忍不住嘔吐大作，展培卻輕輕拍打著她的背部，還跟她竊竊私語，但我沒有留意他們的對話內容，那當然剎哥也沒有理會，他繼續說：「並在門外倒下，後來有四頭類似活死人的物體步出來，我們立即提起長刀還抗，但它們的力量驚人，我們很不容易才幹掉三頭，我的兄弟也因此而受傷，並成為它們的食物……」

「它們？你剛才不是說只有四頭麼？」此時財哥打斷他的話。

「最初我也認為只有四頭，後來還有兩頭從那公司內步出，我一人之力根本不能匹敵，當我從後梯步出時，卻在剛才斷了肢的屍體補上一刀後，剛好與你們在五樓相遇，才一起脫險。」

「你剛才說過自己也不能力敵，那麼你還憑甚麼保護我們呢？」展培問。

「算了吧！這些所謂『鱷魚頭，老襯底』，自己也顧不了，還是要懇求我們幫忙！」志鵬說。

「這位大哥，你這樣說便不對了！我有車，又有武器，我大可以一走了之，讓你們自生自滅。」他指著志鵬說。

「你們不要吵吧！大家也是求生，倒不如一團和氣罷了。」財哥說。

「雖說如此，但我們跟隨著他也是漫無目的地四處逃避，倒不如嘗試其他可行的方法吧！」志鵬說。

「難道你有其他更好的方法麼？志鵬！」保霖說。

「沒有。」志鵬聳著肩說。

「要是有其他辦法不妨說出來，我是很民主的！」

從剎哥囂張跋扈的態度及他的語氣，像是盤算著沒有人會提出比他更好的方法。其實我很認同剎哥，但說到底我更想跟隨大家意願，畢竟這個人不能盡信。

此時大家也靜了起來，不一會後，終於有人舉手，剎哥指向志鵬說：「你是否有意見？快說吧！」
「我認為這裡還有其他生還者．．．」
「別要這麼天真吧！你不是還想著尋求其他生還者嗎？」剎哥破口大罵。
「天真？我還不及他，智滔還想著解放軍會營救我們。」志鵬指向智滔說。
「智滔，這次我也幫不上你了。」保霖帶著輕鬆的語氣說。
「我只是想想罷了！你們用不著這麼認真吧？」智滔突然大發雷霆。
「你們可否認真一些呢？現在不是鬧著玩啊！」剎哥怒罵著我們，也同時掩蓋智滔的氣焰。

我們也呆了起來，智滔竟然對剎哥說：「我不會跟隨你走！我不是鬧著玩的！」
他是否明白自己在說甚麼？要是離開團隊便等同自尋死路，難道他發了瘋麼？
「是我聽錯了嗎？可否重複一遍？」剎哥一邊用尾指挖著耳孔一邊說。
「我已經說得很清楚，我不會跟隨你。」
此時在他身旁的志鵬對他說：「你要離去，我們沒有人阻止你，再見！」
「要是你們能夠盡力營救秋璇，她根本不會送命的。我絕不能接受與間接把秋璇害死的人成為一伙人，我寧願獨自面對那些可怕的東西。」
「你是否瘋了？這與我們沒有關係！」保霖也罕有地責備他。
「沒有關係？要不是你們把她待在車上，她絕不會遇險。尤其是志鵬！要是我打開車門，她也可以離開！」志滔的聲線漸進式提高，眼球也不斷滲出淚水。
此時志鵬卻用拳頭揮向智滔的臉龐：「她已經變成活死人，你接受現實吧！」
「你打我！」
智滔說罷，他也揮動拳頭擊向志鵬，他們終於大打出手。
「住手！住手！」
保霖和財哥試圖把他們分開，但不得要領。此時剎哥突然站起來，並向行車路走去，他步向他的車輛，我心想：「他不是就這樣離開我們嗎？」

不一會，他從車上拿出兩把日本刀，並慢慢步向我們．．．

(續)

第二十章：龍翔道之役（中）

他越過人群，並步近志鵬和智滔，究竟他想怎樣？

我們的視線也停留在他們三人身上，只見剎哥手有動作，難道他準備行刑？

「你們住手！」剎哥卻沒有一如所料對他們「行刑」，只是用說話制止他們。

他們果然停止動作，但從他們的眼神可以看出，他們是疑惑多於驚恐。

「你們取回這些東西，那麼祝你們好運吧！」

原來剎哥所謂的動作就是把這兩把日本刀拋在地上，讓智滔和志鵬拿下。這也使我覺得，這個人應該不是太壞的，甚至很想對他說「我願意跟隨你！」

但其他人呢？很像未有表態。我環目四周，財哥保持沉默，志鵬、保霖和嘉蓓正在議論紛紛，而心茹和展培面談。

「怎麼樣？無論你作甚麼決定，我也會陪伴著你。」樂年拍著我的肩膀說。

「我不知道，要是你覺得他可信的話，我也想跟隨著他。」

「簡單的說一句，要是不跟隨我，麻煩取回自己的武器，要是跟隨我，請立即表態。」剎哥像是發出最後通牒，此時不得不作決定了。

我率先舉起左手，以表示我樂意跟隨剎哥。此時心茹才說：「詩詩！你可要想清楚啊！」

「我已經想得很清楚，樂年也會跟隨著我。」

此時樂年緊握著我的右手，像是已認同我們已經決定共同進退。我接著說：「我認為他不是壞人，所以我決定跟隨著他！」

「我認為詩詩說的是對。」

這是財哥說的話，當此言一出，奇怪的事情便開始發生了，但這是很正常的情况。

此時大部份人也和應，展培還說著：「我也是依照心茹的意思。」

大抵是財哥的影響力，才得以形成這種羊群心理，要是財哥沒有說上一句話，我可以肯定的是除了我和樂年外，其他人也不會跟隨剎哥。

「我也沒有說過離開，我願意跟隨剎哥！」志鵬說。

「你剛才在貨倉的麻煩我還要算在你的頭上，你還是離開吧！」剎哥雙眼盯著志鵬說。

「你不要把我趕走吧！求求你……」

剎哥沒有回應，志鵬竟然少有地跪在地上，乞求一個增加生存的機會。此時財哥卻跟剎哥說話：「算了吧，剎哥。幸好他我們才得以離開貨倉，可否念在這一點原諒他吧？」

「那麼你呢？真的決定離開嗎？」這把粗糙的聲音重身上路，他沒有回應財哥和志鵬，這是跟智滔說的。但智滔的眼神卻流露出一份堅定和自信，這是我認識他以來從未見過的。

他的眼神已是最明顯的答案，剎哥只是回應一句：「好的，但你可不要後悔你的決定啊！」

「反正秋璇死了，我已經沒有人生目標，就算是死亡也有甚麼可怕？」

說罷，智滔仍然注視著剎哥。

「呸！」

「呸！」

「呸！」

突如其來的響號劃破寧靜的夜空，剎哥卻轉身一看，但他已慢慢地步向剛才停泊的小型貨車，此時我們才鬆一口氣。

「智滔竟然一反常態，真是大跌眼鏡。」保霖打趣說著。

「有些不尋常。」嘉蓓立刻指向樂年問：「她和智滔有甚麼關係？」

我們的視線同時望向樂年，但到底他會怎樣應對呢？但他想也沒想便交出這個答案：「我不清楚！」

「你們是同事，沒有理由不清楚？」

嘉蓓咄咄逼人，這也逼使我需要協助他解圍，我說：「志鵬應該知道的，剛才他在貨倉內已洩露口風。」

當然這只是轉移視線的方式，果然志鵬卻接著說：「智滔對我說他已暗戀秋璇很久，但我估計他跟秋璇不算相熟，他只是經常與她共在同一班升降機內而已。」

「那麼他們沒有交流麼？」嘉蓓問。

「甚麼交流？我剛才已說過我對他們一無所知。」

此時樂年搶著說：「我想智滔甚至也不知道秋璇是有夫之婦．．．」

他邊說著，我心想：「為何劇情這麼熟悉的？是否有抄襲成份？」

「那麼他為甚麼認定秋璇呢？」心茹問志鵬。

「這個我不方便說，他很變態！」

此時沒有人再說上一句話，我聽了他這樣說後立時呆了起來，相信其他人的反應也差不多吧！

「為何剎哥仍未回來？他在幹什麼？」財哥接著發言，但這已是相隔五分鐘後的事。

一言驚醒夢中人，我們竟然沒有人留意到他已離開了很久，難道他打算把我們撇下？

我望向行車路，發現竟然多了一輛小型貨車，而車外也聚集了數人，他們在幹什麼呢？

「讓我來看看吧！」這是財哥對我們說的話，說罷，他已步向那群人。

不一會後，財哥和剎哥一眾每人捧著一個大箱步向我們，他們是甚麼人？他們又有甚麼把玩？

與剎哥同行的還有四個人，從他們的衣著和打扮，不難想像他們也是黑道中人，他們全也手持長刀，這種感覺令我很不安，大抵自己不習慣接觸這些人吧。

當他們把箱子放在地上時，剎哥便說：「這些給你們的。」

「這些是我們的武器，隨便選吧！」財哥說。

此時除了志鵬和智滔外，我們一湧而上，紙箱內的大部份是長刀，亦有少量的鐵通和狼牙棒，當每人手執武器時，感覺上有幾分江湖味道。由於我和樂年站在最後，所有長刀也被其他人取去，只有一些鐵通和一支狼牙棒，而我選擇了狼牙棒作為武器，而樂年依舊使用鐵通。

「那麼我們取了武器後，是否已代表你們已把我們逐出團隊？」保霖問。

這句說話嚇得展培馬上把手上的長刀掉在地上，他說：「不要啊！我不要離開團隊！」

「稍安毋躁，大家請聽我說，經我們商量後，覺得大家的武器殺傷力不足，這些是你們的新武器。」剎哥說。

「我是大雄，我們找到一個暫時安全的地方，明早我們會出發到這地方，那裡有食物及其他生還者，請大家放心！我們不會拋棄任何一名生還者。」一名比較強壯的中年男子說。

「只怕有些人誓死也不肯跟隨我們呢？」此話說起來好比刀鋒，像是諷刺某些人。

「那麼我不管了，要是選擇不跟隨的，我們只好讓這些人自生自滅罷了。」大雄邊翹起雙手邊說。

「算了，不要再說這些吧！我們得要介紹自己，小弟恆仔，是大雄的手下，在旁的兩位分別是．．．」

他指著他左邊的刀疤少年說：「永南．．．」及指著右邊的高大壯男說：「和葉城，我們也是跟隨大雄的。」一名身形比較矮小而強壯的少年說。

「別要說誰是誰的老大吧，這些環境下不應再分你我。」大雄說。

「對了，為何你們會在這裡出現？」保霖問。

「我們也是奉命文哥出外找尋剎哥和細豪，因為他們已離開很久，但在這裡我們看見剎哥的車輛。」大雄說。

「那麼我們下一步應該怎麼辦？」展培和心茹問同時說出這句話，我心想他們不是這麼合拍嗎？莫非她之前說的男友就是展培？難怪她這麼維護著展培啊！

「現在已很晚了，我們打算在這裡停留一晚，明天會到那個安全的地方。」剎哥說。

「呀！」

「呀！」

「救命啊！」

是遠處傳來的慘叫聲，此時有一名受傷的大漢跑向我們：「剎哥，大雄，不行了，那些怪物把我們包圍著，他們正在跑來了，數量很驚人．．．」

「不用考慮了，我們現在要離開了！」刹哥提高聲量，並轉身拔足狂奔，越過圍欄向黃大仙方向跑。而大雄亦與其他手下也跟隨著刹哥一起跑。

「別考慮了，快走吧！」財哥二話不說，便跟隨他們一起跑，我們一定要離開了。

樂年拖著我一起往前跑，在我附近的還有保霖和嘉蓓，志鵬走在我的前面，當我們跑到豐力樓巴士站對出時，戰役已開始了．．．

(續)

第二十一章：龍翔道之役（下）

此時眼前的影像就是：剎哥和大雄一眾揮動手上的長刀向那些活死人攻擊，有些屍體已倒在地上，而左邊亦有活死人從龍欣道湧出，也有三數頭活死人在天橋上。當我轉身一看，一大群活死人聲勢浩大，數目難以判斷，但已肯定的是它們離我們愈來愈近了，只見剛才受傷的大漢已被人海沒埋，相信它們有些已開餐了，也有少數的追著智滔，其餘的已不斷靠近我們。

「不要理會其他人了！我們要盡快離開龍翔道。」財哥一邊大叫，另一邊揮動長刀，把其中一頭長髮活死人的頭顱除去，該頭活死人立刻倒地。

我也認同財哥的說話，我二話不說，與樂年一同朝著黃大仙方向繼續跑，志鵬亦提起大刀把迎面的活死人狠狠劈下。我們三人在他們協助下，得以暫時逃離屍群，而背後有人大叫：「你們盡快到那個房屋署的商場吧！我們的人在這裡。」

我轉身一看，原來剎哥和大雄已經從後追上來，緊隨其後的還有恆仔、保霖和嘉蓓，財哥也在嘉蓓後方，墮後的還有心茹和展培。

「不要望了，永南和葉城也受了傷，多得他們留下來抗敵，我們才得以暫時脫險。」剎哥邊跑邊說。

「我們不可以浪費這個機會，他們不會白白犧牲的。」恆仔說。

雖然永南和葉城已死，但智滔呢？我相信他已凶多吉少了。

「嘎！嘎！我快沒氣了。樂年，你先走吧！不用等我。」

「我也差不多，趁它們仍未追上，不用這麼急吧！」

「不要鬆懈，它們隨時也會追上來的。」在旁的大雄大聲說。

隨著我們的速度慢下來，後面的同伴也開始跟上了，但只有心茹和展培仍然未見蹤影，難道他們也凶多吉少？

「拍！」

「拍！」

「拍！」

是拍打的聲音，我望向右邊的隔音屏，原來展培和心茹走進隔音屏內，我才放下心頭大石。其實他們這個方法也是聰明的，道路狹窄下可以阻擋了不少活死人的攻擊。

我們再向前跑二百米後，開始看見有活死人從後追上，樂年立即拖著我，繼續往前跑！當跑到隔音屏盡頭時，活死人也差不多追上了，正當它準備撲過來時，我立即轉身揮動狼牙棒，狠狠擊向它的頭顱，它立即倒地，而樂年也利用手上的鐵通直插他的頭顱。我們再跑前數十米，另外兩頭也追上來了，保霖和財哥立刻揮刀就斬，但我已沒有心思再理會他們有否把活死人殺死，只是繼續往黃大仙方向跑。但當我們再往前跑時，又有十數頭活死人迎面而來，在前面的剎哥把眼前的活死人男童除去後，便一直往前跑，有三數頭活死人追著他。而眼前其他活死人則由志鵬、大雄和恆仔應付。

我再轉身一看，背後的活死人也愈來愈多，至少有十頭。只見財哥和保霖邊打邊往後退，在旁的展培和心茹也被那些血盤大口纏著，我立即揮動狼牙棒對著展培後方穿著睡衣的活死人頭顱擊落，血柱隨即從頸部噴出。就是這樣，我們一邊頑抗，一邊往黃大仙方向退去。

當我們退到廣播道花園的交匯處時，街燈照射著地上的鮮血和肢體，也有些殘骸和屍體倒在地上，死狀恐怖。停泊在道路上的警車不是翻側就是被染成血紅，看似是警方與活死人大戰過後所遺下的場面。

「砰！」

「砰！」

前方傳來兩下槍聲，原來是他們其中一人拾獲一支配槍後立即對著那些血盤大口射殺，但沒有活死人因此而倒下，大抵因黑夜關係而影響準繩吧。而我眼前亦出現一頭穿著警察制服的活死人，它張開大

口時我本能揮動狼牙棒，它的頭顱立即飛脫，血花四濺。而活死人也開始從四面八方而來，我和樂年不斷揮動手中的武器，努力掙脫它們，而展培也被四頭活死人逼得越過石壘到對面行車線。

「心茹，快走吧！」遠處還聽見展培邊跑邊叫嚷著，但心茹也自身難保，她也被兩頭活死人纏著，當心茹跌在地上時，我立即揮動武器，對著其中一頭活死人的背部攻擊。

但此時我已被從後的活死人苦纏著，但不過一秒，一條血柱在我身後射出，但為何沒有痛楚呢？

「不用怕，還有我。」是一把女聲，相信我已知道剛才發生甚麼事了，是嘉蓓救了我。但我已無暇再理會周遭的環境，眼前只有心茹最危險。稍一分神，心茹又被另外兩頭活死人纏上，幸好還有樂年在附近，我立即上前幫手，此時我和樂年也不理會是否擊中它們的頭部，目的只是拖延時間，讓心茹得以重新站起來。

「展培！」她站起來第一時間立即高呼著愛郎的名字，並嘗試跨過石壘，但她已被其他活死人纏上。而遠處也看見一群活死人圍在地上，相信展培的下場已不難想像了。

「不要戀戰了！快走吧！」說罷，樂年左手踏著我肩膀，右手仍不斷揮舞著鐵通。

「走吧！我已不行了！」

這聲音從後而至，很明顯是財哥的聲音，但當我轉頭一看，已見財哥正在開始被那些血盤大口吞噬，而保霖、嘉蓓和心茹也趁著這空檔繼續往前走。

當我們跑到竹園道交界時，眼前只見大雄、志鵬和恆仔與十數頭活死人激戰，有些已除去頭顱倒在地上，我們四人立即上前揮動手上的武器。

「咄！」

我已把眼前其中一頭老年的活死人除去，他的頭顱飛脫在地上，血花濺在我的衣服上。

當我越過前面的伙伴後，只見剎哥被兩頭活死人苦纏著，我立即上前揮動狼牙棒，把其中一頭活死人分開，但我沒有立即把它殺死，反而揮棒痛擊纏著剎哥的活死人。

「走！」當這頭活死人倒地後，剎哥留下這個字後便繼續往前走。

我往後一看，其他人也跟上來了，大概他們並沒有戀戰吧！後面的活死人有些已斷肢，相信他們沒有傷害這些怪物的頭顱，只是降低它們的活動能力而已。

我們很不容易才捱到天馬苑巴士站，後面的活死人仍然追著我們，而有些活死人亦從天馬苑走出來。其實我的體力已耗盡，現在有的只是意志，我要生存！我一邊跑一邊心唸：「還有一個站而已，很快的！」但我更加渴望有一輛巴士駛過，無論61X還是268C也好。

追著我們的活死人也愈來愈多了，也愈逼愈近，我們八人之中隨時多犧牲一兩個才能到達那個安全地方，剎哥、我和樂年走在最前，估計應該不會是我們三人吧？

「呀！救命呀！」

是一把女聲大叫，我轉身一看，是心茹被活死人纏著，但我欲救無從，只因我被越過石壘的活死人纏著，當我近乎沒有氣力頑抗時，剎哥和樂年立即揮動著手中的武器，替我把怪物甩掉。此時我看見心茹竟然若無其事站起來，還越過我們繼續向前跑，我也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我望向（活死）人群，原來智滔仍在生存，手持雙刀的他血跡斑斑，身上還有很多地方流出鮮血，相信已離鬼門關近矣。

「來吧！來一個！殺一個！呀！」他高聲疾呼，揮動雙刀往屍群亂斬一通，一邊被那些血盤大口撕下身體上的肌肉。

「別看吧！我們還是趕快離開吧！」保霖的說話把我驚醒，但我轉身正想向前踏步時，我突然向前跌在地上，相信我已沒有能力再跑了。

「你怎樣？詩詩！」樂年問。

「還問這些幹什麼？快些抱起她吧！男主角！」剎哥大聲對樂年說，真想不到剎哥這時候還有興致說笑。

「那麼你們拿著吧！」說罷，樂年把我和他手上的武器交給劊哥和保霖，而我亦被樂年揹起，他一直向前跑，而我亦伏在他的肩膀上，我還是第一次這樣被男人揹著，這個還是我心愛的男人。我已無暇再理會周遭是多麼的危險，因我打從心裡已願意跟這個男人共存亡。我閉上雙眼，不知不覺已睡了起來．．．

(續)

第二十二章：怒攔文哥

當我睜開雙眼，便有一種刺痛的感覺，使我再次合上雙眼。我再慢慢地睜開雙眼，是燈光映入我的眼簾。我立即用雙手掩著自己的眼睛，再慢慢地撥開雙手，得以令眼球重新適應，但這裡是甚麼地方呢？而其他人呢？

我望向四周，發現自己身處在一家時裝店內，此時我才想起：「對了！我得要更換衣物。」於是，我從貨架中選擇了一件T-shirt及牛仔褲作為新衣物，我立即推開更衣室的門，連忙把新衫換上。

「詩詩！」

「詩詩！」

「你在那裡？」

是誰在這裡大呼小叫？不怕那些怪物會找上我們麼？怪物？對了，雖然暫時仍未看見任何怪物的蹤影，但我也得要提防。

當我換上新衫後，我立即打開更衣室門，第一眼看見的就是樂年。

「我只是離開了一會兒而已！回來時已看不見你，我還擔心你會出事……」樂年第一時間上前抱緊著我。

「傻瓜！現在我不是安然無恙麼？」

說罷，他並未因此而放手，還立即對我的面龐和朱唇吻下，像是已失控似的。但這次我卻把他輕輕推開：「別要這樣猴急吧！我很餓。」

他遲疑了兩秒左右便說：「對了，剛才我在旁邊的西餅店取了些麵包，快吃吧！」

我看見地上的一大袋麵包，便立即把膠袋撕下，雞尾包、方包、提子包、丹麥條等我也不放過，這次可謂是名副其實的「全包宴」。

我吃麵包的速度實在與那些活死人吃屍體的速度不遑多讓，大抵是過度飢餓吧。

「對了，現在是甚麼時候？」我一邊咬著手上的丹麥條一邊問。

「現在是下午三時，我看你熟睡中，所以不打算打擾你。」

「那麼其他人呢？」

「其他人也安然無恙，我們在商場內，現在暫時很安全了。」說罷，樂年立即對我展示出笑容。

「那麼我甦醒前還發生了甚麼事？」我摸著自己的頭顱說。

「當我揹著你時，多得其他人幫手作掩護，我們得以成功到達這裡。這個商場有一條密封的天橋能通往另一個商場，而這裡有兩幫人……」

當他說到這裡時，我忍不住打斷他的話：「兩幫人？是甚麼意思？」

「一幫是文哥的人，另一幫是警察。我們是屬於文哥的一幫，佔據著這個商場。警察以另一個商場作為據點，兩幫也各自有生還者，但我們已協議其中一方被活死人攻陷前河水不犯井水。」

「為什麼要這樣麻煩？這些環境下兩幫人仍要分開？」我對這個問題摸不著頭腦。

「聽說，文哥始終是黑道中人，他不想與警方打交道，所以與警方的首領徐督察達成協議，各自管理自己的團隊。」

「但政府容許這樣嗎？」

「由於特首已在這次災難中喪生，現在已是無政府狀態。各自為政下，就算是自己的團隊也未能有效控制，更遑論接收其餘生還者。」

「那我明白了！對了，其他人在那裡？」

「其他人應該自由活動，文哥很好的，只要我們不離開這個商場範圍，他不會干涉我們。相反跟隨警方的生還者便沒有這麼幸運了。」

「那個文哥是甚麼人？」我對這個人充滿著疑惑，這個環境下還有這樣的奇人，我很想見識一下。

「文哥是剎哥和大雄的老大，他除了帶著十多名手下，還帶著他的女兒，但他的太太已在這次災難中喪生……」

當樂年說到這裡時，我才問：「那麼這個人可信嗎？」

「我覺得應該沒有問題，至少我們也會待在這裡好一段日子。」

「那麼我們一起出外走走吧！」

「嗯。」他點著頭笑說。

說罷，我們便牽著手，在這個商場內閒逛。

說實在，我還是第一次牽著男子的手一起逛街，而我的心仍不斷撲撲聲跳動著。當我走到天橋口時，發現一名彪形大漢帶著一名束起馬尾的小女孩，但從他們的對話當中便可推斷出，他倆不是父女關係。

彪形大漢指著天橋末端的兩名警員說：「不要到那邊吧！那邊很危險的。」

「我不依，我要到那邊玩耍。」小女孩說。

「不要這樣吧！這樣我很難與你的父親解釋啊！」

「為何總是把父親掛在嘴邊？你很怕父親麼？」

「對啊，要是叔叔沒有好好照顧你，叔叔要挨罵了。」

「你說謊，父親也從來沒有罵過我的。」

「求求你吧！你父親是很恐怖的……」彪形大漢造出一個無奈的表情給小女孩，但她始乎不為所動。

我立即上前對小女孩說：「姐姐請你吃巧克力好不好？」

「好啊！」小女孩雀躍地說。

「那麼你要聽叔叔的話啊，好不好？」

「不好。」小女孩笑說。

我立即扁著嘴巴，邊搖頭說：「那麼沒有巧克力吃啊！姐姐不喜歡不聽話的小朋友啊！」

「那好吧。姐姐，那麼巧克力在那裡？」

「就在便利店內，我跟你一起去吧！」

「姐姐說謊！我不依！」

「姐姐從來不會說謊，要是你不相信姐姐，倒不如勾一勾尾指吧。」

說罷，我已經伸出左手尾指指向她，她也伸出左手尾指扣緊我的尾指，意味著承諾將會兌現。

「那麼便好了，我們一起到便利店！」

說罷，我已牽著她的手，一起往便利店的方向走。而樂年和彪形大漢也尾隨著我們。

在途中，我問：「你是甚麼名字啊？」

「詠珊，那麼姐姐你呢？」

「姐姐是詠詩，但你可以稱呼我詩詩。」

「詩詩姐姐可以嗎？」

「當然可以！」我點頭微笑著說。

談笑間，我們已到達便利店門外，只見店內聚集了一些人，當中有男有女，應該是其餘的生還者吧。當我們步入店內，三男二女打量著我們，霎時間我有些不習慣。此時樂年才說：「不好意思，還得要介紹一下……」

他拍了拍我的肩膀後續說：「她是詩詩，是我的女友。」

「不要這樣說吧！」我輕力扯了一扯他的衣袖，在他旁邊細聲說。

「不要害羞，這裡的人也是很隨和的。」他笑著說。

「你好，我是龍添，在我旁邊的是寶明。我們在災難發生時從家中逃出來的。」這名胖子用手掌指著在他身旁的瘦削男子說。

「我是郭泉，沒有甚麼特別，只是這家便利店的員工。」這名短髮配戴眼鏡的青年說。

「我是琪琪，就這樣吧！」

說罷，這名染了一頭金髮的女子已轉身離開便利店。

「發生了甚麼事？」我摸不著頭腦才說出這句話。

「我是秀薇，你有所不知了。她的男友是其中一名被送院的南中國球員，以我所知她的男友已遭遇不測，你們不要怪她啊。」這名穿著校服但手持路易威登手袋的女子說。我仔細打量著她，除了名牌手袋外，還有江詩丹頓的名錶，頸上還戴著不知是卡地亞又或是梵克雅寶的項鍊，便知道這個人毫不簡單，直覺告訴我要小心這一個人。

「這也難怪，對了！這裡有巧克力嗎？」當定過神後，我問郭泉。

「多的是，隨便拿吧！反正收了錢也沒有意思。」郭泉指著貨架說。

他說的不得不認同，事實上這個環境下，貨幣已變得毫無意義，我立即示意詠珊到貨架取巧克力。而我便站在一旁，此時樂年才對我說：「詠珊就是文哥的女兒，他是雄輝，也是文哥的手下。」

「我已選好了！詩詩姐姐！」此時詠珊走到我身邊，把我從思潮中帶回現實。

她手上持了一包巧克力，手上還有一些糖果，她把手上的糖果遞給我：「詩詩姐姐，這是給你的。」

「這些糖果是郭泉叔叔的，那麼他有沒有答應給你啊？」我用溫柔的語氣問。

詠珊呆了起來，她沒有說話。

「不打緊吧！這些東西留在這裡也沒有意思。」郭泉笑說。

經他這樣一說，我才放心把糖果收下，並對詠珊說：「那麼下次不要這樣啊！」

「哦！」說罷，詠珊展露出笑容，想不到在這次災難中，還能看見絕無僅有的笑容，有時候還希望自己仍是小朋友，沒有煩惱的過日子。

「好了，是時候回家了！」

這把聲音從後而至，不難想像是雄輝的聲音，但現在還可以安全返回家中麼？我心感疑惑，所以我問雄輝：「回家？是甚麼意思？」

「是文哥和我們的臨時居所，是樓上的一家酒樓。」雄輝說。

「我也想拜見一下文哥，可以嗎？」我問雄輝。

「文哥不是隨便見客的，要是你仍安份待在這裡，總有機會遇上他。」雖然雄輝的語氣比較粗糙，但我也看得出他已盡量對我客氣了。他說的也對，只要我們仍在這裡，總有機會遇上他，所以不必要急於求見。

「雄輝說的是對，我們真的不需要急於求見。」樂年說。

我望了望樂年一眼，再望向雄輝，我對他說：「我也不想令你難做，但我相信這裡所有生還者也見過文哥，我覺得現在求見沒有問題。」

雄輝呆了片刻，從他的樣子便可以看出，他無言以對，但他給我的答覆也算是意料之外，他說：「那麼．．．你們跟著我吧！我只會把你們送到酒樓門外，文哥會你與否便不是我控制範圍內。」

說罷，他立即把我們帶往酒樓，平日熙來攘往的景象今日已不復見，換來的是我們的腳步聲。由於腳步聲隨處可聽見，也令身處商場的我增添了一份莫名其妙的恐懼感。當我們到達酒樓門外，雄輝示意我和樂年待在門外，而雄輝和詠珊便步進酒樓內。

十分鐘後，包括雄輝和剎哥在內的數名大漢手持武器圍著中間的一名男子，雖然離我們還有一段距離，但已感覺他們的氣勢，霎時間我也被嚇得不能動彈。其實我這樣說也只是碰碰運氣罷了，但想不到真的有機會遇見文哥。此時雄輝立即上前步向我們，他說：「你可算是幸運，文哥也想見你。」

「但這個排場是必需嗎？」樂年問。

「我們的文哥身嬌肉貴，加上現在的環境所逼，我們也是為文哥安全著想而已！」雄輝細聲對我們說。

「住口！你們竊竊私語在說甚麼？」

此言一出，我們也不敢再說上任何一句話。當人群散開時，一名穿著短袖恤衫的白髮男子從人群步出，並攜著詠珊慢慢步向我，突然間有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

文哥走到我身邊時，他第一句並不是對我們打招呼，他用右手踏著我的肩膀說：「別來無恙嗎？」

我腦海中一閃，這個人的確是我認識的，此時我的神經線立即被激活起來。我毫不猶豫用右手掙開他

踏在我肩膀的手，並送他一記耳光。

(續)

第二十三章：與文哥對話

「啪！」

這一下看得所有人嘩然，大抵是沒有人會想到我會作出此行為。

「詩詩，你瘋了麼？」樂年扯著我的衣袖細聲說。

「不要阻我！我不打他就是我瘋了！」我對樂年大喝一聲，把他嚇得立刻縮手。

「為什麼打父親？詩詩姐姐……」

「住口！這稱呼簡直令我作嘔！」我大聲打斷她的話，此時詠珊也哭了起來。

「臭婊子！你是否活得不耐煩？」當他們定過神後，雄輝立刻上前對我破口大罵，而數名大漢立即上前。

「住手！」

這把聲音從後而至，所有上前的大漢，包括雄輝在內，立即轉身望向背後的男人，這是文哥的說話。文哥立即上前，在旁的大漢對他說：「但是……」

「你沒有聽清楚我說甚麼嗎？」文哥說。

此言一出，沒有人敢作聲，文哥續說：「你們帶詠珊先行返回酒樓吧！」

「但是……」

「你們聽不懂麼？我說你們帶詠珊先行返回酒樓！」文哥暴喝一聲，所有剛才跟隨他的人也帶同詠珊返回酒樓。

一分鐘後，現場只剩下我、樂年和文哥。我對樂年說：「你在樓下等我一會。」

「這樣沒有問題嗎？」

「應該沒事的，他不會傷害我，況且我也有能力保護自己的安全。」

說罷，他慢慢地沿著扶手梯往下行，期間還不時轉身，像是千萬個不願意似的。

此時酒樓門外只剩下我和文哥，未待文哥說話我已搶著說：「你想怎樣？羅兆文先生！」

「我的女兒……」

此時我的淚腺終於崩潰了，忍不住又再打斷他的話：「別要這樣呼喚我！我沒有這些父親！」說罷，我一直哭著，而文哥也沒有再說話，大概是不懂得如何應對吧。

當我的情緒稍為平伏時，我才說：「這麼多年來，就算沒有你，我的日子也是這樣過的。」

「對……對不起……」

「你說對不起有啥用？母親是被你害死的！」

我的淚水就像未關上的水龍頭一樣，不斷從我眼中傾盤而下。

「家儀死了？為什麼會這樣？」

此時他的情緒激動，並不斷用手拍打著牆壁，眼中也不禁流出男兒淚。

「你少來這一套吧！這一輩子我也不會原諒你的！」

我立刻收起眼淚，對他破口大罵，為的只是把這十多年來的抑鬱發洩出來。

「就是因為你這個騙子，母親才會含辛茹苦……」

「我也逼不得已……但我沒有欺騙家儀。」

「那麼你說，這麼多年來你到了那裡？」我用右手指著文哥大聲說。

「當時我被公安拘捕，在獄中渡過了三年……」

此時我的神經線再次被激活起來，我破口大罵：「你說謊！要是這樣，為何出來後不找回我們？」

「我……我怕你們不會原諒我……」此時他的聲音顯然沙啞，同時也帶著淚水。

「藉口！你根本沒有想過找我們，你說謊！」

「其實我有苦衷……」

「所有男人也說自己有苦衷，你少說話吧！」

說罷，我正想轉身離去，他突然大喝一聲：「詩！」

我望了他一眼後頭也不回便轉身離去，但我正想沿著扶手梯離開之際，他還說了一句話：「要是三年

前我回來，那麼我們以後也不能相見．．．」

「現在我最不想看見的人就是你！」我頭也不回便一邊沿著扶手梯一邊大聲說。

當我返回一樓後，樂年立即上前：「你沒有事嗎？為什麼雙眼通紅？」

「沒有事，不用擔心。」

「但剛才很嘈吵，究竟發生甚麼事？」

我沉默不語，他續問：「快說吧，你是否認識文哥的？」

我真的很想對樂年說「這個人就算化了灰燼我也不能忘記他。」但我沒有這樣做，因我不欲告訴他我與父親之間的事。

「我不想說。」

這四個字才是我的回應，但他馬上牽著我的手追問：「我很想知道，我擔心你．．．」

「不要再說吧！」我鬆開他的手，立刻拔足狂奔，跑進女廁內。

當我進入女廁後，發現其中一個廁格反鎖著，但我沒有理會，只是開著水龍頭把淚水沖走，但淚水和水龍頭流出的水也夾雜在一起，我的腦海裡只不斷想：「為什麼要讓我遇見他？」最後還大叫了一聲：「為什麼？」

「砰啲！」

這一下撞門聲把我帶回現實，對了，現在身處的世界是不安全的。

此時我的心正在撲撲亂跳，我慢慢地轉身，正準備走到已關上廁格門口之際．．．

「呀！」

「呀！」

有個身影撲向我，把我推倒在地上，我被嚇得瘋狂亂叫，並急忙推開那個身影。

「砰嘭！」

又一下響聲，我再次被嚇得亂叫起來，並一直坐在地上往後退。

「甚麼事？」

是一把男聲，我抬起頭望向他，原來是樂年。

他立即上前蹲下來並把我抱緊，而我亦伏在他的懷裡。

「樂年．．．」

我在他的懷裡不斷痛哭，他輕撫著我的頭髮。

「沒事的！是我！」

他安慰著我，而他的手也開始拍向我的肩膀。

「我很害怕！怎麼辦？」我帶著沙啞的聲音說。

「不用怕，還有我嘛！不要哭吧！」樂年溫柔地說。

「你會一直在我身邊嗎？」

「傻妹，為什麼這樣問？現在我不是在你身邊麼？」

「不要離開我！」我雙手抱緊他的腰間說。

「放心吧，我不會離開你，快站起來吧！」

說罷，他立刻攙扶我，使我重新站起來。我望向地上，剛才撲向我的身影仍然倒在地上，一大攤鮮血仍然從她的傷口流出，看來不似是那些怪物所為。

「琪琪？」

我們合力把她扶起，鮮血是從她的手腕上流出，大概已想到所謂何事。

我立刻從清潔房內取出毛巾，把傷口紮起，阻止鮮血繼續流出，當包紮完成後，樂年立即擡起她離開女廁，而我亦緊隨其後。

當我們到達地下後，有一名身穿制服的服務員經過，是一名中年男士，他問：「請問需要幫忙嗎？」

「剛才她割脈，現在仍未清醒，有沒有急救用品？」

但他沒有即時給我們反應，而是望了一望琪琪，此時我才大喝一聲：「快吧！還在看甚麼？」

「請跟我來。」經我一喝後，他才懂得說上這句話。

說罷，我們便跟隨這位中年男子到達低層地下的顧客服務中心。

「詩詩，需要幫忙嗎？」

聲音是來自遠處的嘉蓓，而我亦揮手示意她到這邊。

「幸好還有呼吸，應該問題不大，但你們懂得急救嗎？」中年男子問。

我們面面相覷，像是對他說我們沒有人懂得急救，此時嘉蓓卻說：「讓我來吧！」

(續)

第二十四章：不承認的關係

「拍！」

「拍！」

「拍！」

是拍打玻璃的聲音，我望向出口處，赫見一頭上身赤裸，心口有刺青圖案的男性活死人不斷拍打玻璃，我被它一嚇後本能跌在地上，它一邊望著我拍打玻璃一邊張開它的血盤大口。但玻璃門尚算穩固，加上有鐵鍊鎖著，我方才穩定下來。

「他是文哥的手下，因受了傷但不忍心親手把他殺死，才把他放出商場外讓他自生自滅。」那中年男子說。

當視線回到另一方，我看見嘉蓓的包紮技巧非常純熟，差不多完成後，嘉蓓問：「有沒有椅子？」

「椅子？這張就是。」中年男子指著客戶服務中心的椅子說。

「我多需要兩至三張，讓琪琪可以平臥在椅子上。」

「讓我去吧！」

說罷，他離開客戶服務中心。

「為什麼你懂得急救？」我問嘉蓓。

「別小看我，我中學時也曾是女童軍隊長。」嘉蓓擠出一個可愛的笑容說。

「我真是不知道，多得你說的是。」

當整個急救過程完成後，我們四人合力抬起琪琪，並把她躺在由四張椅子組成的長椅上。

「那麼由誰來照顧琪琪？」我問嘉蓓。

此刻我、樂年和嘉蓓的視線立刻轉向中年男子。

「讓我來吧！」該名中年男子對我說。

「但是只有你一個人，可以應付嗎？」我對該名中年男子說。

「你忘記了嗎？我還有另一位夥伴．．．」

此時嘉蓓才打斷他的話：「樹林哥，不好意思，她就是昨晚暈倒的女子，她是詩詩。」

他想了一想後說：「我記起了，她就是昨晚樂年揹著的女子，你好嗎？」

「你好，樹林哥。」我伸出友誼之手，但也不禁難為情，因我覺得這裡有很多人已知道自己與樂年之間的關係。

他和我握過手後說：「你好，看我一身衣著也不用多介紹吧！我還有另一名同事現在應在大家樂吃下午茶，他是志豪，和你差不多年紀的。」

「那麼這裡交給你們了。」接著便問嘉蓓：「對了，其他人在那裡？」

「保霖剛才與我一起的，他現在與失去聯絡多年的中學同學在一起，志鵬便知道了，但心茹．．．」

」

從她面上的表情，我也心知答案了，但我還是開口問她：「心茹的情況怎樣？」

「她現在悶悶不樂，我們還是讓她安靜一下吧！」

「我擔心她會變成另一個琪琪。」當想起剛才的情景，我的聲線也變得低沉。

「現在無論誰的說話她也聽不進耳了，讓她安靜一下吧，希望她過了一段時間後可以收拾心情。」嘉蓓說。

「原來你們也在這裡！」

這聲音從後而至，是保霖踏著另一位手臂刺青男子的肩膊步過來。

「我給你介紹一下，他是阿南，是文哥的手下，也是我的中學同學。」保霖說。

「世界真是多麼的細小，竟然這樣也可遇見熟人。」

但我說了這句話後，我立即面色一沉，但周遭很像沒有留意到，保霖繼續說：「阿南，跟你介紹一下，她就是．．．」

保霖指的當然是我，但阿南卻搶著說：「這個不用介紹了，剛才見過的，她是文哥的女兒．．．」

「別要胡說八道！我才沒有這樣的父親！」我的聲量掩蓋了他的話。
環目四周，此刻所有人的視線也落在我身上，樂年問：「這是真的嗎？」
「你不是說笑吧！阿南？」保霖說，從他的表情像是帶著質疑。
「我的樣子像是說笑嗎？她是詩詩。剛才在酒樓門口見過面的。」阿南說。
「不要這樣稱呼我，我和你不是這麼相熟的。」我冷冷地說。
「那麼我稱呼你羅小姐或羅大小姐可以嗎？」阿南說。
我沉默不語，此時保霖笑說：「別這樣吧，稱呼也是一句而已，不必這樣拘謹吧！」
「甚麼不拘謹？我不會承認這些關係！」我放大聲量說，此時所有人的視線也落在我身上，剛從大家樂踏出門外的志鵬也望過來。
「不要這樣吧，詩詩。」樂年抓住我的手臂說。
「我們走！」
說罷，我已轉身離去，並急急跑上地下。

「你去那裡？詩詩。」
當我拾級而上時，有人從後呼喚我，但我沒有回應，因我知道他就是樂年，直到他伸出雙手抱緊我的腰間。
此時已返回一樓，我終於按捺不了，淚如雨下。
「樂年！」
我一轉身，便伏在他的懷裡，因我感覺到此刻他是我最可信的人。
我的身體不斷顫抖著，而樂年也不斷用手磨擦著我的肩膀至手臂位置，但他沒有說話，而我只是安靜地伏在他的身上。
不知相隔多久，我才說上心情平伏後的第一句話：「他．．．的確是我父親，但我．．．但我不會承認我與他的關係。」
他呆著了，大抵他也不懂得怎樣安慰我。不一會，他終於說話了：「就是這樣，所以你不願意看見他？」
此時我們已開始漫步，我說：「十五歲時，我與母親被他欺騙來港，第二天他不顧而去，我與母親在香港過著艱苦日子．．．」我呼了一口氣後繼續說：「當我中五畢業後不久，母親因操勞過度而離開了我，而我亦為了生計才投身社會工作。」
當我每次提起母親時，我的眼睛自然地變得紅腫，最後還流出淚水，這次也不例外。
樂年把手上的紙巾遞給我，我拭乾眼淚後繼續說：「雖然沒有父親在身邊，但我和母親一樣過得很開心，她省吃儉用，為的是我。她希望我可以升讀大學，找一份優差可以改善生活，我最想母親可以安坐家中，不用再為兩斗米折腰．．．」
此時我眼泛淚光，淚水再次為我洗滌。我感覺到樂年撫摸著我的頭顱及輕撥我的頭髮，他說：「慢慢說吧！」
「母親在世時經常也對我說不要痛恨父親，但很可惜，我不能做到．．．」
此時我已被淚水嗆得透不過氣，我不能再說了，只是轉身伏向樂年懷裡痛哭。

「詩！」
是誰的聲音？當我轉身後，我由傷心轉化為憤怒，眼前的是文哥和詠珊．．．

(續)

第二十五章：我還是人嗎？

「你還來找我幹什麼？」我怒氣沖沖說著這句話，但淚水已讓我的聲線變得沙啞。

「給我一些時間可以嗎？」

文哥帶著友善的口吻對我說出這句話，但我不為所動，我拭乾眼淚後隨即回應：「我沒有說話要對你說！」

說罷，我立即拖著樂年轉身就走。當我踏出大約第三步時，有人不斷重複呼喚我。

「詩詩姐姐．．」

這樣稱呼我的人只有詠珊，但我沒有理會她，她只是一邊叫著。

當聲音愈來愈近時，我立即甩開樂年的手，轉身送她一記耳光，還給她這句話：「不要再這樣稱呼我，我不是你的姐姐！」

「嗚．．．哇．．．嗚．．．哇．．．」

是詠珊的哭泣聲，此時文哥呆了，我轉身望向樂年，他沒有說話，只是把口張大。相信沒有人會覺得我這樣做，就算是我也不能相信。她邊哭邊跑回他的父親身邊，此時文哥才隔空對我說：「我知你很討厭我，但詠珊是無辜的，用不著這樣對待她吧！」

「無辜？當年我的無辜又得到誰的可憐？你沒有資格說這二字！」

我衝上前，再送給文哥一記耳光後說：「別以為帶著這個小孩子走到我面前便可以搏取同情，我說過不會原諒你的．．．」

當我想繼續說話時，突然被一道力把我拉回去。

「冷靜些吧！」樂年一邊拉著我一邊說。

但我仍指著文哥破口大罵：「要不是你，我與母親仍可在內地過著安穩的日子；要不是你，我有能力讀大學；要不是你．．．」

「夠了！夠了！」

樂年大聲呼叫著，並把我拖行至老遠，但仍然無法阻止我說出最後一句話：「只要我仍在世，我也不會原諒你！」

這晚，我和樂年睡在昨日的時裝店內，我輾轉反側，想著今天所發生的事。想起文哥對我說的話，也想起詠珊哭泣時的情景。雖然詠珊是無辜，但我卻不能接受她就是我的妹妹，不能接受文哥這麼多年來疼錫她，但我甚麼也沒有得到。

=====

從前母親與我在內地時，也不能經常看見父親，還記得六歲那年，我問母親：「父親到了那裡去？為什麼所有同學也有父親？」

「父親很忙的，他在香港工作，為的是掙錢給我們．．．」

「掙錢？甚麼意思？」

「即是找錢回來，讓你可以上學，讓我們生活得更好。」說罷，母親展露出笑容。

「原來父親是這麼偉大的！」我高興地說。

「所以要好好孝順父親啊，父親工作很辛苦的。」母親微笑著說。

「你放心吧！我會努力讀書，好好照顧父親和母親！」

「那就乖了！」

=====

當想到這裡時，我的淚水也失控地從眼眶內擠出，喃喃自語說著：「很可惜，我不能做到！我不能接受這樣的父親．．．」

我坐在椅子上痛哭，還伏在收銀枱上。

=====

十五歲時，這是我來港前的一星期。

當時我放學後，剛剛踏進家門口，母親對我說：「詠詩，我們很快每天也看見父親了！」從她的語氣中便感受到，她是多麼的雀躍。而呆在門口的我卻十分疑惑？甚麼每天也可以看見父親？難道父親不用在香港工作麼？

「女兒！這可說是奇妙的一天！」母親邊撲向我邊說。

「母親，發生甚麼事啊？」

「我們可以到香港生活了，你高興嗎？」母親興奮地說著。

「為．．．為什麼？」我一臉錯愕地問。

「我們的單程證已經批核了，下星期便可以到香港生活啊！」

母親久違的笑容竟然在這一刻展示出來，但我想說的是：「我不願意到香港，這裡才是我出生和長大的地方，這裡有我的朋友，有我的親戚，我要在這裡讀書、在這裡工作、在這裡尋找我的未來丈夫．．．我很喜歡在這裡生活！」

但看見母親這個樣子，我真的不忍心破壞她！

這數晚我在床上輾轉反側，只是想著應該怎樣對母親說：「我不要到香港。」

但這數天母親也很興奮，還四處對親戚朋友說將會到香港生活，而我的同學們知道後也無一不傷心，但我也感覺到同學們也是替我高興的。

「母親說過，香港是一個很好的地方！」

「要是有機會，我也想到香港走一趟！」

「恭喜你啊！詩詩！」

「為什麼不是我？」

這麼多天來，這些說話我已聽了不知多少遍？為什麼身邊的人總是說香港有甚麼美好的事情？難道我的疑慮是多餘嗎？最後還是沒有把我的意願對母親說出來。

但將會發生的事也不到我控制了，這天是我們來港後的第一天，父母親也高興非常。當我們吃過晚飯後，返回家中時，失望的心情也找上了我，這裡和我們從前往的地方相差很遠，沒有花園；沒有陽台；房間也只是原來的五份一左右，我開始懷疑香港有甚麼好？但這些失望還不及即將發生的事情，這次是我最後一次看見父親，還記得他臨走前對我們說了這句話：「我要工作了，明天我會回來的！」

=====

「詩詩！」

是一把男聲叫著我，還邊拍著我的肩膀。

「是誰這麼吵耳？」我說著但仍然伏在枱上，而另一隻手同時後一揮，把拍我肩膀的人甩開。

「不是我還有誰人？」他用上溫柔的語氣對我說。

此時我才懂得把頭顱慢慢升起，但視線仍然模糊非常。我轉頭望著他，視線仍是模糊，但他仍然對我說：「我們到大家樂吃早餐吧！你們的同事也在這裡．．．」

「讓我多睡一會可以嗎？反正不用上班。」

此時我的眼球也慢慢地聚焦起來，這個人就是樂年，但事實上不是他還有是誰？我絕不會相信志鵬和保霖會這樣做。

「原來你是這麼懶惰的。」他笑說。

「哼！你取笑我！」

說罷，我已立刻提起雙腳，朝向他的方向跑，他見我舉起右手，便立即轉身往後跑，此時我們在店鋪內展開一場追逐遊戲。

他突然停下來，我立刻上前，他便轉身緊抱著我，對著我的前額吻下。

突如其來的一吻，我的身體立即軟化，除了伏在他的懷裡，感受他帶給我的溫暖外，也不懂得給他其他反應。也許這一刻才能感到自己幸福，縱使這個世界沒有人再疼錫我，但現在至少還有他。

(續)

第二十六章：絕望真相

我與樂年牽著手，一同步向大家樂。原來保霖、嘉蓓、志鵬早已坐在位子上，但心茹呢？

「你好，詩詩、樂年！」

是誰的聲音？我望向左邊，原來是郭泉，坐在他旁邊的是穿著服務員制服的男子，相信他就是樹林口中所提及的志豪。

我們打過招呼後，便返回同事們那邊的位置坐下來。

「心茹呢？」我問。

「她自成一角，這麼多天來她還是這樣，我們說甚麼她也聽不進耳，我真替她擔心。」嘉蓓指著近角落位置的心茹說。

她的桌子上並沒有食物，只是一杯清水，而她只是坐在位子上，望著那杯清水。

而我正想站起來時，樂年立刻伸出手攔著我，我望著他，他立即搖頭。

「讓我來吧！」我拍一下他的肩膀說。

我慢慢步向心茹，只見心茹仍然呆望著那杯水，有見及此，我便刻意提高聲量對心茹說：「心茹！」她的頭轉過來望了我一眼後，我立刻兩邊嘴角向上，但她的視線卻立即轉向桌上的水杯。

「我不懂得說出安慰的說話，這次災難中我失去了慧蘭，我的心情也是這麼難過，但我和你也是這麼幸運，至少慧蘭和展培換了我們生存的機會，餘下的日子我們需要好好生存……」

「他離開後，我也不想過活。」

說罷，心茹雙手托著下巴，展露出憂愁的面孔。

她沒有說話，我續說：「你放心吧！這裡有很多人比我們更不幸，你至少還有我們這一班伙伴啊！」

她仍然沒有說話，但我續說：「不要這麼絕望吧！看見你這副樣子我們也不好過……」

此時她突然站起來，坐在她對面的我霎時間也打了一個突，她二話不說，便匆匆步離快餐店。

「心茹！」

我不斷重複叫著，正想追著她之時，旁邊有人叫著我：「詩詩，別追了！」

我轉頭一看，原來是保霖把我叫停，此時嘉蓓才說：「算了吧！我們要做的已經做了，現在還得要靠她自己。」

「話雖如此，但是我怕她像琪琪一樣。」

「反正我們早晚也要死，要是她放棄生命便讓她吧！」志鵬輕描淡寫地說，擺出一副漠不關心的姿態。

當此話一出，我們也呆了起來，此時嘉蓓的眼淚突然傾盤而出，帶著沙啞的聲音說：「我不知道還可以活多久？當我想起那些怪物，再想起自己會變成它們，我覺得很可怖……」

此時在旁的保霖輕撫她的肩膀，但沒有說話。

她續說：「我很怕，想起身邊的人會變成它們，我遲早也會有一天變成它們……」

「別說傻話，我們一定會生存的。」

雖然保霖的說話是安慰著她，但從他的眼神已感受到，他也是絕望。

環目四周，未知情緒是否真的可以感染別人，空洞的眼神讓我感受到他們的恐懼和絕望，不禁令我覺得心寒，甚至比起商場外的活死人更恐怖。這種氣氛下使我十分不安，我立即對樂年說：「我還未餓，你陪我走一會吧！」

樂年立即點頭，並與我先後步離快餐店。

他沒有說話，我們只是漫無目的圍繞這個商場打轉。還不到五分鐘，我才對他說：「到吉野家吧！」

「為什麼剛才不吃早餐呢？」

「剛才你沒有留意麼？他們的眼神令人極度不安，我不想被負能量影響了我。」

他沒有回應，只是跟著我一同步向吉野家方向。

「有人在嗎？」我在門外大叫，但可惜沒有人回應。

「忘記跟你說，吉野家很像沒有生還者，我們得要自行尋找食物。」
我怒視著樂年，但我沒有說話，只是表達出我的不滿而已。但不到三秒後便立即回復笑容，我笑說：
「那麼我們自行進入廚房找食物吧！」

當我們爬進吉野家的廚房後，馬上看見一個電飯煲，我立即打開電飯煲蓋，果然是已煮熟的飯。
「很感動啊，終於可以吃飯了！」

這也難怪我會這麼興奮，自從發生災難後，我也很久沒有嘗過白米的滋味。

「還呆著幹什麼，快些找碗和筷子吧！」我望著那電飯煲內的飯說，但我實在已忍受不了飯的誘惑，便一手從電飯煲內抓起一個飯團塞進口裡。

「嘎！」

「嘎！」

「只是取些少東西而已，已上氣不接下氣，你真是不中用．．．」我笑說。

「嘎！」

「嘎！」

喘氣聲並沒有因此而停下，此時我才明白不寒而慄的真正意思。我慢慢轉身，一個黑影立刻張開雙手，我本能地揮動拳頭還擊，那個身形立刻向後倒退，我立刻大叫：「樂年！」

當我看清楚那個身影時，這位穿著吉野家制服的男子雙目注滿血紅色，並流出鮮血，它不久便撲向我，我只是隨手拿著電飯煲蓋作抵擋。

「拍！」

「拍！」

「拍！」

它不斷拍打著電飯煲蓋，力度也相當大，我只能瑟縮一角作抵擋，並一直大叫：「救命啊！樂年！」

「拍！」

「拍！」

「拍！」

正當我以為自己將會離死神不遠時，拍打聲立即停下。

「詩詩，不要怕，已安全了！」

是樂年的聲音，此時方才慢慢地把電飯煲蓋放在地上，但我看見眼前的情景便立刻掩著嘴巴，但未能趕及跑到洗手盆前已嘔吐大作。那具活死人屍體的頭顱卡住一把菜刀，那些鮮血和腦漿也不斷流出來，我心想這頓早餐任誰也吃不下去。

我一邊嘔吐，樂年一邊輕撫我的背部，當我掩著胸口時才說：「為什麼這裡還有活死人存在，這裡不是已安全麼？」

「我也不清楚，我看見你遇襲時便立即找來一把菜刀，趁它不為意時便一刀砍下來。」

「我想這些事有需要對文哥交代一下，他媽的竟然把我們安置在這些地方！」

說著，我慢慢步行到那屍體面前，仔細一看，身上並沒有發現被咬過的痕跡，但它的身體也出現潰爛和紅腫，此時我才想起當時看見第一頭怪物的事。

「這個人很奇怪，身上除了潰爛的地方和剛才由我造成的傷口外，並沒有其他傷口或被咬的痕跡．．．」

我打斷樂年的話說：「我應該知道答案！」

還記得當時慧文變成那些怪物的時候，雙眼也是血紅色和流出鮮血，而皮膚不是潰爛就是紅腫，我想這個男子應該是早期的病患者。

「他應該是染上古代流感才是這樣，難道真是這種病毒令這次災難爆發？」

樂年想了一想後說：「說的也像是，你還記得這種病的源頭在那裡嗎？」

「歐洲！」

對了！就是歐洲，慧文到過歐洲後才會變成這些怪物，難怪她這麼驚慌？大抵是她早已知道將會變成這些嗜血的怪物吧！

「我也想起智欣病發時的情況，她也是從歐洲回來的．．．」

「那麼我已肯定，就是這種病毒引發這次災難。」我搶著說。

「你還記得秋璇在辦公室時的反應嗎？」他說。

「她很慌張，難道她已知道慧文將會變成這些怪物麼？」

「對啊！當時智欣發病前也是處於昏迷狀態，在身邊照顧她的詠文就這樣遭殃了。」

「難怪她當時這麼驚慌，對了，我們得要盡快通知其他人，包括文哥。」

「文哥？你不是不想看見他麼？」他邊摸著後腦邊說。

「這些時候暫且放下成見，我這樣做只是為大伙兒著想，但並不代表我會就此原諒他！他還需要為我們的生存負責任！」我毫不考慮說出這句話。

「那麼我們一起去吧！」

說罷，我們一起走到二樓的酒樓，準備與文哥對話。沿途我只是想著那些恐怖事情，我們不僅要面對那些活死人，還要面對這種病毒，而這種病毒更是防不勝防。

當我們到達二樓後，我深深呼吸一口氣，準備進入酒樓與文哥對話。

(續)

第二十七章：文哥的女兒

「羅大小姐！」

「羅大小姐！」

「羅大小姐．．．」

這是文哥手下對我的稱呼，但我可是不習慣，此刻我恨不得想對他們說：「我不是甚麼羅大小姐，更不是文哥的女兒！」

當然，我並沒有說出這句話。

「是不是找文哥？羅大小姐。」

此話從後而至，我轉身一看，是一個熟悉的面孔，剎哥是也。

「我不是A片主角麼？」我對剎哥笑說。

「不要說笑吧，羅大小姐。讓我帶你找文哥吧！」

聽他這樣說，我想不到他是當初認識的剎哥，他給我的感覺是冷酷又囂張，囂張又帶點幽默，難道文哥真是這麼有影響力麼？當然，這些跟紅頂白，阿諛奉承的人在現實中也有不少，他只是表露出「應有」的人性而已。但又如何？他是他，我還是我。

當他帶著我們到達一間貴賓房門外，門是沒有掩上的，我還看清楚文哥和詠珊正坐在圓桌的位子上吃早餐。我敲了一下房門，兩雙眼的視線立刻轉移到我身上。

當我上前時，詠珊立即躲在文哥背後，文哥立即問：「你還想找晦氣麼？」

「我才沒有這麼幼稚！我覺得有些事情需要向你交代一下，是關乎大家的。」

堅定的說話至少令文哥不會怠慢，他問：「甚麼事？」

看他神色比較凝重，像是不是說笑似的，霎時間我也說不出話來。

「商場內有活死人出現．．．」

是樂年的聲音，但很快被文哥打斷了：「活死人？在那裡？」

當文哥和剎哥聽見「活死人」的時候，他們面部發青，而詠珊仍然躲在文哥背後。

「不用這麼緊張，剛才樂年的話也沒完。剛才發現的活死人已被我們除去了，屍體在吉野家廚房內，我覺得你有必要知道此事。」

說罷，我直視著文哥，但他略為遲疑數十秒後才說：「那麼．．．在我們管轄的範圍內有活死人出沒，確是可大可小．．．」

「文哥！讓我帶同數名兄弟跟隨羅大小姐到吉野家看過究竟吧！」

剎哥比在場任何一個人還要緊張，他急忙打斷文哥的說話。

「但我更想文哥能夠跟我們走一趟，要不是我也不想打擾文哥。」我冷冷地說。

此時全場的人鴉雀無聲，包括在旁的樂年。但不到一分鐘，文哥慢慢地從座位中站起來：「那我跟你走一趟吧！剎，你跟著我。」

「父親，我很害怕，我不想去．．．」

「那好吧，我找雄輝叔叔陪伴你吧！」文哥撫摸著詠珊的頭顱說。

說罷，我們一行四人便離開酒樓，向吉野家的方向前進。剎哥手持長刀殿後，而我、樂年和文哥並肩而行，只是發現文哥手中的對講機，但現在大氣電波還能通訊麼？直到我聽到對講機有人說話時，我才問：「對講機是否呼喚我們呢？」

「只是那一群天殺的在說話而已！那個徐督察堅持把這玩意交給我，但這麼多天來我也不曾用，我真是恨不得把它掉進廢物箱！」文哥以漸進式提高的聲量說。

「那麼未嘗不是一件好事啊！」樂年笑說。

「臭小子！我與女兒談話與你何干？」

文哥說出這句話，樂年打了一個突。

「你不要胡說！我沒有承認我是你的女兒，樂年不是臭小子，他是我的男友！」我很憤怒，想不到文

哥竟然這樣對待我的男友，他完全沒有尊重我，他仍然覺得自己仍是高高在上的文哥，但他要知道，樂年不是他的手下，他沒有權這樣罵他。

我怒視著他，但文哥卻轉身就行，完全無視我的眼神，也沒有回應剛才的說話。我雖然感到不滿，但我也不能跟他吵架，所以只好作罷。

沿途我們四人也沒有說話，但經過便利店時，郭泉便從便利店內走出來問：「你們到那裡去？為什麼拿著長刀？」

「只是發現一頭已解決的活死人，一樁小事便要這樣勞師動眾，要不是我的女兒這麼堅決，我真的不想來．．．」

這是文哥說的話，此時我已氣上心頭，大喝一聲後打斷他的話：「第一，別要老是在其他人面前提及我和我的關係，我不是你的女兒；第二，這不是普通的事，我認為你有必要知道的，你需要對我們的性命安危負上責任。」

這次我並不想吵架，但他的說話真是很過份。他老是在別人面前提著我們的關係已不在話下，對此事愛理不理的態度更是令我冒名火起。

我環目四周，剎哥、樂年和文哥也沒有說話，只有郭泉首先開口：「我也想看一看，可以讓我跟隨你們嗎？」

看他傻氣的樣子，很明顯是為了緩和剛才的氣氛方才這樣說，此時文哥對他點了點頭及望著我，他說：「我不想與你爭論！快走吧，吉野家就在前一些。」

說罷，他便轉身與剎哥並肩而行，而我、樂年和郭泉緊隨其後。

當我們進入吉野家的廚房後，屍體仍然存在，但陣陣惡臭已令我嘔吐大作，而郭泉和樂年也率先離開廚房，我沒有望著屍體，但我仍強忍著嘔吐指著那具屍體說：「你們．．．留意一下吧．．．屍體沒有被咬的痕跡．．．」

文哥掩著鼻子探頭一看，並伸手示意我們離開廚房。

「很臭啊！待在這裡一分鐘也很長！」剎哥低著頭掩著口說。

「只是過了一會而已，為何會這樣臭的？」說罷，我已經低著頭，嘔吐物隨即像瀑布一樣，從我口中傾盤而出。

「還可以嗎？」樂年邊問邊輕撫著我的肩膀。

但我沒有即時回應樂年的說話，而是立即對文哥說：「你剛才也看見了，這些事情是否你所說的一樁小事？」

文哥沉默不語，未知是否正在過濾剛才的事情，但此時對講機仍然發出沙沙的聲音，和夾雜著一些對話，內容不得而知，只知道對講機的音量很高。

撇除對講機的對話內容，我開始環目四周，郭泉目無表情，樂年站在我身邊，他問：「你還可以嗎？」

「我沒有甚麼問題．．．」我再把視線轉移到剎哥和文哥後續說：「你們知道發生甚麼事嗎？」

「你不妨直說吧，羅大小姐，我沒有這麼聰明。」剎哥說。

「我明白了，這的確是一個難題，也許是死症。」當我正想說話時，文哥已搶著說話。

我感覺到此時所有目光也投向文哥身上，不知道是明白還是不明白？所以我說了這句話：「大家需要明白，不只是被咬才會變成那些可怕的怪物，還有其他途徑，不排除是古代流感．．．」

「呀！」

這一下怪叫把我的說話打斷，我望向發出怪叫聲的郭泉。

「你在幹甚麼？」我帶著埋怨的語氣問他。

「我．．．我想起一些事．．．」

郭泉的臉色已寫上慌張二字，像是知道一些秘密。我便立即追問：「我問你一次，你是否知道一些事？」

「我．．．我甚麼也不知道．．．」

說罷，他立刻轉身拔足狂奔，樂年正想追著他之際，我立即大喝一聲：「別追了！縱使追到他又如何？」

「我覺得這裡任何一個人也有機會是帶菌者，除了加緊留意有沒有生還者得到感冒病徵，還希望這些人自首，免得更多人受害。」文哥說。

「那麼我們需要通知警方嗎？」我問。

「警方？你說那個徐督察？找他有啥用！」文哥這句說話比任何一塊石頭還要硬，為什麼他還是這麼強硬？事到如今，難道尊嚴和面子可以勝過一切嗎？

「是不是找我？」

這一把清脆的聲音從後而至，我轉身一看，只見一名身穿便服及手執對講機的俊俏男子慢慢步向我們……

「你來幹什麼？這裡沒有你的事！」

文哥對著那個俊俏男子破口大罵，剎哥也開始提起手上的長刀作戒備，但他是甚麼人呢？真的需要這樣嗎？我真的百思不得其解。

(續)

第二十八章：洗手間內的刺激

那位俊俏男子邊走邊說：「文哥！我尊敬你才會把你稱呼作文哥，我只是希望不要動輒用刀用槍，武力解決不了問題．．．」

他長篇大論，但我根本沒有意思理會他們的事，但他畢竟說的是對，武力解決不了問題，希望這次不會見紅吧！

「他就是徐督察。」樂年在我耳邊細聲說。

「徐督察？是否警方的負責人？」我站在樂年旁邊細聲問。

「就是他了。」

「不知道他所謂何事呢？」

當然，我們的對話內容也是細聲，而樂年也懂得配合，他說：「我還是到便利店取花生吧！」

「不要，我要薯片！」

「那麼你等我一會吧！我到便利店走一趟。」

我點了點頭後，樂年立即跑向便利店，而我的視線也重新返回徐督察那邊，只見他們一直爭吵著，剎哥仍然手執長刀，此時我隱約聽見他們的對話，文哥說：「你不用理會我們，這裡還很好。」

「既然不需要協助，那我只好離開。」說罷，徐督察轉身踏步向前，但走了不到五步，他突然轉身，並說出這句話：「不得不提醒你，我們這邊已經有數名生還者因染上古代流感而變成活死人，我相信你們這邊很快會有人病發。」

說罷，徐督察立即急步離開。

「為什麼這麼快便完了？」

這聲音從後而至，我轉頭一看，是樂年雙手拿著薯片，我立即叮著他。

「你到了那裡去？那個徐督察已離開了！」

雖然我帶著埋怨的語氣指責他，但仍不忘從他手中搶去其中一包薯片。我打開包裝袋，便快速把那些薯片放進口中，要不是這個動作，我還忘了今早沒有吃早餐。

當我吃過手上的薯片後，也毫不猶豫從樂年手中搶去另一包薯片。當打開包裝袋後，樂年才問：「那麼我們怎麼辦？這裡四周也充滿危機。」

「我想我也需要會面這裡的生還者，希望儘快。」文哥說。

「那麼我們如何召集所有人？這裡範圍也很大。」樂年問。

想不到樂年竟然問一些愚蠢的問題，結果就是換來文哥和剎哥的怒視和我的呆視，他大概是忘記了文哥的手下多於我們的生還者，只要他一聲令下這個任務便輕而易舉。我一邊把薯片放進口一邊細聲說：「你少說話可以嗎？這些文哥會想的。」

「剎！立即召喚所有兄弟，通知其他生環者下午一時到酒樓集合，如缺席者，殺！」文哥說的最後一個字很有氣勢，霎時間也令我精神為之一振。

當剎哥離開後，現場只剩下文哥、我和樂年，我並沒有理會文哥，只見樂年木無表情，我立即靠近他身邊，輕輕碰了碰他的肩膀說：「不要生氣吧。」

但他仍然對我不瞅不睬，於是把手上的薯片遞給他，溫柔地說：「不要生氣吧，樂年哥哥。」

說罷，我扁著嘴巴，此時樂年才從我手中搶去那一塊薯片，他才笑說：「我沒有生氣，這是你請我吃的，哈哈！」

他把薯片放入口中，我立即伸手，欲搶走他身上的薯片時，此時另外一把男聲對我說：「你們會一直待在這裡，直到下午一時嗎？」

此言一出，我方才記起文哥仍在我們身旁，但我竟然無視他，更與樂年打情罵俏，但這也問題不大，反正我無視他也是正常的。但樂年仍然回應：「這提議也算是不俗．．．」

此時我用手肘撞向他，示意他不要胡亂說話。但無補於事，文哥續說：「現在時間尚早，你們可以到別處走走吧！」

到別處走走？這裡沒有地方值得我們閒逛，這句說話就是我不能理解的。

「我有好去處，來吧！」

樂年一手拖著我一邊行走，而我還來不及反應問他到那裡去，我只是被他一直牽著走，而我亦不由自主地跟著他一起走，終於到了洗手間門外，我想我已知道發生甚麼事了。

「你何時變得這麼壞？」我邊說邊拍打著他的手肘。

「男人不壞，女人不愛。」

說罷，他雙手攬著我，對我的朱唇吻下，我輕輕推開他，並從他的耳邊說：「到洗手間吧！」

由於對琪琪的事還留下陰影，不想進入女廁，所以這次我們進入男廁，他在洗手盆前脫下衣服，我立即打開其中一個廁格說：「進來吧！」

在這些環境下幹這回事，確是有一種不言而喻的快感，那種恐懼，那種興奮，不能用筆墨形容。

完事後，我們穿回衣服，當我穿回上衣後，樂年掩著我的嘴巴，將手指直豎在他的嘴唇前。

他在我耳邊說：「外面有人。」

我仔細一聽，發現有腳步聲，難道是那些怪物？幸好樂年在這裡，我只好攬著他，否則我也不知如何是好。他右手攬著我，左手不斷輕撫我的頭顱，而我亦順勢把頭伏向他的懷裡。

我聽到腳步聲，及「砰」的一聲，究竟是甚麼一回事呢？難道是那些怪物的拍門聲？

「呀！」

「呀！」

「呀！」

不一會後，我才隱約聽見女子的叫聲。除此，還不時聽到一聲碰撞聲。究竟是甚麼一回事呢？

仔細一聽，發覺女的不像在掙扎，她只是發出呻吟聲，她那淫聲蕩語使我的慾火從身燃點著，這刻我也感覺樂年有生理反應。

「你壞了，嘻嘻！」

當然，我也是輕聲說。接著，他就是與我來一個法式濕吻，我閉上雙眼享受著這一刻，但我的右手也不由自主地在他的身上游走，而且愈往愈下，直到碰到他的陰莖時，我們又聽到「砰」的一聲，此時他輕力推開我，他說：「她很像停了，我們出去吧！」

「不要吧！還是小心為妙！」我搖頭說。

雖然我說的是道理，但我頗為享受與他纏綿時的感覺，我心裡不禁暗罵：「是誰破壞我們的好事？」經過一輪腳步聲後，又是「砰」的一聲，究竟是甚麼一回事呢？

「呀！」

「呀！」

「呀．．．」

接著也是那個女子發出的呻吟聲，難道有人與我們一樣，在廁格內幹那回事？

我看一看手上的腕錶，時間是十二時三十五分，我想我們也差不多要離開了，但我們應該如何離開呢？要是我們判斷錯誤，那便糟了。

「呀．．．呀．．．不要啊．．．」

呻吟聲並沒有停止，而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了，這種壓迫感確實令我們也沒有那種意欲幹那回事，我們立即穿回衣服，當呻吟聲停止後，我們立即打開門，我跟在樂年身後，幸好沒人，此時我們才稍為安心。

「呀！」

正當我們步出洗手間時，突然有人大叫，樂年嚇得倒在地上，但仍未完結，接著就是「砰」的一聲，在我身後的廁格也打開了，此時我嚇得大叫起來，危機也逐步逼近了。

(續)

第二十九章：她比我更不幸

當我轉身望向打開的廁格時，廁格內傳出兩把聲音。「不要啊！不要來啊！」

男的不斷重複著這句話，而女聲不斷發出尖叫，這時我才放下心頭大石。

當確定是人類發出的聲音後，我才對著那廁格大叫：「出來吧！我們也是人類。」

此時男的慢慢步出廁格，原來是龍添，但他在廁格內幹什麼呢？此時另一名穿著校服的女生從同一個廁格內走出，我才恍然大悟。

「你們是情侶關係嗎？」我問。

他們沒有說話，我想他們已默認了。

「你說錯了，他們不是情侶……」

這聲音從後而至，我轉身一看，是寶明的聲音，此時樂年已站起來。

寶明接著說：「她是我們的性伴侶，她是妓女……」

「我多次對你們說過，我不是妓女，我只是援交！」秀薇以她的聲量打斷他的話，可想而知她是多麼的憤怒。

「援交和妓女也是別無兩樣，別裝作清高吧！」龍添冷冷地說。

「有分別的，援交不是你們想像中這麼污穢的……」

雖然秀薇搶著說話，但很快被寶明打斷了：「有甚麼不一樣，也就是給我們這些男人操吧！」

「哈哈……哈哈……」龍添那副猙獰的臉孔令我很想教訓他，我望著秀薇，她只是低著頭沒有說話。

「這裡二千元，你收下吧！」

說罷，龍添把兩張一千元紙幣掉在地上，及轉身離去。

他們一邊走一邊笑著，當他們的身影慢慢步離男廁時，我終於按捺不了，便對他們大喝一聲：「你們別走！」

「怎麼樣？臭婊子！是否也很想嘗試我們的雄風呢？」龍添笑說，寶明也附和著笑聲。

「啪！」

我送他一記耳光，並送他這二字：「下流！」

「臭婊子，你敢打我！」

說罷，龍添提起右手，欲攻擊我的臉頰時，我左手一擋，並立刻提起右手，再送給他一記耳光。

「我來幫手，要是能夠抓住她，那我們便享受了！」寶明笑說，並立即走上前。

「你妄想！」

當寶明靠近時，我立即把龍添向前一推，使他們相撞後倒在地上，最後我還送龍添一記重的，我直腿一伸，擊中龍添的要害。

「呀！很痛啊！」

他一邊按著要害，一邊慘叫，此時寶明立即站起來大叫：「反正早晚也要死，我跟你拚了！」

他跑上前之際，我提起左膝，他本能一縮，我便快速把左腳踏在地上向前跳，再用右腳一伸踢向他的胸口，這使他失控向後退，並撞向剛站起來的龍添。

「甚麼事？」

是一把男聲，我抬頭望著近出口處的身影，看他右手持著長刀，手臂有刺青圖案，很明顯是文哥手下，如沒有估計錯誤，他應該也是負責召集其他生還者的。此時龍添立刻大叫：「救命啊！她要殺人啊！」

「你不要胡說八道，快給我抓住這兩個傢伙！」我大聲說出這句話，皆因我很憤怒，我最討厭別人冤枉我之餘還惡人先告狀。

說罷，該名男子提起手上的長刀，刀鋒貼向龍添的頸部，他被嚇得靠在牆邊及坐在地上，而在旁的寶明立即跑向我，我直拳一出，轟中他的臉頰，他順勢往後退，當我正想乘勝追擊時，他才跪在地上說：「不要再打吧！詩詩！」

「小．．．小心些吧！老兄．．．」龍添的聲線不斷顫抖著。

持刀男子大喝一聲：「死胖子！別囉嗦！」

說罷，他望向我說：「怎樣處置他們？羅大小姐．．．」

「把他們綁著，及交給文哥處理。」

「這裡沒有繩子，那我們怎麼辦？」

從後的男聲不難想像是樂年，想不到他這麼精警，事實上何處找繩索呢？

「你們不用操心，要殺請隨便，反正早晚也是死！」寶明炯炯有詞說著，但仍然跪在地上。

雖然這一刻的我是非常憤怒，但我從沒想過要把他們置諸死地，畢竟這些環境下，生命尤其可貴，如無必要，真的不想終結任何人的生命。

「不用想了，我們合力把他們押到酒樓吧！」持刀男子說。

我點了點頭，正準備把他們帶走前，從後一把女聲說：「算了吧，我沒有說過要追究些甚麼．．．」

這是秀薇的說話，但既然當時人也沒有打算追究，我只好作罷。當我正想作出動作時，幸好持刀男子提醒了我一件重要的事，他說：「時候也不早了，我們把這兩個傢伙押到酒樓才算吧！」

對了，我們還要趕到酒樓召集，反正他們也需要出席，倒不如把他們押到酒樓比較實際，此時我對樂年和持刀男子說：「你們先行把他們押到酒樓，我和秀薇會尾隨大家。」

當他們四人離開洗手間後，我馬上踏著秀薇的肩膊說：「時候不早了，我們也走吧！」

我踏前一步，但她突然停下來，我轉身望向她，她說：「我．．．可以不去嗎？」

「這是文哥的命令，如缺席者格殺勿論。」

聽我這樣說後，她被我嚇得瞳孔放大，最後只好與我並肩而行。

雖然四人的視線仍在我們範圍內，樂年更周不時轉頭望著我，我心想：「不要望吧，剛才在廁格內不是望了很多遍麼？」

「可否專心一些吧！甜心。」我隔空對樂年大聲說。

此言一出，樂年也沒有再望著我，而我亦開始踏著秀薇的肩膊。

「你是否有說話要對我說？」

秀薇的聲音比較陰沉，令身處的環境泛起了一種莫名其妙的恐怖。既然她這樣問，我也不怕單刀直入，我問她：「為什麼要出賣自己的身體？」

「你沒有當過援交是不會明白的。」

「可能我不會明白你為何這樣做？但我覺得你是有苦衷的．．．」

「苦衷！苦衷不就是為了這些．．．」此時，她從袋中取出剛才的兩張一千元後續說：「但此刻這些東西也沒有意義了！」

說罷，她立即把兩張一千元撕成兩半，霎時間我也呆了起來。我只好慨嘆現時新一代的價值觀有問題，她們竟可以為了買名牌手袋和飾物，便可以放下自己的尊嚴，撫心自問，自己也接受不了。

「我的父親待在獄中，母親於兩年前也跟別的男人走了，只剩下我一個人．．．」說到這裡，她的聲音開始變得沙啞，她續說：「．．．母親離開後初期也會把租金和生活費轉帳給我，但後來已沒有再收到母親的金錢，所以．．．」

「所以你才選擇這條路？」我自作聰明地打斷她的話。

「不是，我最初在麥當勞當兼職的，但很可惜收入仍不足以應付日常生活，雖然我的男友也會接濟我，但這方法只是治標不治本。」

她一邊淚如雨下一邊說著，我在旁撫摸她的身軀，當她稍為平復後便繼續說：「最初我並不接受援交，也是覺得和妓女沒有分別．．．」

她吞了一口口水後續說：「但朋友們也說援交是掙錢的最好方法，只需與男孩子約會便能賺取金錢，我也認為只要不需要出賣自己身體，援交也不失為一件壞事。」

「難道這就是援交的理由嗎？」

她沒有回應，只是點了點頭。

「那麼你的男友可以接受麼？」

此刻我才發現自己很愚蠢，當我問這個問題的時候，她的眼睛紅了起來，淚水猶如已爆裂的水龍頭一樣。早知如此，我還是不再追問。

她邊哭邊說：「他．．．他知道我當援交後便立即和我分手，他說我是一個很污穢的女子．．．」為免再次失言，這次我並沒有說話，只是踏著她的肩膀緩緩地向前行。但她的淚水沒有因此而停止，她接著說：「我說沒有，但他不相信我．．．」

此刻我做到的就是把紙巾遞給她，她把眼淚拭去後續說：「我．．．真的沒有對不起他！我沒有！」此時她伏在我的懷裡，但已感覺到我的胸口是濕的，早知如此，我還是多取數張紙巾吧。

「他不相信我，他．．．他說不能接受我背著他與其他男人交歡，但．．．但我沒有，我．．．我只是與他們約會，當時並沒有與他們交歡．．．」

「你不要再說了，過去的事快忘記吧。」我說出這句話時也眼泛淚光。

「我抗拒性行為也全是為了他，既然他不再相信我，我決定把我的身體作為賺錢工具。」

她邊說邊把手上的路易威登手袋向我展示，她續說：「這個袋子是我把初夜賣出後，客人送給我的肉金。」

我只是回應她一句：「你很傻．．．」

「回想起來，我也覺得很傻，但既然他不在乎我，無論我變成怎樣也沒有所謂．．．」

她愈說愈是激動，其他說話我已沒有再跟進，只是緊抱著她，最深刻的一句說話就是這一句：「我很後悔沒有把我的初夜交給男友。」正當我以為自己是最不幸的時候，原來還有人比我更不幸。一直以來我只是自怨自艾，只是覺得父親欠了我；但秀薇並沒有，她只是以自己的身體賺錢而已，也算是自食其力。當世人以為她們只是為了追求物質生活才會援交，但有沒有人知道她們當援交的真正原因？我相信沒有人會知道，也沒有人願意了解。相比起秀薇的痛苦，我的只是小巫見大巫，至少我能夠把寶貴的第一次獻給我最心愛的人。

最初我還覺得這些少女是無知、很傻，但最無知的畢竟是我，她們不是偷，也不是搶，相比起那些在公司戴著假面具的人，我覺得她們更是值得我們尊敬的。

此時，我們已到了酒樓門外。

(續)

第三十章：文哥投降（上）

此時眾人已在酒樓等待著我們，環目四周，有兩張圓桌是有人坐的，在台上的是文哥，在他身邊的還有兩名持刀男子用刀脅持著龍添和寶明。站在後排旁的還有兩名女侍應和一名廚師，如沒有估計錯誤，這應該是酒樓內的員工。這兩張圓桌也坐滿了彪形大漢，相信是文哥的手下，其中一張圓桌還有兩個空位，詠珊坐在雄輝旁邊，而同桌的還包括剎哥和大雄；另一張圓桌就是包括恆仔在內的十二個人，剛好可以坐滿了一圍，相信那些是輩份比較低的。那麼其餘生還者？

「碰！三萬！」

「跟你打三萬！」

甚麼一回事？聲音是從我的右邊而來，我才望向旁邊的兩張桌，原來是保霖、嘉蓓、志鵬和阿南坐在一起打麻將，心茹則坐在嘉蓓旁邊；而另一張方桌除了樹林和志豪外，還有另外兩名穿著大家樂制服的男子，相信他們是廚師。我還佩服他們還有這樣的興致大戰四方城，但郭泉和琪琪呢？

「郭泉和琪琪在那裡？難道沒有人通知他們麼？」

這是我問另一張方桌的人，樹林很快便回應我：「琪琪仍未醒，她仍待在低層地下的服務台，至於郭泉．．．我們也沒有人看見他．．．別動！我碰！」

「你才別動，我糊了！清一色對對碰，快給錢！」其中一名廚師說。

「反正這些東西於我而言也沒有用處，這給你的！」說罷，樹林從錢包內掏出兩張一百元紙幣。他接著說：「詩詩，給你介紹一下，對家的是日恆，上家的是文傑，從他們的衣著也不用多介紹吧？」

他向我介紹兩位大家樂職員後，我循例也說了一句：「大家好！」

「是否所有人也出席了嗎？」

是咪高峰發出的聲音打斷我們的對話，我望向台上，只見文哥拿著咪高峰，不難想像剛才的說話是出自他口中。

「要是所有人也出席，那麼我們便開始了．．．」

「且慢，還有郭泉仍未找到。」我急忙打斷文哥的對話。

「別等了！要是散場前仍未看見他的出現，我們會追殺他。」說罷，他望向在旁的龍添和寶明後續說：「他們發生了甚麼事？為什麼用刀脅持著他們？」

「這是羅大小姐的意思。」剛才負責押送他的男子說。

「詠詩，他們出了甚麼問題？」文哥問。

此時我望向在旁的秀薇，她搖了搖頭，像是希望不要把剛才的事公諸於世，也許大家也是女人，她的想法我也理解，所以我還是尊重她的意願。我再望向龍添和寶明，他們的眼神也是閃縮的。

「沒有，反正所有人也要出席，我才吩咐你們的人把他們押到這裡，其實．．．」

說到這裡，我望了望秀薇，她點頭示意我繼續說：「其實你們可以把他們釋放，參與這次大會。」

「我不需要你賣這個人情給我，要殺便殺！反正我們早晚也是死的！」龍添大聲說著，在場所有人也沒有說話。

「算了吧！反正早晚也是死，那麼我們乾脆聽聽這個老頭子還有甚麼遺言．．．」

寶明附和著龍添，但他的說話卻引來了極大的迴響，台下已有手下打斷他的話：「甚麼老頭子？甚麼遺言？你這個天殺的傢伙是否活得不耐煩？」大雄指著寶明說。

「你可以現在殺了我！快！」寶明大聲說，霎時間火藥的味道甚濃，在場的其他人包括我在內也不發一言。

「你們住口！」

咪高峰發出的聲音，剛才的對罵才暫時告一段落，此時文哥終於說話了：「今天我召集所有人的目的，是為了宣佈一些重要事情，是一些我認為所有在座的人也有權知道的事情，並不是為了看這些鬧劇！」

此時台下眾人也議論紛紛，樂年和秀薇仍分別站在我的左邊和右邊，我掃視著在旁邊的每一張桌，每一張桌的人反應不一，接近台上的兩張圓桌，位子上的人沒有甚麼動靜，大抵是文哥在召集前已給他們心理準備，但仍有少部份人交頭接耳；而保霖和嘉蓓的神色也比較凝重，心茹只是低著頭；另一邊

方桌的四人目不轉睛凝視著文哥。

「各位稍安勿燥，請留心聽以下的宣佈，這裡剛發生了重大事故，我不排除這裡還有其他感染者．．．」

「呀！不要說吧！」

是嘉蓓沙啞的聲音打斷了文哥的話，她的頭顱貼向保霖，保霖只是用呆滯的眼神打量著嘉蓓。

「．．．現在我們需要進行一連串措施，如有感冒病徵，立即隔離．．．」

很明顯是文哥沒有受到現場環境所影響，他一直繼續他的發言，但一把男聲又把他的說話打斷了：「隔離？為什麼我們要聽你的說話？老頭子！」

他還指著台上的文哥續說：「我已經受夠了！我不想待在這些鬼地方．．．」

他就是志鵬，此時在旁的阿南立即上前用身體阻擋著他，而我和樂年也上前幫忙制止他繼續說話。

「究竟發生甚麼一回事？」

「我不想被隔離．．．我不想死．．．」

「乾脆把我殺掉吧！」

「我們還要待在這裡多久？」

志鵬發難後，不滿的聲音更是此起彼落，更有些是文哥的手下，有些在拍打桌子，也有些在叫囂，場面也開始失控起來。

「你們先行制止志鵬，讓我來吧！」

我急忙走到文哥身邊，此時仍然跪在文哥旁邊的寶明卻冷笑著，我才指著他說：「你還笑甚麼？」

「我喜歡，你奈我何麼？」

寶明說罷，我立即伸出左腳，向他的面門踢去，他立即倒地。

「殺人啊！有人殺人啊！」

是龍添的聲音，我立即送他一記耳光後大聲說：「這裡已是人心惶惶，你別要唯恐天下不亂！」

「早知如此，我們還是跟隨警方吧！」

這句說話是從文哥背後的人發出的，這時文哥已望著後面那三個人。

文哥凝視著那三名酒樓職員，我也無暇理會台下的事情，視線隨即轉向文哥和那三個人。

「你再說一遍！」

文哥大喝一聲後，那兩名女職員的表情像是看恐怖片一樣，本能地縮了一縮；那男的馬上指著文哥說：「怕甚麼？我只是有話直說！我再對你說一遍．．．」接著他把音量提高：「我不想跟隨你！我要到徐督察那邊！」

「混帳！」

說罷，文哥踏步上前，我也來不及反應，拳頭已擊向那男子的臉龐，那名男子卻大聲說：「你打我？我跟你拚了！」

他們二人在台上拳來腳往，我立即跑上前抓住文哥的手，意圖阻止他們打鬥，但想不到文哥力量驚人，竟能把我撞開數尺，而我離遠看見另外兩名女職員弓起腰及不斷對著他們大叫：「不要打吧！」但她們毫無意識阻止打鬥，這也難怪，就算是我也要被撞到老遠處，更何況她們只是弱質女流，根本阻止不了兩名血氣方剛的男子打鬥。

「文哥被打！快幫手吧！」

是台下傳來的聲音，不難估計是文哥的手下。在我眼裡的影像就是剝哥和大雄率先衝上台上，但他們不是制止打鬥，而是幫手對那位男子動粗，此時其中一名女職員哭著說：「不要打吧！不要！」

她試圖拉扯著大雄的上衣，但大雄仍然沒有停手的意圖。再望向台下，情況近乎失控，遠處看見的是阿南和保霖合力制止志鵬，志鵬不斷重複大喊：「讓我上台！」樂年也準備走上台上，心茹和嘉蓓則躲在桌下，日恆和文傑以麻雀枱作為護盾，樹林和志豪也雙雙跌在地上，估計是衝撞下所致。近處的是文哥的手下分成兩幫人，比較斯文的就是互相對罵，只有一小部份動粗，雄輝和詠珊不知所縱，此時其中一名文哥的手下對我說：「我們應該怎麼辦？羅大小姐！」

我望向他，這名男子的樣貌有七分與大雄相似，只是身形比較健碩而已。

「你是大雄的兄弟嗎？為何你們這麼相似？」

「我是卓仁，是大雄的堂兄！別說這些吧，那麼我們應該怎麼辦？」

「你不要問我，還是問文哥吧！」

「但文哥．．．文哥他．．．」

原是望著我的卓仁立即把視線轉移到文哥身上，我立即望向文哥，只見文哥血流披面，可想而知剛才的打鬥是多麼血腥，難怪兩名女職員也不能夠阻止他們。

「求求你們停手吧！育榮有燥狂症，他是無意的．．．」

這是那兩名女職員對我們說的話，只是我和卓仁面面相覷，大家也不知如何是好？

我正想站起來時，手指感覺上碰到一些東西，我望向「那東西」，才想著文哥曾經說的話．．．

＝＝＝＝＝＝＝＝＝

「對講機是否呼喚我們呢？」

「只是那一群天殺的在說話而已！那個徐督察堅持把這玩意交給我，但這麼多天來我也不曾用，我真是恨不得把它掉進廢物箱！」文哥以漸進式提高的聲量說。

＝＝＝＝＝＝＝＝＝

沒錯，這就是對講機，大抵是文哥與育榮糾纏間從身上跌出來的，有了他我便有辦法了。

(續)

第三十一章：文哥投降（下）

我拿著對講機大叫：「徐督察！徐督察！」

此時所有人，包括負傷的文哥在內也望著我，但我沒有理會，當有人回應後我立即說：「快些找人來二樓酒樓，緊急！」

「你幹甚麼？」卓仁用不友善的語氣對我說。

「我知道你們不想倚賴警方，但我認為文哥已沒有辦法控制這團隊……」

「甚麼沒有辦法？你少給我擔心吧！」這時文哥立即站起，把我手上的對講機搶走後掉在地上。

「我擔心？我只是為大家著想，我有甚麼錯？難道你現在有能力控制場面麼？」我吞了一口口水後續說：「你看看台下發生甚麼事？要是你能夠控制，這些事一定不會發生！」

我還是第一次這麼憤怒，到了這個時候他仍然這麼倔強。他緩緩地站起來，並上前對著咪高峰大叫：

「肅靜！」

當他重複三次後，大家終於停了下來。

「你還有甚麼遺言？老頭子！」

是台下的聲音，我轉身一看，只見志鵬指著文哥，這句話估計是志鵬說的。

「你說甚麼？死胖子！」卓仁指著志鵬說。

「呀！」

是我的慘叫聲，一下刺痛後一條血柱在我眼前掠過，我的右手感覺刺痛，但我已來不及反應，同時間另一條血柱劃破長空，此時我被撞跌在地上。

「臭婊子，現在該我了！來接招吧！」

在我眼前的是龍添，他手持長刀對著我追斬，我除了懂得說「救命」外，也不懂說其他。

「不要傷害我的女兒！」

此時文哥從後抱緊龍添，為的是阻止他繼續前進，這時我最希望出現的人手持椅子擊向龍添，此人正是樂年，我想幫忙，但我身上兩處傷口令我舉步為艱，我只是不斷向後縮，還寄望徐督察及時出現。但出現在我眼前的不是徐督察，而是寶明，他搶去龍添手上的長刀，對著我的頭顱斬下，我本能一閃，刀鋒在我眼前一躍而下。但我驚魂未定，我隨手拾起地上的麻雀牌擲向寶明，麻雀牌估計是台下的人擲上台上的。

「呀！我的眼……」猶幸麻雀牌擊中寶明，他慘叫一聲，我才得到喘息機會，剛齧持他們的兩名刀手才上前制止他。

「砰！」

這聲音由門口傳出來，此時所有人也停了下來。為數五、六名警員持槍進入酒樓範圍。

「你們別動！否則我們開槍！」

是徐督察的說話，而站在他旁邊的還有另一名警員，此子身形魁梧，高於徐督察接近一個頭位，並手持長槍，好不威風。

「發生甚麼事？文哥！」徐督察問。

「我為什麼要向你交代？我們還好……」

「還好？這是甚麼環境？要是還好我相信不會有人報警求助，我只是職責所在！」

徐督察炯炯有詞地說著，他說的也是有理，我心裡暗地裡拍掌。

「我們的事不需要你理會！」文哥對著咪高峰說。

「我不想對你說話，我只想知道是誰報警？」

眾人沒有說話，而全場只有我一人舉手，此時所有人的目光也投向我，但文哥大部份手下的目光也不友善。

「對了！警察來了便好，我需要你們保護……」

「閉嘴！否則控告你阻差辦公！」該名身形魁梧的警員說。

這是志鵬的說話，滿以為他不會再說話之際，他又突然語出驚人，他說：「那麼快些鎖我吧！反正我

也不想待在這裡！」

此言一出，包括我在內的人也呆了，但我還未來得及反應，育榮便搶著說：「我剛才蓄意傷人，很多人也可以作證，快些抓我吧！」

說罷，他已伸出雙手，示意警員為他銬上手扣。

「你們別吵！我們做事不需要你們指指點點！」該名警員說。

「鍾沙展，不用向這些人交代這麼多，這裡所有人也要帶走。」徐督察對該名身形魁梧的警員說。

「你敢？」文哥對著咪高峰及指著徐督察說。

「冷靜些吧！文哥，問題遲早也要解決的。」此時樂年把我扶起，讓我得以站起來對文哥說話。

「徐督察，這裡有人受傷，有沒有醫生？」

這是扶著我的樂年說，想不到他能夠急中生智，懂得這樣求救。

「你們放心，我們有救傷團隊，我承諾所有傷者會得到應有的治療，但你們必須合作。」徐督察說。此時鍾沙展呼喚著對講機，示意醫護人員進場，不到一分鐘，四至五名醫護人員已進入酒樓內，估計這些醫護人員早已在酒樓附近準備。

此時所有受傷的人也安靜地接受治療，為時二十分鐘，醫護人員為我包紮右手和左邊大腿的傷口，想不到自己的傷勢也不輕，只見左邊大腿的傷口不斷滲出血水，不禁令人心寒。幸好樂年一直伴在我身邊擁我入懷，使我感受到一絲溫暖。

當所有醫護人員離開後，鍾沙展說：「現在我們要把這裡的人帶走，不得異議！」

「且慢！」當警員準備行動時，文哥又在咪高峰說話。

「你想找甚麼把玩？」

徐督察的語氣顯出他的不耐煩。此時鍾沙展才接著說：「不用理會他，開始行動！」

「不！我只是有個請求！」

徐督察和鍾沙展面面相覷，大約三秒後徐督察才說：「你說吧！」

「我有要事與我的手下及其他生還者商量，給我十分鐘時間可以嗎？」

徐督察沒有說話，鍾沙展卻說：「那麼十分鐘後又如何？你們還是要被我們押回去吧！」

「我一定不會跟隨你們，但我仍會讓其餘生還者選擇跟隨你們，這一次我可以向你們保證，你們一定會有人帶走！」文哥說。

鍾沙展望著徐督察，徐督察沒有說話，此時鍾沙展才說：「好吧！十分鐘便十分鐘，我們暫時撤退，但仍會在門外守候，任何人休想離開這裡！」

當警方所有人離開後，文哥才說：「所有我的手下立刻上台，其餘人等請到台下等候。」

眼見大部份人也走上台上，我想我應該走到台下才對，此時樂年攙扶著我，我跟隨他慢慢步向台下。

「詠詩！你留下來！」

我轉身一看，是文哥的聲音，我摸不著頭腦，究竟甚麼事呢？

「我留下也可以，但樂年一定要在我身旁扶著我。」

此時文哥的臉色一沉，但他仍對我說：「那好吧！」

雖然口說是好，但從他的表情已知道，他是多麼不願意的。

此時所有被文哥召集的人也走到文哥前，當我們圍成一圈後，文哥便開始他的演說：「首先多謝你們一直以來的支持，多年來有你們的支持，社團業務才得以穩定下來，但到了這個時候，我自問沒有甚麼可以報答你們，我只想對大家說．．．」

他吞了一口口水後說：「要走要留，你們自己決定吧！」

想不到氣氛比我想像中還要凝重，此時大家也逐漸散開，劊哥、大雄、卓仁和雄輝四人分別被其他手下圍著，像是商討大家的去留問題，此時只有我和樂年望著文哥。

「那我可以返回台下嗎？」

「你代表我負責向其他人傳達剛才的信息，讓他們自行決定。」

我點了點頭後立即轉身，由樂年扶著我返回台下。

「時間到了！你們已決定了嗎？」

是鍾沙展的說話，他邊說邊拍打著手掌。原來十分鐘是這麼快的。

「不好意思，還需要一些時間，但你們可以在這裡稍等。」我對鍾沙展說。

「詠詩！不用了，現在就讓需要離開的人立即跟隨鍾沙展吧！」

「那麼大家聽到嗎？留的人請站在台上，走的人到台下集合。」在台上的剎哥說。

由於時間倉促，很多人也未有決定，只見龍添、寶明和育榮已匆匆走到鍾沙展身邊。

「那我們怎麼辦？詩詩。」保霖問。

「你們自行決定吧！」

口說如此，但實際上我仍未有決定，我個人傾向警方，但這刻我極不願意與龍添和寶明一起。我只知道樂年一定會與我共同進退，但其他人呢？大抵是我與文哥的關係，他們大部份人也是看我的意願，我不想我的決定而影響其他人的生存機會。那怎麼辦？

(續)

第三十二章：離開

「不用想了，我已經有所決定！」

這句話不是我說的，我轉身一看，只見志鵬頭也不回，已匆忙跑到鍾督察前，也不難想像這句說話是誰說出來的。

「佩玲、佩蓮，你們還呆在這裡幹什麼？快來吧！」

是育榮的說話，他呼喚剛才那兩名酒樓職員。她們一直站在台下沒有說話，此時她們面面相覷，像是想著應否跟隨大部份人的意願。

我望向台上，台上的大部份人仍然留在台上，只有少數的人才走到台下，躲在文哥身後的還有詠珊，她一定是跟隨文哥的，因我不認為她有能獨立。

未知是否受到志鵬的影響，保霖和嘉禧的立場也作出三百六十度轉變，嘉禧說：「那我們是否跟隨警方？」

「但是．．．」

「不要想吧！我很害怕。」

「那麼．．．我們走吧！」

他們二人也相繼走到鍾沙展身前，我心想：「既然早已決定，那麼為什麼還要問我？」

此時我挽著樂年的手臂，側身倚傍著他，用上溫柔的語氣對他說：「那麼我們怎麼辦？」

「其實．．．其實我很想跟隨警方，但我怕．．．」

「怕甚麼？」

看他愁眉深鎖的樣子，我不讓他說下去。

「還是沒有了．．．」

「你是否會覺得我跟隨文哥？」

他沒有回應，感覺上他是默認了。但望向另一邊，秀薇竟然向台上的方向走。她是第一位文哥手下以外的生還者選擇走到台上，但為什麼呢？

我二話不說立刻跑上台上，文哥喜上眉梢，他肯定以為我願意跟隨他，但可惜，我只是想向秀薇問個明白。此時樂年也走到台上，我對他說：「你在台下等我。」

文哥變臉的速度很快，臉上瞬間被塗上一片灰塵，但我已沒有心思理會他。我把秀薇拉到一旁，但她已搶著對我說：「多謝你。」

「為什麼多謝我？」

「我覺得我會在他們面前不能夠抬起頭，就算是死，我也想保留一些尊嚴。多謝你為我保守秘密，這一生我也不會忘記你的。」秀薇雙手緊握著我的手說。

「那我明白了！有緣再見！」

說罷，秀薇立刻把手上的名錶脫下及交給我，我急忙把她手持名錶的手推開說：「這些東西很貴重的，我不能收。」

「反正這些東西是我．．．」接著她在我耳邊輕聲說：「從事援交得來的．．．」當她的嘴唇遠離我耳邊後再說：「現在我不在乎．．．」

「不要這樣想，這個還是讓你留在身邊吧！」我急忙打斷她的話說。

「這些環境下，名牌於我而言跟垃圾沒有分別，就算是我給你的紀念品吧！希望你戴著它也會記得我。」

「那麼．．．謝了！」

離開這個世界前也能夠戴上名貴手錶，是我意想不到的，也許它不是名錶，而是「名貴的垃圾」罷了。但此刻它就是象徵著我與秀薇之間的情誼，它就是江詩丹頓。

「詩詩！很高興認識你。」

說罷，我們互相擁抱，但我仍不忘發問最後一條問題。

「其實．．．」

「其實甚麼？」我猶豫了數秒後，秀薇終於打斷我的話。

「其實我有一個問題一直想問你，但不知應該怎樣對你說？」

「你直說吧！」

既然她讓我直說，我只好問：「請問你的項鍊是甚麼品牌？我覺得很漂亮。」

「這是梵克雅寶的項鍊，你真懂得欣賞！」她笑說。

「相信是價值不菲啊！」

她點了點頭說：「那麼．．．有緣再見！」

她向我揮手，我會心微笑著，並點了點頭轉身離開。

當我正想踏出台下時，有人竟然把這種氣氛破壞了。

「詠詩！」

一把粗糙的男聲在背後對我大叫，稱呼我詠詩的人沒有多少，不難想像是文哥。

我停下來，腳步聲從後而至，我才開始轉身一望，果然是文哥。

「詠詩，你是否仍然痛恨我？」

「對！」

這個單字我是很用力地說出來，但我對這個字有所保留。當我知道秀薇的故事後，我已經沒有再痛恨他當年的所作所為，但我仍未原諒他，以致我仍覺得自己不能夠與他繼續相處。

「你痛恨我不打緊，但我想說的是．．．」他稍作停頓後才說：「我沒有欺騙你們！我對家儀一直沒有變。」

「這就是你的遺言嗎？」

「我當然不希望這是遺言，但我恐怕沒有機會說。」

我沒有說話，只是轉身背向著他。當我正想向前踏步時，文哥的聲音也從後而至。

「詩！請稍等！」

我再轉身望向他，他沒有說話，只見他從頸上除去他的項鍊，我想他是否打算把項鍊交給我？

「這個交給你吧！雖然不是甚麼名貴的，但我仍希望你記住自己的身份．．．」他吸了一口氣後續說：「你是我的女兒！」

我還是勉強把它收下，雖說我不承認他是我的父親，但不能否認的是，我的體內還是流著他的血。

「詩詩姐姐！」

是詠珊的聲音，我望向她，她向我揮手道別，從她憂鬱的眼神來判斷，大抵她已意識到這可能是最後一次見面。而我只是點了點頭，便轉身回到台下。

「鍾沙展！時候差不多了！」

「各位撤退！」

鍾沙展一聲令下，所有警員及生還者也尾隨著他離開酒樓，生還者之中除了龍添、寶明、育榮、佩玲和佩蓮外，還包括保霖、嘉蓓、志鵬和心茹。而我、樂年和另外三名原是文哥的手下也在這團隊中，這三人之中除了阿南外，其餘二人中的其中一名就是剛才在洗手間門外幫忙押送龍添和寶明的人，反而樹林等四人並沒有跟隨。

「請問你是甚麼名字？」我問剛才那位持刀男子。

「我是柏源，那麼你現在是不是羅大小姐？」

「別要這麼見外，你可以稱呼我詩詩！」我笑說。

「詩詩不是這麼好，我可以稱呼你詩姐嗎？」

這個傢伙真是不識抬舉，我立刻把剛才的笑容收起，我並不喜歡詩姐這個稱呼，難道我真是很老嗎？

我並沒有再回應他，便立即走到樂年旁邊問：「這個手錶如何？」

「你便好了！就算是勞力士我也買不起，你竟然有江詩丹頓，真是羨慕又妒忌。」

「別傻吧！我們輪流戴著它。」我笑說。

「這很明顯是女裝錶，不要耍吧！」他用手輕輕地拍了我一下手臂。

「不打緊吧！反正現在沒有人理會這是男裝還是女裝？」

「那麼戴一下也無妨，難得有這個機會。」

「想不到當援交的收入是那麼可觀，早知如此，我也當援交吧！」我笑說。

「要是你當援交，那麼我不要你了！」

「不要吧！我說笑罷了！」說罷，我扁起嘴巴。

他沒有回應，我便雙手抓住他的手說：「不要生氣吧！說笑罷了！」

他仍然沒有說話，似乎真的惱了我，我們沒有說話，只是一直向前行，當到達一樓天橋時，我才用高音對樂年說：「不要惱吧，詩詩知錯了。」

說罷，我望著他扁起嘴巴，他的左邊嘴角終於向上了，此時我才用手拍打他的心口一下：「你很壞，你把我嚇怕了！」

「你會被嚇怕麼？」樂年笑說。

「你很壞，你把我嚇怕了，我怕你不再理會我。」我立即雙手擁著他的腰。

「那會呢？」

說罷，他立即抱起我，並吻了我一口。

「你們的時間夠了，我們已到達目的地！」

這是鍾沙展的話，在我們眼前的可說是別有天地。

(續)

第三十三章：賊船

驟眼所見，這裡大部份商鋪也是用布簾掩蓋著，感覺上這裡比起另一個商場更有神秘感，但這種神秘感更添上一份莫名的恐怖。

沿途並沒有其他人說話，只是鍾沙展的對講機不斷發出沙沙的聲音。

「拍！」

「拍！」

「拍！」

這些拍打的聲音是由被布簾包圍的範圍內發出的，頻率頗高，我被嚇得撲向樂年懷裡。

「這是甚麼聲音？這麼吵耳！」

這把粗糙的聲音是龍添發出來的，當他正想上前拉開布簾時，在他附近的警員大喝一聲：「你在幹甚麼？」

「只是看看罷了！不是不可以嗎？」

「就是不可以！」該名與他爭執的警員說。

「你有種便一槍轟斃我！」龍添指著自己說。

「發生甚麼事？」

是鍾沙展的聲音，此時龍添才停下，但他的聲音並沒有因此而停下，他說：「究竟你要把我們帶到那裡去？布簾內又是甚麼把玩？」

「你少擔心，一會兒你也會待在這些布簾內！」

當鍾沙展說出這句話後，大家的反應不一，大部份的人也鼓噪起來。

「為什麼？快些答我？」這是龍添的說話。

「我很怕！不要關著我！」說罷，嘉蓓的眼眶不斷滲出淚水。

「早知如此，我還是留在文哥身邊……」

這是佩玲的說話，而我只是側身伏在樂年的肩膀上。從各人的反應來看，我開始意識到恐懼，還有一種不祥的預感。

「我想離開！求求你吧！」

這是佩玲和佩蓮的說話，我看見她們苦苦哀求身後的警員，讓她們離開。

「砰！」

是一下槍聲，此時全場雅雀無聲。只見鍾沙展把右手舉起，手上的手槍對著天花板，槍口還冒著白煙，估計槍聲由鍾沙展的手槍發出來的。

「不要讓我浪費子彈！快走！」

我們再向前行，此時已沒有人反抗，大抵已意識到這環境下，火槍就是權力的象徵。

「你！快進！」

當我們停下來後，鍾沙展指著龍添，示意他進入其中一家商鋪內。

「可以選擇不嗎？」龍添苦笑著說。

「這些時候還有誰和你說笑？人來，把他押進去！」

鍾沙展勃然大怒，此時在他身後的兩名警員已把他關在店鋪內，此時柏源和另一名仍未知道名字的刺青漢和他理論：「為什麼要這樣？我們沒有犯事！」

「我懷疑你們身上帶有病毒，現在把你們隔離，這是預防措施。」鍾沙展邊用槍指著柏源邊說。

「荒謬！倒不如現在殺了我吧！」另一名刺青漢說。

「砰！」

一下槍聲，該名刺青漢已倒在地上，額頭卻多了一個紅色洞穴。

「呀！不要啊！」

「不要殺我！不要殺我！」

這是眾人發出的聲音，我們也蹲在地上，嘉蓓更被嚇得淚如雨下，只是懂得不斷重複著「救命呀！」

這三個字。

「你不要這麼過份？」志鵬站起來指著鍾沙展高聲說。

「你把細德殺了！我跟你拼命！」

我看見柏源正想站起來時，我和樂年立刻把他制止，免得警方再次對我們開槍。

「冷靜些吧！冷靜！」

「你們也將會與剛才的胖子一樣，逐一關在店鋪內。如有反抗，殺！」

鍾沙展的最後一個字特別加重語氣，像是不能說笑的樣子！我只好不再作話，心裡只是埋怨自己上了賊船。

「該你了！」

鍾沙展利用槍管指著志鵬說，但志鵬卻一手撥開槍管，大聲說：「別要用這些東西指著我！」

但此言一出後，鍾沙展旁邊的兩名警員卻挾住志鵬的左右臂，「啪」的一聲，鍾沙展在他的臉龐留上掌印。接著再次用槍管指著他：「我喜歡！」

我心想：「志鵬，拜託你少說話吧！」接著他被兩名警員一同押進眼前的店鋪內。

此時在前排的人已逐一獲「分配」到其他店鋪，其他人也沒有反抗，只是輪到育榮時才與警員有些爭執。當育榮困在店鋪後，這裡只餘下我、樂年、心茹、保霖和嘉蓓五人仍未獲分配「房間」。保霖與嘉蓓並肩而行，心茹仍然沒有說話，此時我拖著樂年。

「拍！」

「拍！」

「拍！」

這個商場是一條大直路，店鋪分佈在大直路兩側，大部份店鋪內也發出拍打聲，像是喪鐘已為我們敲起。此時在我眼前的店鋪已給警員開了門，鍾督察指著保霖說：「這是你的，快進！」

「嘉蓓，我們來吧！」

「嗯！」

說罷，他倆正想上前時，鍾沙展突然大喝一聲，他用槍指著嘉蓓說：「你幹什麼？」

「你吩咐我們躲在這裡，我們也沒有反抗，你還想怎樣？」嘉蓓被嚇得本能反應一縮，此時保霖撐著腰說。

「你要弄清楚，我只是吩咐你進去，並不是你們。」

「不要把我們分開吧！我求求你！」

嘉蓓邊哭邊跪著說，但鍾沙展仍無動於衷，這是意料之內的事情。看見嘉蓓這樣的反應，我也不禁心酸，這也意味著一會兒我也會與樂年分開。

我靠向樂年，雙手用盡全力把他緊抱著。此時樂年也把我抱緊，他輕撫著我的秀髮，此時我的淚水直流。我很怕，我很怕失去他，我真的很怕。

「你們在幹什麼？快走！」

是一把討厭的男聲，沒錯！我是指鍾沙展這個天殺的傢伙，我轉身與他展開對罵。

「我就是抱著他！與你何干？」

「就是不可以！你再胡鬧我先行把你關在店鋪內！」

「你憑甚麼？就憑你手上這支槍麼？要是你乾脆把我一槍轟斃吧！」

平時膽小的我，也想不到會這樣說話，難道這就是愛情的魔力？

「就是！但我不會殺你！」

說罷，鍾沙展旁邊的警員立刻把店鋪的門打開，並用槍指著我說：「你！進去！」

「詩詩！」是樂年的聲音，他仍把我的手緊握著，但不一會已被警員把我們分隔開。

「你要等我！樂年！」

「我們不會有事的，你放心吧！」樂年被帶走時仍不忘說了這句話。

這是我們分手前的最後一句說話，而我亦被關在髮型屋內，目送著樂年和一眾人離開。

(續)

第三十四章：槍聲

這所髮型屋對面的是時裝店，保霖被困在這裡。由於我們的店鋪仍未掛上布簾，以致我們也能看見對方。

我看見他一直拍打著玻璃，還聽到他隔著玻璃大叫，但我認為與其求救，倒不如把這些力氣也省回吧！不久後，他已經停止呼叫，只是凝望著我，但我以雙手擴張的動作作出回應，意思是我也幫不上。還不到五分鐘，已有警員用布簾把對面的櫥窗封好，接著的就是我身處的店鋪。

「砰！」

發生甚麼事？為什麼有槍聲？難道活死人開始出現？

「砰！」

「砰！」

「砰！」

槍聲連綿不絕，新一輪的戰爭終於開始了，因店鋪被布簾遮蓋的關係，以致我未能看清楚外面的情況，這刻反而覺得子彈會穿越玻璃誤中我，所以我立刻蹲下身子，躲在洗頭專用的沙發下。

我已沒有心思再理會外面的環境，我坐在地上，從褲袋裡掏出慧蘭臨終前交給我的十字架吊墜，才想起我對她的承諾，但這個承諾真的可以實現嗎？當然我也希望可以親手把這吊墜交給文聰，但我認為機會很微。

當想了一想，我決定把吊墜掛在自己身上，希望慧蘭能夠帶給我好運吧！接著就是把秀薇送給我的名錶戴在手腕上，此時我望著手錶．．．

＝＝＝＝＝＝＝＝＝

「這個手錶如何？」

「你便好了！就算是勞力士我也買不起，你竟然有江詩丹頓，真是羨慕又妒忌。」

「別傻吧！我們輪流戴著它。」我笑說。

「這很明顯是女裝錶，不要耍吧！」他用手輕輕地拍了我一下手臂。

「不打緊吧！反正現在沒有人理會這是男裝還是女裝？」

「那麼戴一下也無妨，難得有這個機會。」

「想不到當援交的收入是那麼可觀，早知如此，我也當援交吧！」我笑說。

「要是你當援交，那麼我不要你了！」

「不要吧！我說笑罷了！」說罷，我扁起嘴巴。

＝＝＝＝＝＝＝＝＝

我一邊看著，時間是下午四時二十五分，此時錶面突然濕了起來，不是冷氣機滲水，而是我的淚水。

「樂年．．．你在那裡？」

忘記傷口的痛楚，淚水不斷從眼眶內湧出，心裡只是想著樂年，槍聲和視線也開始愈來愈模糊起來。

當我醒來的時候，日內瓦名錶所顯示的時間為六時四十五分，這也表示我已睡了超過兩小時。

我站起來，槍聲經已停止。我望向玻璃門，它仍被布簾覆蓋著。我洗過臉後，便詳細視察這店鋪內的環境，我最關心的是店鋪內存放食物的地方，因我的肚子已隆隆咋響。

我打開暗門，如沒有估計錯誤，這裡應該是職員專用的休息室，不出我所料，內裡真的有雪櫃，此刻的心情猶如在沙漠中遇見綠洲一樣。我打開雪櫃，心情彷彿像過山車一樣，只見雪櫃裡空無一物，估計食物已被其他生還者帶走。

當我懷著失望的心情離開休息室時，在收銀處竟然讓我發現一罐未曾打開的可樂，這真是欣慰。

我拿著可樂，走到鏡前坐下來。我望著鏡子，凌亂的秀髮出現在我眼前，眼睛也變得紅腫，整個人總是沒精打采，心想：「要是樂年看見我這副樣子會否嚇怕他？」

每當我想起他時，我的淚水也不自覺地流出。樂年，你在那裡？你正在幹甚麼？你知不知道我很想你
．．．

為了讓他看見我最美的時候，我決定重新「包裝」自己。我扭開水龍頭，塗上洗髮水，把凌亂的頭髮徹底洗滌，用頭巾包起後再次走到鏡前。我把頭巾卸下，立即提起風筒把頭髮吹乾，再用梳子把頭髮梳起來，想不到的是原來梳起直髮的我還是這麼好看。

「砰！」

「砰！」

又是接連的槍聲，我大叫了一聲後立即伏在地上，我心想：「靠！外面又幹甚麼把玩？」

「砰！」

「砰！」

「砰！」

槍聲連綿不絕，我飛快地爬往沙發下暫避。我望向玻璃門，櫥窗仍舊被布簾封著，此刻猶如鍋子裡的螞蟻一樣，究竟外面是甚麼狀況呢？

槍聲持續五分鐘，當槍聲停止後，我緩緩站起來，此刻我已沒有心思理會自己的樣子，覺得找武器才是急切面對的問題。我望向近門口位置，雨傘架插著數把長傘，心想：「這些東西有用麼？」

我走到位子上，仔細搜尋鏡架內的物品，發覺放在鏡架內的不是梳子就是剪刀，最有殺傷力的就是剃刀，但自己應該如何應用呢？這個問題實在大傷腦筋，如果這是我的武器，恐怕在我擊中它的頭部前我已成為它們的晚餐。

我提起手中的可樂罐，把僅餘的可樂倒入口中，當我走向收銀處，正想把空罐子掉進廢物箱內，案頭發現一包香煙和一些五顏六色的橡皮筋，是紮頭髮用的，但現在大部份人也不會用這些東西紮頭髮的，取而代之的是美輪美奐的髮飾。心裡想著：「試試把頭髮紮起來也好。」

我燃點著香煙，拿著一些橡皮筋走到鏡前，把原本已梳直的秀髮紮起，我紮起一束小馬尾，感覺上自己已返回學生時期一樣，原來二十九歲還可以這麼美，嘻嘻！

零星的槍聲此起彼落，為安全起見，我還是提著剃刀走進休息室暫避。此時讓我發現一樣很好的武器，不是摺椅，而是掃帚，此時我才想起手上的剃刀終於有作用。

我把掃帚的刷子拆掉，換上的是不知是否鋒利的剃刀，再用餘下的橡皮筋紮起，為安全計，我從案頭取出透明膠紙，不斷重複捲著剃刀和掃帚棍的接駁位，直到膠紙用盡。

「砰嘭！」

「呀．．．」

這是櫥窗外傳來的聲音，像是打鬥的痕跡，但很可惜的是我未能看見外面的情況。我立即把椅子和雨傘架推到門前，雙手握著剛才自製的武器顫抖。

「砰嘭！」

「砰嘭！」

「呀！」

「砰嘭！」

「不要啊．．．」

響聲和叫聲仍然沒有終止，感覺上外面至少有兩個人在拼命掙扎，只是不能清楚知道是誰而已。我仍然緊握著武器，絲毫不敢放鬆。

「砰嘭！」

「砰嘭！」

「砰嘭！」

但經過一輪碰撞後，布簾終於鬆脫，但駭人的一幕映入我的眼簾．．．

(續)

第三十五章：生死相隨

對面的櫥窗已破，有五、六頭活死人正在攻擊一男一女，該兩名男女也是血流披面，估計傷勢不輕，附近的布簾和櫥窗也沾滿血跡，好不恐怖。

其中一頭長髮活死人正在撲向女傷者，而男傷者用垃圾桶擲向它。但男的也自身難保，只見他被迎面而來的三頭活死人圍著，女傷者提起剛才的垃圾桶擲向其中一頭男性活死人。

「嘉蓓！」

當女傷者轉過臉來，才知道原來是嘉蓓，相信男的應該是保霖。我急忙把剛才堆在門口的椅子和雨傘架，嘗試出外營救，此刻我已沒有心思想著自己的安危，我急得不斷拍打著玻璃門。此時其中一頭腸臟外露的活死人撲向我眼前的櫥窗，我被嚇得哇哇大叫，自己亦本能地向後跌在地上。

「砰嘭！」

「砰嘭！」

「砰嘭！」

「砰嘭！」

接著又是另一頭活死人拍打櫥窗玻璃，它們每一下拍打聲猶如死亡的樂章。我被嚇得把剛才移開的椅子重新擺放在玻璃門前，此時嘉蓓躺在血泊中，保霖雙手緊握著垃圾桶抵抗活死人的攻擊。

「砰嘭！」

「砰嘭！」

「砰嘭！」

拍打聲仍不絕於耳，我雙腳不斷抖震，心裡為他們默默地加油。只見嘉蓓慢慢地站起來，難道她已變成那些嗜血狂魔？

我立刻拾起剛才的武器，面向櫥窗慢慢往後退，但我看見的不是嘉蓓拍打玻璃又或是向保霖攻擊，她雙手拾起在地上的「小心地滑」膠牌，對著攻擊保霖的其中一頭活死人砸了一下，此時保霖利用手上的垃圾桶把它的頭顱打至飛脫，一條血柱在半空中閃過。

「呀！」

我被剛才的情景嚇得驚叫了一聲，門外的活死人也興奮起來，不斷在拍打玻璃，保霖和嘉蓓也拼命掙扎。

「砰嘭！」

「砰嘭！」

「砰嘭！」

又來了一頭穿上警員制服的活死人，三頭活屍人拍打著櫥窗，另外兩頭分別與保霖和嘉蓓糾纏。其中一頭本是拍打櫥窗的活死人突然走開，我心知不妙了。

「嘉蓓！小心啊！」

不出所料，該頭活死人緩緩步向嘉蓓，對著她的手臂噬咬。

「嘩！」

這是嘉蓓的慘叫聲，她被撞向對面的玻璃櫥窗。

「不要啊！」

我雙手掩臉，本能大叫一聲，但已知道是沒有任何作用的。而兩頭正在拍打玻璃門的活死人已加快拍打速度，血色的手掌印遍佈玻璃櫥窗，死亡的氣息也愈趨逼近，但仍不及門外的二人。

「嘉蓓！」

這是保霖的叫喊聲，但很明顯他也自身難保，他正被兩頭活死人苦纏著，只見他不斷與其中一頭長髮活死人糾纏，而另一頭正對著他的手臂噬咬，現場血腥非常，看在眼內的我也覺得不寒而慄。

「保霖！」

兩條淚痕在我臉上劃過，為什麼？為什麼我會看到這些情景呢？看見他們垂死掙扎，而自己沒有能力相助，我實在看不下去。

現場所見保霖仍未有放棄，但只見嘉蓓躺在血泊中，被一頭活死人噬咬，此時另一頭露出內臟的也停止拍打玻璃，朝著嘉蓓的方向去。

「嘉蓓！」

眼見嘉蓓即將被分屍之際，保霖像是聽到我的說話，他右拳揮向長髮活死人，左肘用力撞向咬著他的活死人，下一步就是撲向那個內臟外露出來的活死人。

「撲！」

是甚麼東西？這東西是從活死人身上飛脫出來，跌在地上。當我正在想著這是甚麼東西時，我立刻掩著嘴巴，從旁取出廢紙箱，那些黃色的液體從我口中傾盆而出，那個不知是肝臟還是腎臟的物體在地上顫抖著，不一會便停止，過程好不嘔心。

我實在不能看下去，我只好轉身蹲在地上。但背後的拍打聲令我非常不安，總覺得櫥窗玻璃不是這麼穩固，縱使門外的活死人全也死清光，但自己也知道此地不宜久留。我還有很多事情要做，尋找文聰，幫慧蘭完成心願；尋找樂年，我要與他在一起，直到永遠。

然而拍打聲停止後，當我轉頭留意櫥窗外的情況，已沒有活死人再拍打櫥窗，難道已被殺清光？還是已開始用膳呢？當然我並不希望是後者。我慢慢站起來，發現地上有三條活死人的屍體，另外三頭仍然咬著保霖不放，而嘉蓓則躺在血泊中，但沒有任何動作，只見身上已有多處傷口，血液從已被咬去一口的頸部流出，相信她已不能再站起來了。

「嘉蓓！」

「嘉蓓．．．」

我不斷拍打著玻璃及重複著叫喊她的名字，但其實我也清楚她沒有可能因而醒來，但自己還是希望她能回應我。

「砰嘭！」

突如其來的撞擊聲把我呆住了，在我面前多了一個血印，血印異常大，血漬也沾了櫥窗。當我望向地面時，保霖也伏在地上，但也沒有任何動作，而活死人也開始分享它們的晚餐了。

「保霖！快醒來吧！」

我叫喊著他，希望他盡快醒來，未知他是否聽到我的說話還是他的意志，他提起雙手向前爬，而活死人也開始對他的腿部噬咬。很奇怪地保霖沒有反抗，只是不斷向前爬行。我再望向嘉蓓，那我終於明白了。

「拍！」

「拍！」

「拍！」

「拍．．．」

我不斷拍打著櫥窗玻璃，希望分散活死人的注意力，但根本沒有任何作用，那些怪物只是對眼前的鮮肉比較有興趣。

「保霖！」

我一邊呼叫著他，一邊雙手拍打櫥窗玻璃，只見那些怪物已把他的雙腿分了家，眼見保霖只是緩緩地爬向嘉蓓身邊，場面不禁令我心寒。

「保霖！嘉蓓！」

我雙手仍沒有停止拍打玻璃，但我已知道這是沒有用的，只是本能不容許我雙手停下來。

「為什麼？為什麼你們要離我而去？」

兩行淚腺在我臉上劃過，我崩潰了，我終於崩潰了！為何身邊的人也要離我而去？慧蘭和財哥是這樣，現在就是保霖和嘉蓓，我真的接受不了這是事實。這數天內發生的事簡直是不能相信，究竟我身處在一個甚麼樣的世界？

「砰！」

「砰！」

「砰！」

內心的悲痛和恐懼被槍聲打破，該三頭活死人已應聲倒下，我也無暇理會保霖和嘉蓓便蹲下來，只是恐怕被子彈誤中。

當槍聲停止後，我緩緩站起來，望向保霖和嘉蓓，只見保霖伏在地上，右手踏著嘉蓓的右手手掌，我的淚水再次失控，此情此景既感人又恐懼。

「未知我與樂年能否這樣一起上路呢？」我心想，要是能夠做到生死相隨，我覺得是死而無憾。

「你們安心上路吧！保霖，嘉蓓，但願你們幸福快樂。」

說罷，我燃點手上的香煙，吸了一口後再放在地上，接著燃點另一根香煙，同樣吸了一口後立刻放在地上。

保霖和嘉蓓不能再次站起來已是事實，現在可以做的是尋找其餘生還者，當然還希望找到樂年。

(續)

第三十六章：困獸鬥

當我定過神後，方才意識到此地不宜久留，但是我該怎樣離開呢？

「踏．．．踏．．．踏．．．踏．．．踏．．．踏．．．踏．．．」

是從櫥窗外傳來的腳步聲，我立刻蹲下來，慢慢爬到洗頭用的沙發下。

「砰！」

「砰！」

「砰！」

「砰！」

「砰．．．」

接連的槍聲令我不敢站起來，就算是探頭望向櫥窗的勇氣也沒有了。直到槍聲停止後，我才慢慢站起來。櫥窗外並沒有異樣，那麼剛才的槍聲從何而來呢？我摸不著頭腦下，只好燃點香煙吸著。

當我走到櫥窗前，方才知曉剛才的槍聲是甚麼回事？我眼中所見，保霖和嘉蓓的身體和頭顱也佈滿蜜蜂窩，大概是恐怕他們變成活死人吧。

此時我開始意識到，此地不宜久留，我想嘗試離開，但有辦法嗎？答案是沒有。

我望著日內瓦名錶，錶面短針所指向的是八，長針是指向十二，原來時間走的這麼快。我返回休息室坐了一會，但發覺愈是坐愈是餓，但這裡沒有食物，怎麼辦？

我離開休息室，與剛才的活死人動作一致，就是拍打玻璃。

「有人嗎．．．」

我不斷重複著這句話大約五分鐘，但四周沒有人回應，但剛才的槍聲從何而來呢？此時我已停止拍打玻璃櫥窗，立即拾起剛才自製的武器，我把這武器命名為「掃帚刀」。

「嘭！」

爆炸聲加上玻璃碎裂的聲音在我耳邊隆隆作響，玻璃碎片也散到我的手上，此時我也順勢撲向地上，究竟是那些天殺的傢伙幹的好事？

我立即拾起掃帚刀，轉身一看，現場煙霧瀰漫，櫥窗的玻璃消失了，恐怕是剛才被爆開後造成的。最後的屏障也沒有了，此地已不宜久留，那麼我應該怎麼辦呢？要是待在這裡，那些血盤大口總會找上我，難道我要坐以待斃？但萬一離開這裡，要是樂年找不上我又怎麼辦呢？

「看看這裡吧！可能有食物！」

從煙霧間冒出兩個人影，幸好他們還會說話，否則我會立即揮刀。

「是誰！」

本能也促使我大喝一聲，而這兩個人影也停了一停。

「是誰？舉高雙手，否則我開槍！」

「呀！不要吧！不要殺我！不要殺我．．．」

我立刻舉高雙手，不斷重複叫著「不要殺我」，因我真的害怕他們會開槍。

「不要大叫！你是否想把活死人引過來？」

活死人？對了，我還忘記現在身處的世界是多麼的危險，那些活死人會隨時找上了我們。

「哇！」

一下突如其來的慘叫聲，是其中一個人影發出來的，此時煙霧也差不多散去，只見其中一名持槍警員被身後的活死人狠狠對著他的頸部咬了一口。

「砰！」

「砰！」

這兩下槍聲是從他身旁的另一名警員發出，兩粒子彈灌穿了他們的頭顱，接著就是雙雙倒地，我嚇得雙腳顫抖，說不出話來。

「那些東西快來了！走吧！」

說罷，他已拔足狂奔，而我也沒有想太多，便尾隨著他，朝著文哥那邊的商場跑去。

「砰！」

「砰！」

這兩下槍聲發出後，迎面而來的兩頭小童活死人應聲倒下，我轉頭一看，發現至少有三頭活死人尾隨著……

「不要回頭望，快走吧！」

那位警員在前面叫喊著，我被他的說話影響下，立即向前看，只見沿途仍未有活死人出現，但滿地也是屍體和殘肢，我已分不清那些是活人，那些是活死人的肢體。還有四周拍打櫥窗玻璃的聲音，彷彿就像地獄的惡靈侵佔人間的領土，一個又一個死神為我們招手。

「砰！」

又一下槍聲提醒著我，現在身處的世界是多麼的危險。一條血柱在半空飄揚，來自一位身穿吊帶熱褲的活死人。

「拍！」

「拍！」

「拍……」

此時我們已走到內衣店門前，有一頭活死人在店鋪內拍打櫥窗，四周也不斷發出拍打櫥窗的聲音，我已無暇理會是活人還是活死人，只是拼命跟著那警員向前跑。

我們走到連接兩個商場之間的密封橋。靠！玻璃和地板染上了奪目的紅色，還有一名看似已沒有呼吸的警員躺在路中心，我心想：「要是他突然站起來怎麼辦？」

「砰！」

「呀！」

之前的一下槍聲把我嚇得尖叫起來，該名警員在那具屍體的頭顱上開了一個洞，只見那屍體把注滿紅色的眼球張開，很像是對我說他死不瞑目。

「還呆在這裡幹什麼？快走吧！」

說話再次把我帶回現實，大抵我被剛才那一幕嚇呆了，以致未能及時會過神來。

我跨過剛才的屍體，本想再向前踏步之際，該名警員終於停下來了。

「甚麼事？」我上前問該警員。

「你看看吧！」他指著升降機大堂說。

電梯大堂長滿了血紅色的鞋印，向著商場的方向走去，而升降機的門不能合上，仔細一看，雙腳從升降機內伸了出來，並且阻礙升降機門關上，究竟是甚麼回事呢？

「你稍等，我上前看看是甚麼一回事？」

說罷，他已提起手槍，慢慢步向升降機。當他離開我時，我開始膽戰心驚，始終這些環境下甚麼事情也有可能發生。

當他用槍指著升降機時，我已經感覺到殺氣騰騰。

「砰！」

槍聲是警員發出的，但這槍聲與接著的事毫無關係。我邊轉身邊揮動著掃帚刀，寒光一閃，迎面而來的男孩活死人的頭顱已分家，另外兩名迎面而來的小孩活死人立即向我撲殺，由於它們來勢洶湧，我

立即轉身就跑。

「砰！」

「砰！」

警員向著我的方向開了兩槍，我立即轉頭一看，發現其中一頭活死人的頭顱破了一個大洞，但另一頭呢？

我凝視著四周，慎防這頭活死人突然間向我撲過來，但此時我已知道它在何方。

當我感覺有人抓住我的右腳時，我立即利用手上的掃帚刀直插落地上，一條血柱如噴泉般湧出。

「想不到你的身手也算不錯，我還擔心你會成為負累……」

負累二字感覺上被貶低，此時我要還擊了：「你的意思是否小看我？要是這樣，我們各走各路吧！」

「對不起，我不是這個意思，我只是……我只是不懂得說話而已。」

該警員低著頭說。

「算了吧！那麼應該怎樣稱呼你呢？」

「我是阿強，大家也稱呼我為孬仔強……」

此時我掩著嘴巴，咧著嘴笑了起來，看他的臉色變了，我才懂得收起剛才的笑臉。看著他這樣難堪的樣子，我實在不忍再嘲笑他。

「不好意思，我不是故意的。」

「不打緊，反正已習慣了，隨你喜歡吧！」他低聲說。

雖然口說如此，但從他的樣子已看出，他真的不太高興。我還以為女人才口不對心，原來男人也會的。

但我已沒有心思理會這些瑣碎事，我立即換個話題：「剛才升降機內發生甚麼事？我看見你開槍。」

「只是一頭活死人咀嚼屍體而已，我一槍便把它轟下。」他輕描淡寫地說。

我們一起踏步向前，走到升降機門外一看，是一男一女的屍體，男的穿著商場服務員制服，如沒有估計錯誤應該是樹林；至於女的也是熟悉的，雖然頭顱破了一個洞，但我也知道它就是琪琪，因我認得她那頭金髮。

「這二人你認識嗎？」孬仔強問。

「它們也是跟隨文哥的生還者。」我點著頭說。

就在此時，我感覺有人從後踏著我的肩膀……

(續)

第三十七章：二樓冒險

「難道我將要變成它們？」

時間就像靜止一樣，這一下踏著肩膊的動作持續著兩至三秒，但踏著我肩膊的人仍然沒有反應，既然它不懂得給我反應，那就是我的反應來了。

「呀！你是誰呀？」我雙腿顫抖著，但踏著我肩膊的手仍然未放開，此時我的身軀突然向前傾，原來是孱仔強把我扯到他的身邊。

我轉身一看，站在我背面的是心茹，她用呆滯的目光盯著我。我仔細打量著她，她表面上並沒有任何傷痕，應該還是活人，但她空洞的眼神令我不寒而慄。

「心茹！」

我輕聲說著，但心茹很像沒有反應，於是我決定踏步向前。

「不要啊！」

孱仔強從後呼叫著我，但我沒有理會他，我只是慢慢步向心茹。

「呀！」當我走到心茹前，正想伸手觸碰她的臉龐之際，她突然大叫一聲。

「發生甚麼事？心茹。」

「呀！」

「呀！」

「呀．．．」

她沒有理會我，只是不斷尖叫，為什麼她會這樣？當我再走上前時，她一邊後退一邊揮動雙手，嘴裡不斷重複說著同一句話。

「不要啊．．．不要啊．．．」

這是心茹的瘋叫，但我已沒有心思再理會她，因由此刻我已看見眼前的危險。我看見有三頭活死人正在步向心茹，而那三頭活死人確是認識的，分別是志豪、郭泉和恆仔，難道這個商場也開始失陷？

「砰！」

「砰！」

志豪和恆仔隨著槍聲倒下，只有郭泉繼續步向心茹。

「沒子彈了！快走吧！」

說罷，孱仔強抓住我的手，但我很自然地把她甩開：「我不能把心茹待在這裡！」

當我甩開他後，我提著掃帚刀衝向郭泉，猶幸心茹並沒有繼續向後退，最後還趕及在郭泉埋身前把它的頭顱分家，但同時間，手上的掃帚刀那塊刀片也飛脫，掃帚刀頓時變成掃帚棍。

「這些武器果然不可靠，還是算了吧！」我打趣地說。

「此地不宜久留，快走吧！」

孱仔強說的是沒有錯，此地不宜久留，但我們應該往那裡走呢？我轉身一看，他已跑回剛才的商場。

我再望向心茹：「快走吧！」

她沒有理會我的說話，便一個箭步向著孱仔強的方向跑去。我被她的舉動嚇呆了，她究竟發生甚麼事呢？我摸不著頭腦，但我只知道，我希望盡快找到樂年。

我跟著孱仔強和心茹返回剛才的商場，但轉頭已跟他們失散了。只是直路看不見，我只好上一層。

當到達上層後，拍打聲仍然不絕於耳，只看見走廊盡頭就是麥當勞，旁邊就是茶餐廳，但奇怪的是茶餐廳根本沒有上鎖，反正有些餓，倒不如到茶餐廳走一趟吧，說不定能找到一些實用的武器和食物吧！

我只是站在茶餐廳外面，但已有一種不安的感覺。內裡異常的整齊，完全沒有災難的感覺，但這樣我反而更加小心，因為殺機隨時出現。

我走進茶餐廳內，已聞到一陣腐肉味，直覺已告訴我，它們可能已準備開餐。我一邊留意著地面，一邊留意著四周環境的變化，使自己不要發出任何聲量。

「嘎！」

「嘎．．．」

死亡的氣息已逐漸向我逼近，我立即轉身，雙手握著掃帚棍砸向穿著警員制服的活死人，但它仍然站起來，我立即雙手歇斯底里揮打著，我一邊打，血花邊從它的頭顱散開，最終打至變形，接著就是倒下來。我用掃帚棍撥了屍體一下，當確定它已死去後，我蹲起來搜它的身，果然在屍體身上搜得一把手槍，便立即掛在自己身上，此時我已感覺到遠處的腳步聲。我躲在桌底下，遠處看見全身沾滿鮮血的警員躺在地上，相信已死去多時，而另一雙腳也慢慢步向我，難道我已被發現？

「呀！」

一張令人嘔心的面孔在我眼前出現，把我嚇得本能地大叫一聲，腐爛的雙手逐漸逼近我。

「不要啊！不要過來啊！」

我不斷揮動掃帚棍，敲打這一雙腐手，同時頭也轉向另一邊。

「呀！救命啊！別要過來吧！」

我一邊呼叫，雙手不斷向前推進，當我感覺靜止時方才慢慢把頭轉回。此時我被嚇得縮了一縮，掃帚棍直插活死人口中灌穿了整個頭顱，鮮血沿著掃帚棍直流到手柄滴在地面，我實在不敢再次觸碰這支武器。

當我再次站起時，另一輪攻勢如箭在弦，遠處已看見兩頭活死人從門口步進來，這一男一女的活死人眼球充滿著血紅，雙手也是潰爛，大抵是剛才的叫喊聲把它們吸引過來。它們踏步向前，在沒有其他武器輔助下，我提起手槍，但瞬間已把手槍插回槍袋，因我恐怕槍聲會引來更多這些怪物。

它們愈逼愈近了，我立即打翻桌子，阻擋那頭男性活死人前進，我再提起椅子，砸向女的頭部，可能身形單薄的關係，我只是打了一下，它已倒在地上，趁它仍未站起來，我急忙對著它的頭顱轟下一記重的，它的頭顱已被打至變形，相信它不能再次站起來了。我已無暇理會剛才的另一頭活死人，只知道此地不宜久留，我提著椅子奪門而逃。

我向著麥當勞的方向走去，沿途的櫥窗不是破了就是仍被布簾遮蓋著，被布簾遮掩著的不斷拍打著櫥窗。我轉身一看，剛才在茶餐廳內遇見的活死人仍未追出來，我才放慢腳步，細心打量著四周的櫥窗，我嘗試揭開布簾，希望能夠找到活人，最好就是找到樂年。

「呀！」當我揭開第一塊布簾時，我已被嚇至向後退，一頭眼球充滿血紅，雙手出了紅疹，有些地方已潰爛，相信它是因患上古代流感而病發的人，它不斷拍打著櫥窗玻璃，雙眼緊盯著我。

「哇！不要吧！」

我大叫一聲，已沒有再理會那櫥窗，繼續奪路狂奔，到了分支路時，我才猶豫了一下，應該繼續向麥當勞方向走還是轉彎？最後我還是轉彎走一趟。

彎位內的商鋪全是診所，而另一端就是返回剛才的大直路位置，沿途地下、櫥窗、甚至牆身也染了血跡，而另一端轉角位有個影子在晃動著。我深深吸了一口氣，把腳步放緩，慢慢步向轉角位。當我逐步逼近危機之際，我的心砰砰亂跳，當我終於知道甚麼一回事的時候，就算是我也不懂得作出反應。我看見一名警員．．．不，它是一名穿著警員制服的活死人，正在地上開餐，它從屍體的肚裡取出內臟放進血盤大口，而那屍體女死者躺在地上頭向側，雙眼睜開望著我，像是死不瞑目似的。猶幸活死人仍未發現我的存在，我便轉身正想沿著剛才的通道返回剛才的地方，但剛才在茶餐廳的活死人終於找上來了。我終於明白何謂前無去路，後有追兵了。

幸好剛才的椅子仍在我手中，我雙手握著椅子，猛力砸向迎面的活死人。

「砰嘭！」

椅子被它撞向牆身，想不到它的力量驚人，心知情況不妙，我只好轉身就走。

「靠！你不是正在進餐麼？」

是剛才正在享受女子內臟的活死人向我撲過來，我右腳一伸，把它踢到地上，我越過跌在地上的活死人。

「呀．．．」

「砰嘭！」

我被剛才的女子屍體絆倒在地上，剛才兩頭活死人也追到我面前，但我一時三刻不能站起來，難道我會命喪於此？

這兩頭怪物不斷向我逼近，我不斷向後退，但我應該知道時日無多了，這只是垂死掙扎的表現。

「不要啊！非禮呀！」

強壯男活死人左手抓住我的右腿，正要探頭噬咬之際，我不斷用左腿踢向它的頭顱，但它仍未放開我。此時穿著警員制服的活死人也向我撲殺，我望見它的腰間，才記得自己身上有槍。

「對了！我自己還有武器在身！」

我恍然大悟過來，立即從腰間取出手槍，狠狠地在它們的頭顱上開孔，這兩頭活死人應聲倒地。

我沒有即時站起來，只是坐在地上，凝望著那三具屍體，地上這些曾幾何時也是人類，但現在．．．心裡不禁泛起一陣惋惜。我正想站起來時，感覺手掌壓著一些東西，伸手一見，原來是文哥交給我的項鍊跌在地上，我才把它拾起，但這次我沒有放在褲袋中，而是掛在頸上。

當我站起來後，我繼續向前走，當遇到分叉路時，我望向右手邊，再次看見遠處的麥當勞，此時我已確定返回主通道。

「呀！」

突然間，我的頸部感受到一陣痛楚，而雙手手臂也感覺到壓力，糟透了！難道我將會變成這些怪物？

(續)

第三十八章：瘋子

「呀！很痛呀！」

我的頸部被咬，但本能仍促使我捉起手腕，用力撞向它的頭顱。

「呀！」

「呀．．．」

是尖叫聲，但是甚麼一回事呢？難道「它」是人類？

我轉身一看，只見心茹坐在地上，左手拭著淚水。他媽的！到底是甚麼一回事？

我連忙上前攙扶她，但她鬆開我的手說：「很痛．．．很痛．．．你不要來．．．」

她只是重複說著「不要來吧」這句說話。但我不知道她是甚麼一回事？她為什麼會咬我？我摸了一下剛才的被咬處，沒有發現絲毫血跡，心想應該不會有事吧？

我的視線重新注視著心茹，她仍然重複說著同一句話。

「你不要嚇我吧！心茹。」我心想

於是我蹲下身，凝望著心茹，她的眼神閃縮，完全不似是我熟識的心茹。

「心茹！」

「心茹！」

我大叫她的名字，但她很像沒有聽到我的說話，只是雙手胡亂揮動著。

「呀！」

「呀！」

「呀．．．」

叫聲非常刺耳，她的雙手仍然揮舞著，我嘗試抓住她雙手，但被她甩開。

「呀！不要咬吧！」

這是我的叫聲，我稍一不留神，心茹在我右手留下一個牙齒印，她是否瘋了？

我本能甩開了她，再送她一記耳光。

「醒呀！快醒呀！」

我再用左手給她一記耳光，此時她終於大叫：「不要．．．不要打．．．」

她雙手護頭，頭也不斷左右搖擺著，完全感受到她的惶恐。也想不到只是數小時的時間，心茹會變成這樣，我肯定她一定受了很大的刺激。

「呀！站起來．．．站起來．．．」

仍是她的尖叫聲，她不斷重複著「站起來」這句話，我還是摸不著頭腦。直到她雙眼暴凸，身子不斷往後退，難道她覺得危機逐漸逼近？我望向背面，眼前的景象令我覺得嘔心非常，也是我不敢想像的。

我看見剛才的女子屍體慢慢步近我們，就是剛才被掏去內臟的屍體。她一邊走，那些腸臟、跟血液混和的膽汁也隨著動作而慢慢跌出來。

「呀！」

「呀！」

「呀！」

「呀．．．」

我也搞不清是誰的叫喊聲，此刻我被嚇得眼淚直流，而那頭活死人亦步亦趨。

「哇！不要呀！不要靠過來吧！」

此時我邊作嘔邊往後退，當它抓住我右腿的時候，我才不斷揮動左右腿把它的手甩開。

「噫！」

「他媽的！這是甚麼東西？」

我看見有些「東西」從它的肚裡跌在地上，不知道是肝還是腎的物體仍在地上蠕動著，在我肚裡醞釀著的「東西」也忍不住從嘴裡傾盆而出。此時它再次抓住我右腿，但它的動作已比之前遲緩，這一次

我沒有亂，我隨即提起手槍，把它的頭顱轟下，「砰」的一聲，血花四濺，更把我的鞋沾污了。

在我肚裡的「東西」也紛紛從口裡傾盆而出，跟醉酒別無兩樣，只是我沒有暈眩的感覺。當我清理腸胃後，我來不及反應，心茹已進入我懷中。

「怕．．．怕怕．．．」

她還一直啜泣，我輕撫著她的頭顱，從頭上慢慢撥向髮端，雖然我不知道為何她會變成這樣子？但我只知道，這一刻她極需要我的保護，我不能拋棄她。

「拍！」

「拍！」

「拍．．．」

四周的拍打聲正正激活我的耳膜，雖然一直安撫著心茹，但我時刻也保持警覺，慎防那些血盤大口隨時出現。現在日內瓦名錶所顯示的時間為九時十五分，心想：「時間已不早了，找回樂年前還是先行找食物吧！」

「乖吧！心茹，我們要走了．．．」

我輕撫她的背部，她點了點頭後，我們慢慢地站起來，牽著她一起向麥當勞的方向前進。

「拍！」

「拍！」

「拍！」

不斷的拍打聲令人不寒而慄，這聲音是從右邊店鋪傳來的，當然櫥窗也是被布簾蓋著，但我正在猶豫是否拉開布簾時，心茹拉著我，我望著她，她沒有說話，只是搖著頭。但我沒有理會她，因我覺得樂年也會與我一樣，關在這些店鋪內。

「不．．．不要．．．」

她的眼眶閃著淚光，雙手緊握著我的手心，看她楚楚可憐的樣子，的確有心軟的衝動。但我已決定把心一橫，狠狠地把布簾扯下。

「呀！」

我與心茹同時大叫，但其實是我被心茹引導的。我轉身望向她，只見她雙手掩著臉，胡亂地尖叫著。

「嘍．．．」

是玻璃碎片聲，難道那些怪物已破門而出，準備把我們「同化」或分屍？

客觀環境不容許我作出思考，我立即拔出手槍，轉身望向櫥窗。

「不要開槍！不要開槍！」

這把男聲把我的動作打住了，我望著這名肥胖男子，他面向我舉高雙手。

「龍添？」我大聲說。

「就算是我也不用揚聲吧！我沒有受傷，你不要殺我．．．」

「但這一句『反正早晚也是死』是誰說的？」

「不要這樣吧！求求你救我吧！我現在不想死．．．」

他跪在地上，並抓住我的衣袖，看他苦苦哀求的樣子，我真的不忍心幹掉他，更何況他還是活人，可想而知，這些環境能夠找到活人，可說是難能可貴。

「你站起來吧，我不會殺了你。」

話雖如此，但是我也不敢鬆懈。我繼續用槍頭指著龍添，他慢慢地站起來，並一直舉高雙手。

「冷靜．．．冷靜．．．小心你那支槍．．．」

他的聲音顫抖著，難道一支槍比起那些血盤大口更恐怖麼？但至少這一刻也算是。

「為何．．．為何你們在此？」

當他站起來後，他繼續用顫抖的聲音問我。但我沒有回答他，因我也不懂得應該從何說起。

「那麼你們到那裡去？兩婊子不怕危險麼？」

「這個時候無論走到那裡，結果也差不多。」

「噢！我的天！早知如此，我還是待在店內吧！」
龍添的反應頗大，把在旁我心茹嚇得躲在我背後。
「是你自己把櫥窗玻璃打破，這也不能抱怨。」我心想。
「怕．．．怕怕．．．」

是心茹躲在我背後喃喃自語，不知是被龍添嚇怕還是附近真的有危險。當龍添正想說話之際，我立即伸出食指放在嘴唇中間。

我們三人也不敢作聲，過了一分鐘後我才問：「那麼為什麼你會在此出現？你不是被困在下層的店鋪麼？」

「我對他們說要到洗手間，我被放出來後不知從何處走來一些活死人，我與兩名警員正想頑抗，但對方人數太多，我們才走進這店內躲避。」

「但你所說的兩位警員呢？」
我摸不著頭腦，因店鋪內只有龍添一人，那麼他口中所說的兩名警員呢？

「他們把我關在這裡後，便走出來尋找食物。」
「那麼其中一個警員是否高高瘦瘦的？」我指的當然是孱仔強。

「對啊！難道你遇見他？」他用右手拳頭打向自己的手掌後說。
從他的答案已對我說明，剛才與他一起的兩名警員，其中一名就是孱仔強。
「當我們正想走回文哥那方時，那邊開始已有活死人，但現在我們已失散了。」

「那怎麼辦？我們總不可能坐以待斃．．．」
龍添的聲音突然提高，把身後的心茹嚇得嗚嗚大哭。
「聲音不要這麼大，她被你嚇怕了。」我高聲打斷了她的話。

「她總是怪怪的，不用理會她吧！」
「你才怪！心茹，我們走！」他嬉皮笑臉說著，我在盛怒之下才說出這句話，他竟然嘲笑我的朋友，使我不得不動怒。

我牽著心茹的手，轉身就走。
「不要掉下我！」龍添在背後大叫，接著便跟著我們前進。

我們走到某地產霸權後代入主的網絡供應商店鋪外，這是一家轉角位的店鋪，也是中庭位置，有扶手電梯可以返回剛才的樓層。但此時扶手梯發出聲響，這些聲響也令我的神經驟覺崩緊，我立即提起手槍。

(續)

第三十九章：物歸原主

「噠！」

「噠！」

「噠！」

「噠！」

「噠．．．」

「是誰！」

我仍未步近扶手梯口，呼叫聲已從扶手梯中傳來，此時方才把繃緊的神經稍為放鬆，因我已肯定這不是活死人。

此時我發了瘋亂叫：「我是活人，不要殺我！我是活人．．．」

「就算是活人也用不著這麼吵吧，還不怕那些活死人跟你打招呼麼？」

是這一把男聲打斷我的話，而且是熟識的聲音。

「噠！」

「噠！」

「噠．．．」

仍是急速的腳步聲，當這個瘦削的身影升起時，我才肯定他就是孱仔強，跟在他背面的卻是寶明。

「原來你們也在此．．．」

「你就這樣把心茹丟下，你還好意思說這些麼？你可知道她需要我們的保護，要是她有事，你會安樂麼？」我急忙打斷他的話。

「我．．．我真是不想，我不能保護她，是我的錯．．．」

「這當然是你的錯！」

我再次打斷了他的話，他默不作聲，只是用拳頭敲打著樹窗一下，轉身背對著我。

「你這樣算是甚麼態度？」

我伸手拍打他的肩膀，怒氣沖沖對他說出這句話。

「你們不要吵吧！」龍添說。

「這裡沒有你的事，閉嘴！」我望著龍添說。此時龍添大概感覺自討沒趣，他卻把寶明拉到一旁。

「哇．．．哇．．．」

是心茹的叫喊聲，我看她驚惶失措的樣子便問：「甚麼事？心茹！」

心茹沒有理會，只是一直叫喊著，但我已覺得危險已逼近我們了。

「你這個瘋子．．．」

「殊．．．別吵！」我覺得孱仔強想說的話是『你這個瘋子別要這麼吵耳』的類似說話，但已被我打斷了。

「噠！」

「噠！」

「噠！」

「噠！」

「噠．．．」

熟識的聲音，但頻率比剛才的急促，難道它們已找上了？

「砰！」

「砰！」

「哇！」

「砰！」

「哇．．．」

槍聲夾雜著叫喊聲，我掩著耳蹲在地上，還胡亂地大叫起來。

「踏．．．踏．．．踏．．．」

除了腳步聲，此時我還覺得有人扯著我的右手及把我扶起。

「快走吧！這裡不宜久留！」

當我定過神後，客觀環境下也不容許我思考剛才是甚麼一回事？這一刻我的右手就是被一名身形瘦削，穿警員制服的男子抓住。沒錯，這個人是孱仔強，要是一般情況下，我一定會把他的手甩開，但現在我沒有這樣做，也不容許我這樣做。

在前的心茹拼命向前跑，龍添和寶明卻跟我們並肩而跑，但這個時候他們不斷加速，甚至超越心茹。而孱仔強右手執槍，左手牽著我尾隨著他們，這種感覺總是怪怪的，大抵不是牽著樂年的手的關係，不知不覺間我們已向原路折返，返回原先的商場。

「安全了吧！那我們應該到那裡去？」

當我們走到玻璃密封橋時，龍添停下來說。

「嘎．．．嘎．．．」

寶明只是急速喘著氣，並沒有說話，但當我望著孱仔強時，他才懂得把手甩開。

「對．．．對不起．．．」

他說出這句話後，臉頰至耳朵迅速變成紅色，眼神也迴避著我，知道他這個反應後，我也不欲把眼光投向他，免得他不好意思。

「不要鬆懈，我想仍未安全。」

他望著龍添說。

當定過神後，方才發現站在我面前的只有龍添和孱仔強，寶明卻按著玻璃幕牆喘氣，但心茹呢？

此時，我感覺兩邊肩膀承受著壓力，但我轉身後方才鬆了一口氣，心茹雙手拍打著我兩邊肩膀。

「不要拍吧！我很痛！」

我大聲叫著，心茹像是愈來愈興奮，完全無視我的說話，她不斷拍打我，而我只是懂得叫痛。

「你們不要胡鬧吧！快想想我們下一步應該怎樣？」

我望向龍添和孱仔強，這是龍添對我說的，孱仔強的眼神略為閃縮，但我已無暇理會這些事，現在只是想的，我們下一步應該怎樣做？

「好玩．．．好玩．．．」

她仍然拍打著我的肩膀，此時我抓住她雙手說：「不要打吧！」

「痛．．．痛痛．．．」

這真是厭煩，為何心茹會變成這樣？她是否受了過大的刺激才變成這樣，帶著她與帶著一個小孩子別無兩樣，但這只是心想的，畢竟她還是我的朋友，我不可以置之不理。

「嗚．．．嗚．．．」

「不要哭吧，我不是有意的。」

我邊說邊拭乾心茹的淚水，就像逗小孩子歡喜一樣。

「呀！很痛啊！」

所謂十指痛歸心，此刻我的肌肉就像被撕開一樣，為什麼總是我？心茹，你為何要咬我？

「好玩．．．好玩．．．」

是心茹的說話，她的聲線洋溢著興奮的心情。我氣結了，她為何會這樣傻？

「那我們怎麼辦？待在這裡也不是辦法啊！」

從龍添的語氣像是說明自己不耐煩，他很想離開這裡，但我又何嘗不是呢？樂年不知所終，心茹變成了瘋子，前面的路還是未知知數，種種原因下令我舉步為艱。我很想找回樂年，但孱仔強一定不會讓我這樣做，龍添和寶明更不用說吧。

「踏．．．踏．．．踏．．．」

是頻率極高的腳步聲朝著我們而來，看似有無數頭活死人正在全速前進。

「走！」

孱仔強一聲令下，我們才折返剛才的商場，但這次我們沒有上二樓，只是沿著大直路向前奔。

「砰！」

「砰！」

兩下槍聲過後，前面的兩頭活死人相繼倒地，不難想像是孱仔強的傑作。我們繼續向前跑，終於回到較早前我被困在的理髮店門外，但此刻它與附近的店鋪也變得頹桓敗瓦，地上盡是玻璃碎片和一些斷肢碎肉，相信保霖和嘉蓓也不能夠保留全屍。

「這兒何其壯觀？不難想像是一場重大戰役！」龍添說。

「這是孱仔強的傑作，我就是因為這樣才逃出來。」

說罷，我便指著髮型屋續說：「這就是我被困的地方，要不是櫥窗玻璃破了，我待在這兒還安全。」

「站起來．．．站起來．．．哇．．．呀．．．」

心茹的慌叫激活了我的神經，我正想轉身望向她之際，她立刻躲在我身後，踏著我肩膊的雙手仍在顫抖著，由此可見她陷於極度驚慌狀態。我望回店鋪內，的確有一個高大的人影蹲在地上。

「你．．．你好嗎？」

是我的說話，但遲疑了兩秒後，我才想：「為什麼我會說這句話？」

愈想愈是驚慌，此時孱仔強衝前，龍添和寶明只是停在我身旁裝作鎮定。

「砰！」

一下槍聲使我的注意力重新集中到孱仔強身上，龍添問：「是．．．是否死了？」

「上前看看吧！」

我邊說邊緩步向前走，心茹雙手仍然踏著我肩膊。

「你們快來看看這個人是否認識的？」

孱仔強說出這句話，那即是代表暫時沒有危險，我們立即上前，並且翻開這頭活死人的屍體，的確是一位熟悉的人，但他為何會在這裡呢？這個問題我沒有興趣考究。

「這個人我不認識的！」

是龍添的說話，他當然不認識死者，但這個死者卻是我認識的。

當翻開屍體後，只見死者雙眼發紅，面色蒼白，嘴角還沾滿一些鮮血，後腦還滲著血水，相信是孱仔強為它在後腦開孔所致的。

「你們等我一會。」

這當然是我對他們說的話。說罷，我立即把頸上的十字架吊墜卸下，沒錯，就是慧蘭臨終前給我的吊墜。我蹲下身子，把這吊墜掛在這屍體的頸上，慧蘭交給我的任務終於完成了。

「慧蘭，你交給我的任務已完成了，願你們早日安息吧！」我望著屍體說，沒錯，這就是文聰的屍體。說罷，我也不禁黯然落淚。

「安慰的說話我不懂得說，但收拾心情吧！前面的路可是漫長。」

此時我感到有人撫摸我的頭顱，我轉過身，這是孱仔強對我說的。他說的是對，漫長前路，要死的人已死，但這刻最重要的就是生存，因為我相信樂年仍在等待我。

「我們繼續走吧，我不想待在這裡。」

寶明的說話把我拉回現實，龍添卻附和著說：「對啊！我想盡快離開這兒。」

「那好吧，我們繼續前進。」

「殊．．．」

當我站起來的時候，孱仔強卻把食指放在嘴唇中間，我們三人也同時望著他，孱仔強輕聲說：「小心，有人逼近！」

此言一出，寶明和龍添卻走到孱仔強背面，就算是我這些弱質女子也不會退縮，這也使我有些不屑他

們的行為。

「噠！」

「噠！」

「噠．．．」

此刻腳步聲卻開始逼近，究竟孱仔強所說的人是活人還是活死人呢？

(續)

第四十章：再遇文哥

「嘎．．．」

「嘎．．．」

死神的召喚愈來愈逼近我們，此時我提起手槍，把目標指向店鋪外，心茹卻走到旁邊的沙發後。持槍的手仍在震動，此時我的手才被強制按下。

「讓我來！」

孱仔強輕聲說，剛才是他把我的手按下，大概他覺得我緊張而浪費子彈吧。

「射它吧！射它吧．．．」

背面的男聲不斷催促，但此刻孱仔強卻只是架起手勢，子彈仍未射出。

「它到了，快射它吧．．．」

催促的聲音此起彼落，孱仔強卻大叫：「別吵吧！」

「呀．．．嘎．．．」

它終於發現我們了，是一名男性活死人，它撲向我們，我的身軀向左移，讓它撲空。

「砰！」

期待的槍聲已趕至，活死人的頭顱開始滲出血水，而這名活死人就是育榮，相信是他被咬後自行逃脫的，唯一慶幸的不是樂年。

「差一點便跟閻王下棋了！」

寶明邊說邊用手掌抹自己的額頭，龍添更呆坐在地上。「羅大小姐！是你嗎？」

店外傳來熟識的聲音，只有文哥的手下才會這樣稱呼我。我站起來一看，門口已經站著三名彪形大漢，他們也是手持染滿鮮血的鋼刀，分別是剎哥、大雄和卓仁，難道他們是來打救我們？

「不要這樣稱呼我吧！」

我的語氣中或多或少也帶些無奈，不是因為他們這樣稱呼我，而是不需要這樣高調。

「我也不想這樣稱呼你這個忤逆女，只是你掛上這項鍊，我不得不這樣稱呼你！」卓仁的說話好比刀鋒劃過，我既難過又帶點疑惑，我掛著的這項鍊又是甚麼意思呢？

但我沒有理會卓仁的說話，只是問他們：「你們為什麼找上我？」

剎哥說：「我們是被槍聲吸引而至的．．．」

「他們是甚麼人？」

一把男聲打斷了剛才的對話，這是孱仔強的問題。

「他們也是文哥的手下，你放心吧！」

「看見你們真好，我很想你們，這兒簡直是地獄，求求你們帶我回去吧！」寶明邊說邊帶著瘦削的身軀走向他們面前，但這三人並沒有理會他，剎哥只是冷冷地望著寶明。

「其他事情暫且不提，文哥在橋頭升降機大堂等待你。」

是卓仁的說話，其實文哥的生死與我沒有直接關係，但畢竟他也是我生父，知道他安全後，我的心裡還是覺得欣慰。

「他還好嗎？」

「他沒有事，但文哥想我們和你一起離開這個鬼地方。」

大雄這樣說，我的情緒霎時間變得低落，因他的樣子不像是說笑的，但我仍未找到樂年，那怎麼辦？

「好啊！我也想離開這個鬼地方．．．」

「請閉上你的嘴巴，胖子！」剎哥的說話把剛才龍添的說話打住了，此時龍添轉頭望著我，從他的眼神可以看出，他很想我們帶他一起走。

「求求你吧！羅大小姐，你可否帶我一起走？」

大家也不斷對我說話，我也不能理會他們說甚麼？只覺得大部份也是千篇一律，龍添和寶明對我苦苦哀求，而卓仁他們也不斷催促我，在我背後的心茹也只是不斷重複著一些單字，此時我開始覺得頭昏腦脹，逼使我大喝一聲：「你們別吵！」

此時全場變得鴉雀無聲，眼前的剎哥，卓仁，大雄，龍添和寶明不約而同注視著我，我轉頭望向在旁

的孱仔強，只見他目不轉睛望著我，但手持的手槍則對著空氣。此時我覺得背後那雙手仍在顫抖著，背後的不是心茹還有誰人呢？

「乖吧！心茹！沒有事的。」

我轉身把她一擁入懷，心茹慢慢地把頭伏向我，並一直撫摸著她的長髮，她熱騰騰的淚水沾上了我的衣服，但這也不介意，因為我知道她仍是心茹，縱使她變成這樣子也好，她也是我的朋友，她需要我。

「羅大小姐．．．」

我舉起左手，示意剎哥不要說話，因為我要對他們說出我的感受。

「你們不要吵！先聽我說吧！」

說罷，我立即扶著心茹一同站起來。

「你不是想跟我說你不打算帶我一起走吧？」龍添板著臉說。

「你放心，要走當然一起，但我還想找回樂年．．．」

「算了！他可能已變成那些怪物．．．」

大雄急忙把我的說話打斷，還語帶輕鬆地說出這句話，此刻我不由自主地吐出這句話來打斷他的話：

「甚麼怪物？你不要胡說！我一定要找他回來！」

寶明張大嘴巴，龍添雙眼暴凸，像是告訴我的決定是大錯特錯。

「找他？你不要和我說笑吧！現在四周也是那些吃人的怪物，我們很不容易才撐到現在，這商場已被活死人攻陷了！」大雄說出這句話時面紅耳赤。

「你不要騙我吧！我們還是活著．．．」

「夠了！我們不是與你爭吵，而是帶你離開！」剎哥打斷了我的話。

「我也不想與你爭吵，我要找樂年！」

「我不會讓你去！」

說罷，剎哥立刻抓住我的右手，我還未來得及反應，我的身體被他拉向前，他單手攬著我的腰部，此刻我第一個反應當然就是反抗。

「很痛呀！快放手！」我一邊嘗試推開他，右手已被他握得很緊。

「你們住手，否則我開槍！」

雖然孱仔強把手槍指著剎哥，但不得要領。只見孱仔強頸部和持槍的右手分別被兩把刀脅持著。

「那看我們的刀快還是你的手指快？」用刀脅持著孱仔強右手的卓仁說。

「放開我！你們瘋了嗎？」剎哥迅速把刀插在皮帶內，並熊抱著我，我嘗試把他推開，但只是被他愈抱愈緊。

「請恕我無禮，羅大小姐！」

說罷，我雙腳突然離地，我大叫了一聲，此時突然離地轉身，並且離髮型屋愈來愈遠。

「放下我呀！我會叫的！」

他把我提在肩膀上，雙手緊抱著我的臀部和雙腿，向著密封橋的方向走去。

「救命啊！非禮呀！」

我大聲呼喊，我很想掙脫他，但又恐怕會跌在地上。

「你不要吵吧！難道你想成為那些血盤大口的點心麼？」

經剎哥這樣一說後，我才懂得安靜下來，確實剛才那一刻我是忘記了身處的世界是多麼危險的。當冷靜過來後，我渾身不自在，突然間被一個不太相熟的男子這樣抱著，難免會難為情。但為何抱著我的不是樂年？此時才看見卓仁，大雄和孱仔強緊隨其後，但心茹呢？龍添和寶明躲在那裡？

「小心呀！」

是剎哥的叫聲，我轉身望向他，有一頭身形矮小的活死人正向他撲殺，但他仍然左手承托著我，右手立即拔出鋼刀頑抗。他揮刀對著牠的頭顱斬下來，但那鋼刀被活死人的手卡住，剎哥正想抽起鋼刀，但不能拔出來，反而把活死人的身軀扯過來。

「看你姐手姐腳的樣子，倒不如你放開我吧！」

這次我並沒有任何私心，只是看見剎哥動作這樣笨拙，我實在不好意思。

「不用擔心！還有我們！」

這句話是卓仁說的，說罷他與大雄已趕上，把纏著剎哥的活死人一刀又一刀宰割，那活死人當然不是他們的對手，牠只是懂得怒叫，大雄和卓仁手起刀落，場面血腥非常。我轉頭單手掩眼，不欲看見這些場面，直到身體繼續移動為止。

「很快便安全了，你忍耐一下吧！」剎哥說。

「你把我先行放下吧！這樣很尷尬的．．．呀．．．」

此時身體突然向下墜，雙腳終於著地，難道他終於把我放下來？剛才他們不是這樣堅持麼？「詠詩！

」

我仍未定神，背後有人呼叫著我的名字，我轉身一看，呼喚我名字的人是文哥。

（續）

第四十一章：災難下的童真

我轉身一看，現場的人除了文哥外，還有雄輝、詠珊、秀薇、日恆及文哥的一些手下，原來我們已到達兩個商場之間的密封橋，難怪剎哥會放下我。

我再轉身望回剛才的方向，包括剎哥在內的三人及孱仔強已在我面前，但心茹呢？

「詩詩！能夠再見你真好，來吧，我們跟文哥一起走．．．」

「且慢！我們要到那裡去？」

我打斷了秀薇的話，秀薇打了個突，此時文哥才說：「外面有我們的車輛，這裡已不适宜久留了！」

「但是．．．但是我要找回樂年，還有其他人呢？剛才心茹、龍添和寶明也跟我們一起的．．．」

「別要妄想了！在這裡相信除了我們外，也沒有其餘活人，我們還是走吧！」

文哥大聲把我的聲音打斷。

「你不要跟我說這些吧！我不會相信的，我要把他們找回！」

說罷，我正想轉身離去，此時我的左手被緊緊握著。

「你放開我！」

我轉身一看，原來又是剎哥這個壞傢伙，這次他想怎樣？

「你不要去！你現在跟獨個兒乘船前往亞丁灣沒有分別．．．」

剎哥仍未說罷，我已開始嘗試掙脫他，此時卓仁上前抓住我的右手。

「放開我！快放開我！」

「你們住手！」

一把震懾的男聲把我們三人打住了。此時文哥凝視著我及慢慢步向我。

「你不要阻止我吧！要是找不到樂年，我寧願死！」

他仍未走到我身邊時，這句說話我已衝口而出。

「你聽我說吧．．．」

「我不依！我一定要找回他！還有其他同伴！」

我情緒近乎失控，當他們稍為鬆懈時，我已甩開了他們，返回那個比亞丁灣更危險的地方。

亞丁灣，位於印度洋西部，屬於索馬里及也門之間的海域。也是遠東通往地中海的必經之路，由於這個海域海盜猖獗，經常有貨船路經此地被劫，因此對全球運輸業構成威脅，而這一帶亦是全球最危險的海域之一。

「羅大小姐！」

「羅大小姐！」

我一直沿著剛才的路往前走，後面的人也不斷叫喊著，我沒有理會他們的叫喊，直到有人踏著我肩膀時，我才轉身說：「你們不要阻我吧！」

踏著我肩膀的人是剎哥，我再望向後面，還有卓仁和另外兩名嘍囉，難道他們是合力把我抬走？

「難道你們這麼多人欺負一名弱質女子嗎？」

但他們沒有即時回應我，他們只是互相注視著，首先是剎哥掩著嘴巴，接著就是卓仁捧腹大笑。

「你們在笑甚麼？」

「羅大小姐，你不要惹我們發笑吧！」卓仁和剎哥笑說，而在旁的兩名嘍囉也附和著笑聲。

「甚麼惹你們發笑？你們說甚麼？」我腦裡浮出幾個問號。

「弱質女子．．．我不太相信．．．」剎哥邊笑邊說。

在旁的卓仁也搶著說：「不要這樣耍我們吧！羅大小姐．．．」

「那我不像麼？」我雙手撐起腰說。

「這個很明顯吧．．．很明顯不是．．．哈哈．．．」

剎哥笑說，我一怒之下右手拍打他的左臂，他沒有反抗，只是往後退和閃避著。

「你別走！」

剎哥向相反方向跑去，我一直追著他，但他跑得老遠去，此時我轉頭望向仍在笑著卓仁。

「你還在笑？你別走！」

當我跑向他的時間卓仁和另外兩名嘍囉作鳥獸散，而我的目標只是卓仁。

「他們也有笑，為什麼總要追著我？」

卓仁邊走邊指著他們說。

「你們也是欺負我的，我要告訴文哥。」

當然這也是略帶輕鬆的語氣吧。

「我不相信你會這樣做的，羅大小姐……」

卓仁笑說著，不經不覺已跑到他面前，我拍了一下手臂，他大叫了一聲。

「救命啊！不要吧！」

我不斷用雙手拍打他的手肘和手臂，也不忘重複著「不要這樣稱呼我」這句話。

「想不到羅大小姐這麼粗暴……」

說話附和著笑聲，我才把注意力轉移到另一方，是兩名嘍囉正在竊竊私語，但他們知道我盯著他們後，便收起剛才的笑聲。

「你們兩個混蛋還在笑甚麼？快幫手吧！」

我還未說話，在我旁的卓仁已呼喊著求救。

「不是我不想幫忙，但這裡是羅大小姐最大，我不敢以下犯上。」一名金色長髮的少年說。

「文浩！你竟然在這時候拍馬屁？真有你的！」

卓仁指著該名金髮少年說。

「不要這樣說吧！他們只是憐香惜玉而已，對不對啊？」

「憐香惜玉？你別再惹我們發笑好嗎！」

雖然我望向文浩，但未待他們的反應，笑聲和這句說話已從後而至。

「剎哥！你總是欺負我……」

說罷，我已一掌把他推開，其實我並沒有用力，但他仍裝作很痛苦的樣子。

「很痛啊！你們快看吧，羅大小姐打人啊！」

看著他的表情，確實令我哭笑不得，而身旁的人也笑了起來，彷彿忘記了身邊的存在的危險。

「對了，你是甚麼名字，我還沒有認識你。」我對另外一名嘍囉說。

「我是沙仔，你好！」

「其實你們可以直呼我的名字，我不是這麼喜歡別人稱呼我羅大小姐……」

「明白了，羅大小姐！」

我仍未說罷，文浩已搶著回應，但此時我和另外三人一同注視著他，但他很像仍未察覺自己說錯些甚麼？他還接著說：「羅大小姐的名字是詠詩，我說的是對嗎？」

「其實大家也是把我稱呼作詩詩的。」我一臉無奈地說。

「也只是稱呼而已，這些環境下何必這樣拘謹呢？」

卓仁一語驚醒了我，剛才得意忘形下，我完全忘記了身邊的危險，也忘記了我折返的目的。對了，寶明和龍添不知所蹤，我還要尋找心茹，還希望找到樂年，但他們會到了那裡去呢？

「呀！」

我突然間感受到兩邊肩膀向下壓，接著就是從頸部傳出來的痛楚。

「呀……呀！」

「小心呀！」

雖然他們也大聲呼喊著，但各人的雙腿也往後退了兩至三步。而我由剛才的驚慌慢慢地平靜下來，我只是感覺到痛楚。雖然被咬的一下很痛，但我還是高興的，因為我已知她就是心茹。

我沒有理會四名大漢，而是轉身說了一聲：「心茹！」

她立刻緊抱著我，把我的衣服濺濕，看她楚楚可憐的樣子，我由本來的歡喜而變得心酸。

「怕……怕……」

心茹喃喃自語，我嘗試撫摸她的頭顱，好讓她的情緒盡快平伏，但此時在我眼前的景像突然變黑……

.

(續)

第四十二章：請求（上）

「是誰？」

「你猜猜吧！」

把我雙眼掩著的雙手是粗糙及溫暖的，還加上這一把熟悉的聲音，我已知道他一定會來找我。

「樂年！我很想你，你到了那裡？」

我已急不及待伏在他的懷裡痛哭，悲喜交集。他也抱緊著我，始終這種感覺是最安心的。

「乖吧！現在我在不是在你眼前麼？」

「你有沒有想念我？」我抬頭望著他說。

「何止想念，還急不及待想見你。」

「真的嗎？」

說罷，他點了點頭，我對著他的嘴唇吻了一下，他的臉上流露出一個滿足的表情。

「你們的戲份完了沒有，可否顧及我們的感受吧？」

一把粗糙的男聲把剛才浪漫的氣氛帶回現實，我重新把視線落在四名大漢身上。

「那我們走吧！」

這句說話是我說的，我牽著樂年的手，我們一行七人小心翼翼步回密封橋，雖然我左手牽著樂年，但右手也不忘牽著心茹，卓仁和剎哥走在前方，而文浩和沙仔則在我們旁邊，打從他們一直也提著長刀開始，覺得他們沒有半點鬆懈，但可能我已找回樂年和心茹的關係，所以顯然稍為放鬆，至於龍添和寶明，剛才也沒有看見他們，大抵已遭遇不測吧！要是他們仍在世，也希望他們能繼續生存下去。

「你剛才到了那裡？我正想回來找你時你已不知所縱，幸好遇見心茹，但她卻一直向前跑，我便追著她返回這裡。」樂年問。

「我本想待在髮型屋內，但櫥窗玻璃遭到破壞後，我便離開這個地方四出找你。」

「只有你一個？」

「不，包括我和心茹在內一共有五人，其中一人是警察，一會兒你也會看見的。」

「我只知道詩詩很擔心你．．．」

搭訕的是卓仁，他笑著說。我立即打斷他的話：「哼！你少說話吧！」

「嗚．．．嗚．．．」

淒慘的聲音是從心茹發出來的，難道將會有危險發生？

「怕．．．怕怕．．．嗚．．．」

我望著心茹，看她抓緊我及抖震著，究竟發生甚麼事呢？

我一邊輕撫她的頭髮，一邊望向在旁的沙仔，只見他被嚇得把刀跌在地上。

「呀！怕怕．．．怕怕．．．」

當長刀跌在地上時，心茹驚叫一聲後繼而伏在我懷裡啜泣，看見她這樣子我也不禁為她感到難過。

「你別要嚇怕她吧！」

看著沙仔把刀拾起後胡亂揮舞，看見心茹驚慌的樣子我按捺不住說了這句話。

「嗚哇．．．嗚哇．．．」

心茹哭著，但沙仔仍然不經意地揮著刀。

「別胡鬧吧！沙仔！」

我怒視著他，他終於把刀放下，並笑著補上一句：「只是玩玩罷了！」

「就算是求求你吧，不要刺激她好嗎？」

我帶著怪責及懇求的語氣對他說，但我已沒有再理會他，我重新望向樂年問：「那麼你如何走出來的？」

「我被困在最底層的微波爐飯店內，本是想著撬開大閘，但我聽到強烈的拍打聲後便停止所有動作。」

」

「那後來呢？」

此時我的神經也崩緊著，像是代入一個恐怖故事當中，在旁的心茹也隨著我的驚恐而顫抖著。

「後來拍打聲夾雜著槍聲，我才懂得躲藏起來，直到槍聲停止後，我才看見大閘出現多個子彈孔，我才嘗試用界刀把子彈孔鑿開，花了半小時左右才開了一個大孔剛好能讓我離開，但當我翻開布簾時，」

「你們有否覺得不尋常呢？」

是剎哥在搭訕，本是聽到最緊張的時候竟然這樣不識時務。

「甚麼不尋常？你沒有看見我正在聽故事麼？」

我帶著抱怨的語氣對他說，但他像是把我的說話略過，他說：「你們有沒有發現沿途沒有活死人出沒？」

雖然我有些怨氣，但經過思量後，我也覺得這些事情是不尋常的，直覺上總覺得將會發生更令人震驚的事。

「嘍！」

是背後傳來的一下撞門聲，我們一同轉頭望向通道旁的金屬門，但沒有人衝出來。

「呀．．．呀．．．」

心茹驚叫後便立即閉上眼睛，伏在我的懷裡。但我已無暇理會她的情況，相信大部份人包括我在內也同樣因此而神經崩緊，我一直望著金屬門，但隔了半分鐘左右也沒有異樣，我才輕聲說：「現在走還是找人去一看究竟？」

「快走吧！別要理會這麼多？」樂年同樣輕聲對我說。

雖說如此，但我們仍留意著那出口位置，期望出現的是活人。

「你們別走！」

聲音是從門內傳出來的，那應該是安全吧，至少知道內裡的不是活死人，而是活人。

「剎哥，可否找人去一看究竟？」

「讓我來吧！美女的吩咐我義不容辭！」

未待剎哥吩咐，文浩已立刻提著刀，走進防煙門內。這些時候還有活人存在也算是一種鼓舞。

「大家快來看吧！」

文浩走出來時臉如死灰，難得有活人他不是應該雀躍麼？這是甚麼一回事？

「甚麼事？既然有人活著，為什麼不現身？」剎哥邊走邊說，而經他的帶動下，我們也走到防煙門前一看究竟。

「原來那兩個滾蛋受傷，真活該！」

只聽見剎哥說著，我尚未意會他所說的是甚麼一回事？甚麼兩個滾蛋？我探頭一看，只見兩位男子的衣服上也沾滿了血漬及坐在地上，其中一名身穿制服的，相信是警員。

當我仔細一看下，原來他們就是徐督察和鍾沙展，但他們為什麼在這裡呢？難道他們真的受了傷？

「你們來的正好．．．」

「你別靠近我們！」徐督察正想走過來之際，剎哥已大喝一聲及提起長刀。其他持刀的也立刻把手上的刀提起，刀鋒不約而同對著徐督察。而我第一個反應就是抱緊樂年的手臂。

「怕．．．怕．．．」

是心茹的叫喊聲，她除了嚎哭外，也沒有其他更適合的形容詞來形容她。

「你們別怕！我沒有受傷，受傷的是鍾沙展．．．」徐督察不慌不忙地說著，但其後的說話我沒有仔細聽清楚，因由我腦袋中有個疑團，為什麼他明知鍾沙展受傷，還仍與他坐在一起呢？

「．．．我只是想你們幫我做一件事．．．」

是徐督察接下來的說話，我聽了這句話後，另一疑團又來了，難道他想我們帶他一起走還是要把某些東西交給某人？

「你別瘋吧！我們不會幫你們做事！」

這粗糙的聲音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是卓仁的說話，究竟發生甚麼事呢？

「羅大小姐，我們走吧！不要理會他！」

我未來得及思考，卓仁已轉身，正想離開之際，我才說：「究竟發生甚麼事？」

「他瘋了，不用理會他！」未待卓仁回答，剎哥已搶著說。

「我只想知道發生甚麼事？他為何需要協助？」

「別多管閒事吧，詩詩。」樂年輕輕拉扯我的衣袖說。

「徐督察，你說吧！」

我沒有理會身邊的人反對，仍然開口說出這句話。但當我走近他時，有一股力量把我牽扯著。我回過頭來，把我牽扯著的是樂年，他搖著頭。

「不會有事的，你放心吧！」

雖說如此，但底裡還是有些害怕，因由四周的環境實在是恐怖非常，除了地上拖行著一條血軌外，牆身還黏滿了凝固的血漬。

當我步近他們時，仔細一看，驚見鍾沙展雙眼反白，頸上的傷口不斷滲出血水，而腰間也有一些血痕，有的還滲出一些血水，猶幸他還有意識，他的手指仍在動；而徐督察並沒有明顯的傷痕，身體任何一個部位也沒有滲出血水，手上拿著染了血漬的手帕，但既然他沒有受傷，又為何坐在這裡呢？

「你是否願意幫我？」

徐督察的問題把我從思考中帶回現實，究竟現在是甚麼一回事呢？相信一會後便一清二楚。

(續)

第四十三章：請求（下）

「可否幫我們一把？」徐督察神色凝重注視著我，並把手上的鑽戒除下，難道他想把鑽戒交給別人？

「其實我對不起我的太太，我只想你們看見她時代我說聲對不起……」

徐督察說的有些隱晦，所以我急忙打斷他的話：「你對你的太太不忠！這是不可原諒的事！」

大抵我是女人，這些事自己接受不了，也替他的太太不值，才会有如斯反應。

「我知道是我不好，但我身不由己……」

說罷，他在眾人面前做了一些我意想不到的事，他竟然流下男兒淚。但我沒有因為這樣而同情他，反而覺得這是他的錯，他不值得可憐，他就是那些壞男人，當然在我身邊的這個也是。

「你別再裝作可憐吧！我不會同情你的！」我指著他破口大罵。

「我沒有……我沒有……」他邊哭邊說。

「那你不用說了，我不會幫這些人做事……」我指著徐督察說。

「這不是我的錯，這是社會的錯……」

甚麼社會的錯？我不欲理解這是甚麼意思，可能他已瘋了，只覺得他開始語無倫次。

「是你們！是你們……」徐督察突然站起來，指著我們瘋叫著說。

「你瘋夠了沒有？」

這粗糙的聲音從後而至，我未及反應時已聽到「咄」的一聲，稍一分神後再望向徐督察，原來是剎哥上前給了他一記耳光。

「不要打吧！他已經瘋了，就算你再打他也沒有意義……」

我對剎哥說，但仍未說罷，徐督察已打斷我的說話，他說：「我沒有瘋，瘋的是你們！」

他的情緒近乎失控，並不斷重複著這句話。可憐的這場災難，把我們這些活人折磨得死去活來，再轉頭望向心茹，看她水汪汪的眼睛，也不禁令我心酸。此時我反而在想著，我們活下來是慶幸還是痛苦呢？

「我沒有瘋，瘋的是你們……為何你們總是這樣……」說罷，他已坐在地上抱頭痛哭，淚水也與地上的血漬混為一體，看他這個樣子，我實在不忍心再責怪他，此刻他已是一顆很脆弱的心靈，我們也應該為他的生存感到慶幸，可惜他跟心茹一樣。

時間一分一秒的過去，徐督察的情緒仍未平伏，未知是否受到環境影響，不安的感覺也愈來愈強烈，我望向坐在地上的鍾沙展，只見他的手已停止了動作，要是直覺沒有錯，相信鍾沙展很快會站起來，下一步便把我們當作獵物。

「算了吧！不要再哭了，我們還是一起離開！」

說罷，我伸手拍了一拍他的肩膀，誰料他把我的手甩開。

「不要碰我！你們這些女人不要碰我……」

要是正常的情況下，他這樣對待我，我一定會還以顏色，但這刻我也被他嚇呆了，大抵我也意想不到他如斯反應。

「等等，我還需要你們幫我一件事……」

直到徐督察重新對我說話時，我才記起剛才他有事相求。他從褲袋裡取出紙張和筆，他在紙上開始寫字，難道是悔過書？不會吧！

「這個地址交給你，希望小微仍然生存。」

「小微？是你的太太？」

他沒有說話，只是單手按著額頭及點頭回應。我接過紙張後正想對摺，但發現背面是一男一女的合照，男的當然是徐督察，樣子跟眼前的沒有甚麼落差，相信是最近拍攝的；女的應該是她的太太小微。

「這是你的太太嗎？」

雖然自覺多此一問，但他仍然對我點頭，這也代表我沒有猜錯。我接著說：「那你是否想我們到這個地址找小微？」

「除此之外，我還想你幫我對他說……」

他停頓了大約兩秒後續說：「我本想把這個秘密對你隱瞞一輩子，但我真的不好意思．．．」

「稍等稍等！」看見勢色不對，我立刻打斷他的話，及向身旁的夥伴問：「有沒有錄音機？」

只見眾人互相對望，也大概已知道結果。我正想懷著失望的心情對他說可以繼續之際，背後的其中一把男聲說：「我的電話有錄音功能，要不要試試看？」

我望向背後，看見沙仔拿著手提電話遞給我，我立刻拿起後便立即把電話放在徐督察口邊，他一手把電話搶走後便開始說：「我本想把這個秘密對你隱瞞一輩子，但我真的不好意思，可能你知道後會很失望，也可能會恨我一輩子．．．」

「要是樂年也是這樣對我，我也會恨他一輩子！」我心想。

「．．．在我死前，我還是決定要對你交代清楚這個事實．．．」

「有勇氣，但可惜他對太太不忠已是死罪，更何況他命不久矣，否則他應該是好男人。但可否快些呢？」我心想。

「．．．小薇，我當年能夠娶你為妻，本是幸福的事情，但可惜．．．可惜這段婚姻我是不情願的．．．」

「這簡直是人渣，既然不相愛還要糟塌別人的幸福，這真是不該。但別要這麼冗長吧！」我心想時也不忘望著鍾沙展。

「．．．這麼多年來，你對我這麼好，我是心中有愧，但你對我愈好，我愈是不好受，我知你很愛我，但．．．但我不值得你去愛．．．」

說罷，他已忍不住落淚，但此刻我已沒有理會他的情感，而是擔心潛在的危險。

「你快說吧！我不想待在這裡！」

是樂年的話，但他已帶動了身後的人開始有些怨言，雖然聲量不算是高，但我已感受到他們的鼓譟和不滿，而心茹也只是懂得發出一些單字，此刻該是我有所行動的時候了。

「．．．三個人的婚姻是很困擾的，但無奈我別無選擇下才與你結婚，為什麼？為什麼．．．」

這當然不是我說的，我正想說話時徐督察已搶先說話，是漸進式把聲量提高。

「．．．為什麼這個世界這麼不公平？我只是．．．」

此時，他停了起來，大概是組織接下來的說話吧。心想：「只是甚麼？可否快些吧！」

他吞了口水後續說：「．．．我只是喜歡男人而已，喜歡男人不是罪吧！」

此句說話一出，我立時呆了，想不到他外表俊俏，原來是同性戀的，我還以為他的外遇是女人。我望著在旁的樂年，他只是張開了口，沒有任何反應，相信他也被嚇呆了。但感到噁心的事立刻映入眼簾，他牽著鍾沙展的手，並吻了他一下，我即時轉過身，靠在樂年懷裡，恐懼加上嘔心令我非常不安，樂年只是為我掃肩。

「多謝你們，這些東西交給你們吧，我會陪伴振輝待在這裡。」

是徐督察的說話，他左手拿著沙仔的手提電話，右手拿著佩槍，他把這兩種物品交給我。我和身邊的樂年每人接收一件物件，我接過手機，而樂年也從徐督察手上接過手槍。當我們接過所有物品後樂年便問：「那你是否待在這兒？」

「嗯，沒有一件事比起留在愛人身邊這麼幸福，我會珍惜和他餘下的日子。」

徐督察說罷，我牽扯著樂年的衣領，他望向我，相信也明白我是示意他一起離開。

「那麼你好好休息一下吧！願主與你們同在。」

樂年說出這句話後，徐督察也不忘對我們說：「祝你好運！」

我點了點頭後便立即與其他夥伴離開，再次步出這個充滿血腥味道的商場。我一邊牽著樂年的手一邊心想著，在這個環境下，身邊的伴侶仍然能夠生死相隨，是多麼幸福的事，從較早前的保霖和嘉蓓，到剛才的徐督察和鍾沙展，我們看在眼內當然是惋惜，但他們底子裡可能覺得這才是真正幸福，也許這些人才能陪伴你走到生命的盡頭，但現實中又有多少人會懂得珍惜眼前人這個道理呢？究竟這些人又有多少會在自己身邊呢？

「詩詩，你看吧！」

這句說話把我帶回現實，要擔心的終於來了，我眼前的景象就是空無一人，但此時我們已返回密封橋上，難道他們有甚麼不測？

(續)

第四十四章：繼續戰鬥

「詩詩，那怎麼辦？」

是剎哥對我說，但我真的不懂得回應，此刻我開始有一種不祥的預感，打從剛才折返開始仍未看見一頭活死人，但自己仍沒有發覺問題出現，已是大錯特錯，如今文哥一夥人也不知所蹤，此刻的我霎時間不知所措。

「怎麼辦？我也不知道應該怎麼辦，你們答我吧！」

我不斷抓著自己的頭髮一邊說。

「你竟敢說怎麼辦？要不是你折返，也許我們已離開這個鬼地方！我也想知道我的堂弟在那裡？」

卓仁語氣中帶點抱怨，但從他的神情來看便知他是何其緊張。

「你們不要吵！倒不如快些把他們找回才算吧！」

樂年的說話不但沒有幫我們平息爭拗，反而令眾人的情緒高漲，卓仁說：「找回他們？從那裡找？」

「找他們？這是甚麼傻話？」卓仁說著，文浩也作出附和。

「往那裡找？四周也是那些嗜血的怪物，要是你找便隨便你，我們自行駕車離開！」

剎哥對我破口大罵，其實他們這麼大反應也是合理的，要是我放棄尋找樂年而跟他們一同離開，也許我們已離開了這個鬼地方。但離開了這個地方後，也是否意味著我們會到達另一個鬼地方呢？還是未知知數，難道人類的文明就是毀於這種病毒之下？

「你們要走請自便，我和詩詩一起去找！」

這句說話猶如沙漠中的綠洲一樣，想不到樂年會對他們說出這句話。

但我仍未回趕及附和他，他已牽著我的手，向商場的方向跑去。

「你到那裡去？」

只見樂年漫無目的在商場內到處走，彷彿像遊魂野鬼在地獄中徘徊一樣，我覺得疲倦時才說出這句話。當他走到電梯準備上一層時，我才甩開他的手。

「甚麼事？」

「這說話該是我說的，我很累，可否．．．稍停一下？」

說罷，我隨即坐在樓梯上喘氣。

「很快便有地方可以坐，別這樣吧！」

樂年說著，我只是扁著嘴巴。

「乖吧，詩詩。」

樂年立即扮鬼臉逗我發笑，最後我還是笑了。

「我要你抱我。」

說罷，我已伸出雙手，準備讓他抱起我。

「不要吧！我很累。」

樂年說罷，我再次扁起嘴巴。

「我很喜歡你這個表情，繼續吧！」

樂年笑說，我立即一腳踢向樂年的小腿。

「很痛啊！」

他蹲下來按著小腿，顯出一臉痛苦的表情，看來這不是說笑的。因由剛才我忘記了自己是空手道黑帶五段，要是我主動攻擊他人身體的程度上等等同於持械傷人。這不是說笑的，香港是有這樣的法例。我立刻蹲下來，正想問他的情況時，他已經雙手把我抬起。

「呀！你很壞，你騙我的！」

突如其來地被他抱起，我被嚇得大叫了一聲，但此時聽到密集的脚步聲朝著我們的方向而來，心想：

「不妙！」

樂年也很像知道發生甚麼事，他揹著我拾級而上。

「你放下我，我自己跑吧！」

樂年沒有剎哥這麼健碩，加上需要跑樓梯，同時也聽到他的氣喘聲，感覺他力有不逮，方才說了這句話。

「救我啊！救．．．呀．．．」

這時樂年終於放下我，但背後的男聲卻吸引了我的視線，回頭一看，慘叫聲是出自寶明的口腔，可惜的是他被兩頭活死人壓在梯級上。

「呀！」

他的慘叫聲與活死人撕開他背部的動作同步進行，但他卻沒有放棄，仍然伸出右手，向上爬之餘還寄望我會伸出援手，看見此情此景的我確實不懂得反應。

「快走吧！還待甚麼？」

就在這時，我的手被另一雙手牽著。

「對不起！我無能為力！」

我拋下這句話後便牽著樂年的手繼續拾級而上，幾經辛苦終於返回酒樓的樓層，只見酒樓的大閘已關上，而背後的腳步聲也愈見接近，我們才拍打大閘，此時已不顧得周遭的環境了。

「拍！」

「拍！」

「拍！」

「開門呀！開門呀！」

此起彼落的拍打聲和叫聲，已分不清是誰發出的，我轉頭一看，同時右手不斷拍打大閘，驚見有四個彪形大漢上了扶手電梯，但看見他們的肢體腐爛和滲出血水，不難想像它們是活死人。猶幸的是剛才的兩頭活死人仍在享用寶明的屍體，通道阻塞下以致它們未能一時三刻能夠走到我們面前。

「倒不如暫時停止拍打動作，以免刺激它們的神經。」

樂年跟我說。我想了一想後，覺得他的建議可行，我跟他說：「這也好！這讓我們能夠有所準備，剛才的手槍呢？」

「就在這裡。」

說罷，他從腰間取出手槍。

「好，那我們準備吧！待．．．」

「砰！」

槍聲把我的說話打斷，我望向樂年，只見他手持的手槍噴出白煙，手槍卻指向扶手梯下的活死人。可惜的是沒有活死人因此而倒下，當然的是，活死人們也被槍聲吸引而至，六頭活死人拾級而上，步步進逼。

「剛才為何開槍？現在怎麼辦？」

這是我跟他說的，我用雙手抓著他的肩膊搖晃的同時也退回他的身後。

「你不是吩咐我開槍麼？那為什麼需要準備？」

這個男子卻是我氣得敗壞，要不是這個處境，他的行為可能讓我哭笑不得，但現在我沒有這種興致。

「我想跟你說，待它們跑上來的時候才開槍．．．」

「砰！」

「砰！」

「砰！」

槍聲把我的說話打斷，他說：「現在我開槍對嗎？是你說的！」

雖然我不能接受，但它們的確是朝著我們的方向來，他開槍是無可厚非，但可惜的是他的槍法有待改善。剛才他開了三發，但只有一頭活死人倒下，另外五頭仍然步步進逼。

我沒有回答樂年，因眼前的事比起責怪樂年更為重要。它們愈逼愈近，但酒樓的大閘仍然鎖上，心想這不是辦法，難道我們將會命喪於此？

「它們來了，怎麼辦？」

樂年說著，持槍的手也開始顫抖。

「不要管了！我們盡快打開大閘吧！」

說罷，我們也不斷用拳頭打向大閘。

「嘎！」

「嘎．．．」

五頭血盤大口盯著我們，我們已放棄拍打大閘，樂年再次從腰間中拿出手槍，我方才記起這東西在我褲袋中也有一把，我立即從褲袋中取出，槍頭指向那四頭活死人。

「砰！」

「砰！」

「砰！」

「砰！」

「砰！」

五下槍聲過後，那四頭活死人應聲倒地。但我沒有開過槍，應該是樂年吧！

「原來你的槍法也不是很差吧！」

我對樂年說，但驚見樂年雙手仍在顫抖著，我便上前拍打他的手腕。

「不是．．．我沒有開槍．．．」

樂年很像驚魂未定，說話也變得斷斷續續。但不是他開槍，還有誰人呢？

「詩詩！不用怕，我來保護你！」

聲音從後而至，是一名穿著警員制服的男子，如沒有錯他應該是孖仔強。當他走到我們身邊後，我才確定他就是孖仔強，相信剛才發生甚麼一回事很快便揭盅。

「為何你會在這裡？其他人呢？」我急不及待地說。

「這些事容後再說，它們很快便來！快逃吧，它們來了．．．」孖仔強邊跑邊說。他跑回扶手梯方向，像是已知道目的地所在。

「砰！」

「砰！」

兩下槍聲又來了，孖仔強對著扶手梯下開槍，此時才意識到新一輪的戰鬥已開始了。

「不要想了，衝吧！」

樂年說罷，便立刻牽著我的手，跟隨孖仔強的方向跑去。我們各自手執一把手槍，準備與這些從地獄走出來的惡靈決一生死。

當我們走到扶手梯口時，兩條屍體已攤在地上，額頭各自也開了個大洞，而地上也有血鞋印，相信是孖仔強遺下來的。我們愈是向下走，那些血鞋印愈是明顯。

「砰！」

「砰．．．」

槍聲在不遠處發出，我們跟隨著血鞋印和槍聲的方向走，一邊加快步伐趕上孖仔強。

「它們來了，快走吧！」

我大喊著，那些血盤大口在背後窮追著，為數也不少，大約十多頭左右。樂年仍然牽著我的手，我頭也不回便一直向前跑，只知道沒有任何事比起逃命更為重要。

「砰！」

「砰！」

我開槍把前面餐廳走出來的活死人擊斃，為的是掩護樂年繼續向前跑。孖仔強也把通往街道的玻璃門打開，我急忙推開玻璃門，樂年再向背後開了數槍後也拾級而下，我們望見龍翔道停泊了一輛小型貨車和七座位私家車。

「詩詩姐姐，快上車吧！」

詠珊從私家車探頭望出車外對我說。接著就是私家車門打開，應該是準備迎接我們。

「它們來了，快吧！」

是詠珊的叫喊聲，有兩頭穿著警員制服的活死人從車底爬出來，我和樂年立刻開槍，但只有一頭活死人倒地，另一頭則爬進車內。

「呀！」

「呀！不要吧！」

連串的慘叫聲發出，難道車內的人已遭遇不測？那我應否上車？

「哇！很多啊！」

很多的當然是指活死人的數量，它們高矮肥瘦包羅萬有，推開了商場的玻璃門朝著我們的方向而來。

「砰！」

「砰！」

「砰．．．」

我本能地連續開了十數槍，當子彈用光後，前排的大多數已倒下，但後面還有少量活死人衝過來，有些仍未被擊中頭部的活死人也緩緩地站起來，不能站起的便向我們的方向爬過來。

「快走吧！沒時間了！」

樂年很像沒有看見剛才的情況，他走進車內，但很快地已從另一邊車門走出來。而我也繞過私家車，看見文哥抱著詠珊向著小型貨車的方向走，樂年和我在另一端會合後，也尾隨著雄輝，只見雄輝左手不斷滲出血水，右手持著史迪仔款式的背包，相信是詠珊的。

「羅大小姐，這個交給你！」

當我們與雄輝平行時，他一手把背包交給我，而他的步速也開始放緩。

「快些跑吧，雄輝叔叔，快些跑吧．．．」

詠珊被抱在文哥身上，她面向著我們一邊叫喊一邊嚎哭，相信她已知道雄輝下一步應該怎樣做。可惜的是我無暇理會周遭環境，只要牽著樂年拚命跑，而貨車也開始緩緩地向前駛，車尾門站著文浩和沙仔，坐在後面的還有包括秀薇在內的三名生還者。

「詩詩！快上車吧！」

是秀薇的聲音，她看見我後便探頭大叫，但車輛並沒有因此而停下，只是緩緩地在龍翔道上向觀塘方向滑行。

「文哥，快吧！」

是文浩的說話，遠處所見他和沙仔向著車外伸出手，詠珊仍然在哭著，但文哥沒有停下，仍然繼續向前跑，而我繼續牽著樂年拚命向前跑，一刻也不敢放鬆。

「砰！」

槍聲從後而至，在樂年旁邊的活死人立即倒地，我望向背後，是孱仔強一直跟在我們後面，而在他背後仍然有不少於四頭活死人窮追著他，但他沒有留意背後的危險，只是一直望著我們的方向。

「砰！」

「砰！」

他再次開槍了，我本能大叫了一聲後便立即轉身，並跌在地上。

「你沒事吧！別望了，我們很快便上車了！」

樂年把我扶起，此時另一雙手同時抓住我，難道我將會被那些活死人分屍？

(續)

第四十五章：瀟灑的離開（上）

在本能驅使下，我立刻掙開了這雙多餘的手，及衝拳擊向它的面頰。

「呀！」

是人的慘叫聲，定過神一看，原來是我的拳頭擊中了文浩，方才知剛才的手是文浩的。

「對不起啊！我不是故意的！」

「現在不是說這些的時候，快上車吧！」

文浩說罷，便立刻與樂年一起扶著我上車，但車子沒有因此而停下我們只是與車輛保持距離。

「剎！快停車！」

文哥一聲令下，車輛果然停了。我們得以慢慢步進車尾廂內，此時孬仔強也立刻跳上車廂內。在我旁邊的文浩也急忙上車。

「史迪仔啊！史迪仔在那裡？」

尖銳的聲音在我耳邊發出，甚麼史迪仔？這個時候還想著玩具，心想是不是欠揍？

「史迪仔啊．．．」

詠珊邊哭邊指著車外，我望出車外，在地上的背包是剛才雄輝交給我的。但活死人已愈逼愈近，她不是想我們把史迪仔從鬼門關拖出來吧？

正當我思考之際，有一個身影已跳出車外，不理會眼前的危險，快速跑向史迪仔的方向。

「文哥！你瘋了麼？」

文浩衝口而出，沒錯，剛才的身影正是文哥。而他所說的話也是我的心聲，他是否瘋了？

「砰！」

「砰！」

「砰！」

「別擋著我！」

文哥邊對著活死人開槍邊說，奇怪的是他的手槍從何處來？我再望向樂年，發現樂年雙手空空如也，我才問：「你的手槍呢？」

他立刻指著車外的文哥，意思大概是文哥把他的手槍搶走。轉眼間文哥已經走到史迪仔前，身邊的活死人也躺在地上，當他拾起時，便立即朝著我們的方向跑過來。

「哎呀！」

文哥被剛才由他自己打死的活死人絆倒，他向前一傾，雙手支撐著地面跪在地上。

「文哥！小心啊！」

當我說罷，文哥很快站起來，他高舉拿著史迪仔背包的左手。

「呀！」

慘叫聲是文哥發出的，有一頭活死人對著文哥的左手噬咬，但由於光線不充足的關係，只見活死人瞬間已被撞到老遠去。

「呀！甚麼一回事？」

我的左腿被抓住，右腳也本能地踢向抓住我的東西。我不斷踢，一邊用手抓住車上的扶手柄，而同在車廂內的同伴也不斷亂叫。

「快幫手吧！快幫手吧！」

側面的人仍在尖叫，眼見有人用長刀把抓住我的手斬斷，我才急忙把雙腳縮回車廂內。

「呀！很痛啊！快放手吧！」

我剛才定過神來，在我耳邊的尖叫聲也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我轉身一看，原來我一直抓住的不是扶手柄，而是孬仔強的手臂。我立刻縮開抓住他的手，把視線重新轉移到車外。

「開車！」

文哥一手把背包拋入車廂，自己再跳進車廂內。當文哥上車後，車輛也已經開始行駛，但仍然有少數

活死人仍然追著車輛，隨著車輛不斷加速後，它們已離我們愈來愈遠，直至消失。當關上車尾門後，車尾廂除了我、樂年、孱仔強和文哥外，文浩、沙仔、秀薇和兩名大家樂廚師也在這裡，內裡擠逼非常。還有的是心茹躲在另一角，這樣便好了，原來心茹沒有事。

「爸！你怎麼樣？」

是詠珊的叫喊聲，她走近文哥身邊，文哥緊抱著她，此時方才留意其他人也瑟縮在一角，除了詠珊外，其他人也不敢接近文哥。雖然我沒有像他們一樣瑟縮在一角，但我也沒有接近文哥。我看見詠珊聲淚俱下，看在眼內的我也不禁覺得心酸。

「詠珊，你乖吧．．．」

文哥抱緊詠珊說，但她仍然哭著說：「我不依！」

「求求你們吧！快些救救父親．．．」

她伏在父親懷裡面向著我們，但沒有人理會她，環目四周，只見文浩和沙仔互相對望，日恆和文傑的樣子也突然發青，心想也知道發生甚麼事了。此刻我感覺到有人踏著我的肩膀，是樂年，原來他一直在我身旁，只是我沒有發現而已。

「你快看看你的父親吧！」

是樂年對我說的話，雖然我不承認我與文哥的關係，但他好歹也是我的生父，知道他將會離開我也不好過。

「你救救父親吧！詩詩姐姐．．．」

詠珊的眼淚並沒有停止過，她苦苦哀求我，但可惜的是我也沒有辦法，文哥將會變成活死人已是事實。

「詠珊，你面對現實吧！他已不再是你的父親，他很快便會變成那些怪物！」

我沒有理會詠珊的淚水流下，只是把事實告知她。

「嗚．．．嗚．．．嗚．．．」

詠珊沒有說話，便繼續伏在文哥的懷裡痛哭。

「你不要這麼過份吧！他畢竟是你的父親，詠珊是你的妹妹，你這個忤逆女！」

「忤逆女」這三個字打進我的耳裡，我轉身一看，原來是坐在後排的卓仁搭訕。雖然我不欲理會他，但他畢竟在幫會中也有地位的，就是他這句說話而引來其他人附和。

「詩詩，說實在你應看看文哥最後一面吧！」文浩說。

「快看看文哥吧！」沙仔接著說。

「她只是小女孩而已，別這麼過份吧！」

就算是秀薇這個局外人也說出這句話，我才得以檢討自己是否過份？

「你們別吵！」

此言一出，車廂突然靜了起來，這句是文哥說的，雖然他受了傷，但他的氣勢沒有因此而減弱，這句說話仍然有震懾能力。

車廂內的寧靜持續十數秒，此期間我才能仔細看清楚車尾廂的環境。我一直躺在樂年身前，他雙手環抱著我，心茹低頭瑟縮一角沒有任何動靜，相信已熟睡了。在我對面的還有秀薇、兩名廚師、文浩、沙仔和孱仔強互相對望著，而文哥靠在車尾門把詠珊伏在自己的懷裡，詠珊的身體不時在抽動著，相信她的情緒仍未平伏。

「詠詩，你是否很害怕？」

文哥終於說話了，他問我的問題不懂得如何回應，大抵是沒有預計他會問我這個問題。

「可否呼喚我一聲父親？只是一次罷了．．．」

「你不必再說了．．．」

我把文哥的說話打住，但自己也接不上話來。雖然我已原諒文哥，但不知為何，「父親」於我而言是難以啟齒，還是這十多年來，我對這個名詞感覺陌生呢？

此時，背面的男人用手踏著我肩膀，我轉身一看，樂年沒有說話，只是點了點頭。我重新把視線落在文哥身上，文哥的神情也變得呆滯，而詠珊仍然沒有停止啜泣。

「為何你這樣傻？」

我慢慢靠近文哥，文哥方才停止撫摸詠珊，他提起右手撫摸我的臉頰，這種感覺非常怪異。

「呀，你幹甚麼！」

是文哥用手指輕撥我的眼袋，我終於記起了，是小時候，父親也很愛這樣幫我抹眼淚的的。

「你沒事吧，詠詩，不要哭吧！」

他加速撫摸著我的臉頰，而我已沒有理會他的說話，只是緊緊把文哥的手按停，此時我的眼球已沒有能力讓眼水停留，淚痕開始劃過我的臉頰，口裡不自然吐出一句：「父親．．．」

(續)

第四十六章：瀟灑的離開（中）

我終於對他說了一聲父親，此時眼淚直流的人換了是文哥。

「想不到臨終前也能聽到這句久違的父親，出自你口中我也心滿意足了．．．」

「不要．．．這樣說吧！你是．．．我的父親．．．這是不可改變的事實．．．」

兩條淚痕掛在我的臉上，文哥用手把我的眼淚拭去，接著對我說：「別難過，生離死別是每個人必經階段，當我離開後，你們要學懂照顧自己。」

「不要吧！父親．．．」詠珊哭著說。

我沒有像詠珊這樣的天真，但我也問了一個覺得費解的問題：「為何你要這麼傻．．．」此時我撿起文哥身旁的史迪仔背包以漸進式聲量續說：「這個背包有何重要？這比你的性命重要嗎！」

「咚！」

我把背包擲向車廂內的金屬面，此時車輛突然停止。

「發生甚麼事？」

說話的很明顯是剎哥，但我沒有回應他，只是看著眼前的詠珊立刻撿起背色哭著說：「不要啊！不要丟吧．．．」

「你還好意思哭？要不是你這個背包，父親用不著受傷！這是你害的！」

我指著詠珊破口大罵，此時文浩立即上前把我攔著，也許他恐怕我會對她有下一步動作。

「詩詩，不要激動，她只是小女孩而已。」文浩說。

「不要吵．．．不要吵！」

在旁的文哥再次說話，但應該是父親才對，我對父親說：「對不起，是我太衝動了。」事實上，我很少這樣低聲下氣，我只是不想父親看見我和詠珊這樣子，他一定死不瞑目。

「其他事情不用說了．．．」說著，父親把手伸前，像是指著背後的人，我轉身一看，這個人就是樂年。

「小子，你給我來！」雖然父親要求樂年走到我們面前，但樂年顯得有點不知所措。

「快來吧！樂年！」

我揮手向他示意，他才懂得點頭回應：「哦！」

當我們走到父親面前，父親問他：「小子，我忘記了你的名字。」

「不要這麼拘謹吧．．．」

我看見父親的臉色突然面如炭色，我立刻用手肘撞了樂年一下：「父親要你說便說吧！」

「我是樂年．．．」

樂年說罷，父親悶哼了一聲，他說：「這不是拘謹，這是對自己有要求，你對自己也沒有要求，人們也不會懂得尊重你！」

我轉頭望向旁邊的樂年，只見他傻了眼，父親炯炯有詞說著，樂年只有唯唯諾諾的附和著。我再次把視線轉移到父親身上，他沒有停止說話：「．．．要是這樣，我怎麼可以放心把詠詩交給你呢？」

「父親，你放心吧！樂年會好好照顧我的。」

說罷，我已經翹著樂年的手，父親再說：「你們認識了多久？」

我望著樂年，只見他張開嘴巴，明顯是不懂得怎樣應對？這也難怪，要是我們如實作答，父親的反應又會如何？

「答我吧！」

父親不斷催促著我們，我覺得必要的謊言該是時候說的。

「大約．．．」

身旁的樂年開始說話了，我冒了一額汗，心想：「拜託你不要胡亂說話啊！」

「詩詩，你記得我們第一次見面的時候嗎？」樂年問。

「幸好他還懂得問我。」我心想。

「我還記得第一次見面時我和你在同一升降機內，大概就是這樣。」

「你們是同事嗎？」父親問。

「不是，只是我們的寫字樓也是在同一所大廈。」樂年說。

從父親的表情可以看出，他是這麼滿意的，幸好他沒有追問剛才的問題。

「為什麼突然有這麼多活死人在商場內？我們離開時還不是好端端的嗎？」我問。

「事情是這樣的．．．」

文浩正想說話時，我立刻打斷他的話：「你是否看見事發經過？」

「我親眼看見那個郭泉變成活死人，那算不算在場？」說罷，文浩的瞳孔突然放大地望著我，這也大概知道他的說話是肯定的。

我點頭示意，他繼續說：「當時我只是到洗手間，正當離開時發現廁格內有拍打聲，我嚇得立刻離開男廁，由站在門外把風的小風陪伴我再次進入男廁，結果．．．」

我仍然聚精會神望著他，他吞了一口口水後續說：「我們只知道廁格內的撞擊聲沒有停下，經我們商議後，小風待在男廁內把風，我立刻返回酒樓找文哥。」

「那後來呢？」

「後來大雄和卓仁與我一同走到剛才的洗手間內，沿途地上滿是血鞋印，心知不妙，進入洗手間後便發現小風倒在血泊中，而剛才反鎖的廁格門也打開了。」

「那你又何來知道是郭泉？」

「小風臨終前說的，他說看見那個便利店職員衝出來撲向他，我們的生還者中只有郭泉是便利店職員。」文浩邊舉起食指邊說。

「繼續說！」

「我們三人離開男廁後，沿著血鞋印走到商場地下，接著恐怖的事情便發生了．．．」

「我覺得現在比剛才還恐怖啊！你看看文哥吧！」沙仔陰沉的聲音為這個空間帶來了多一份莫名其妙的恐怖。我轉身一看父親，感覺他的身體顫抖著，他雙手交叉掩蓋心口位置，我立即撫摸他的右手，感覺他剛從雪房走出來別無兩樣，這種感覺就像慧蘭臨死前一樣。

「我交給你的項鍊在那裡？」父親問。

「在．．．在我身上，我一直也有戴著的．．．」我知道這個時候不應該哭，但我的淚腺實在控制不了。

他伸手把我掛在頸上的項鍊緊握著，我正想把它除下來的時候，當雙手已放在後頸上，他說：「不用除下，這是我給你的！」

我被他這句說話嚇了一跳，他用說話把我喝止，我只好把剛才的動作固定。

「我本想交給詠珊，但想不到我們在這時候能夠重遇．．．」

父親一臉嚴肅的說著，使我想起了剛才的對話。

＝＝＝＝＝＝＝＝＝＝＝＝＝＝＝＝＝＝＝＝

「羅大小姐！」

背後傳來熟識的聲音，只有文哥的手下才會這樣稱呼我。我轉身一看，門口已經站著三名彪形大漢，他們也是手持染滿鮮血的鋼刀，分別是剝哥、大雄和卓仁，難道他們是來打救我們？

「不要這樣稱呼我吧！」

我的語氣中或多或少也帶些無奈，不是因為他們這樣稱呼我，而是不需要這樣高調。

「我也不想這樣稱呼你這個忤逆女，只是你掛上這項鍊，我不得不這樣稱呼你！」卓仁的說話好比刀鋒劃過，我既難過又帶點疑惑，我掛著的這項鍊又是甚麼意思呢？

＝＝＝＝＝＝＝＝＝＝＝＝＝＝＝＝＝＝＝＝

「．．．只要掛著這項鍊，我的手下們便知道你就是取代我的人．．．」

「甚麼．．．甚麼取代？」他的說話不禁令我感到疑惑，甚麼取代他？我完全不明白是甚麼意思，只好急忙打斷他的說話。

「這項鍊代表著我的權威，也是我的繼承人必需要的物件。」文哥一臉嚴肅地說。

「你的繼承人？不是說我吧！別要跟我開玩笑．．．」

「文哥交給你的就是你的，不要這樣囉唆吧！」

是車廂中間的人打斷我的說話，我轉身一看，從聲線和神情可以判斷出，這句話是卓仁說的，但語氣

像是不友善。但當然我不會和他有過份的衝突，畢竟大家也是坐在同一條船，所以沒有再理會他。
「詠詩，父親欠了你們很多，我也差不多時候向家儀謝罪，你們保重．．．」說罷，父親已打開車尾門。
「爸．．．呀．．．」我和詠珊不約而同大叫，但剎哥已急忙停了車，我們所有人也失去平衡，在車廂內撞成一團。

「呀！」

「呀！」

「呀．．．」

靠！是誰的尖叫聲？幾乎把我的耳膜震穿了，我單手掩耳，另一隻手抓著樂年的膝蓋。

「呀！」

「呀！」

「呀．．．」

「是誰這麼吵耳？」叫聲沒有停下，而這句話是混亂中不知道從何傳來的。

「噠．．．噠．．．噠．．．噠．．．噠．．．」

接著就是密集的脚步聲，不知是否剎車時的力度過大，還是心茹的尖叫聲？沒錯，那些尖叫是心茹發出來的，但我已無暇理會這些瑣碎事，只知道我們將會面對更大的危險。

(續)

第四十七章：瀟灑的離開（下）

「你別吵啊！心茹！」

我大聲說出這句話，但心茹的尖叫聲仍沒有停止，相反，腳步聲也愈逼愈近，愈來愈密集。

「你們快走，讓我擋著！」

是父親的聲音，他站起來把放在車廂頂的鐵通拿出來，我方才才知道原來車內有這個暗格，思考中他已跳出車外。

「爸！」

我叫了一聲，詠珊不斷重覆著這個字，聲音也變得沙啞起來。當我正想踏出車廂外的時候，一雙手抓住了我的右手，我本能甩開了這雙手，這時有人從側邊環抱著我，我被他按在車廂內。

「呀！別阻我！」

我望著按住我身軀的人大叫，這個人是文浩。

「剎哥！快開車！」

文浩大聲向著車頭方向說，我趁他分心時把他用雙手撥開，但這一下卻是令我抱憾終生。

「呀．．．」

是文浩的慘叫聲，他被我推出車外，雖然文浩能夠及時站起來，但背後的黑影已逼近他。

「呀！」

「呀．．．救我．．．」

他的呼叫聲愈來愈薄弱，同時也被多個黑影沒埋，而身邊的人也與我一樣顫抖著。

「剎哥！快開車吧！」

我已沒有理會是誰說的，只看見那群黑影蹲下來，估計正在不斷吞噬著文浩的身軀。

「文浩．．．」

是我害死文浩的，怎麼辦？我發覺自己多了一份罪惡感，但我也不想的，我不敢望向身邊的人，我怕！我怕了他們鄙視我的目光，但我日後還要面對著他們，怎麼辦？

「小心！」

有人從後把我拉著，這雙手彷彿把我拉回現實一樣。

「砰嘭！」

「砰嘭！」

「砰嘭．．．」

是拍打著車廂的聲音，我定過神一看，已開始有活死人爬進車內，但眼前的景像突然被一個黑影遮掩著，他雙手握著鐵通不斷向車廂的活死人攻擊，該頭活死人只發出雜亂無章的叫聲，那個黑影手部像是安裝了摩打一樣，直至活死人的叫聲消失。

「該死的雜種，老子跟你拚了！」

這應該是沙仔的聲線，說罷，他已再次揮動手中的鐵通，把準備爬上車內的活死人狠狠痛擊一番，看在眼內的我底裡充斥著一份寒意。但更令我毛骨悚然的事也發生在我的身上，突然間有一隻手臂緊抱著我的胸部。

「呀！救命呀！」

我大叫了一聲，要是這隻手臂是屬於樂年的，我不會如斯大反應。

「呀！」

「呀！」

「呀！別打了！」

我不斷打他的手臂，他不斷發出慘叫聲，但我沒有因此而停下，直到他把我推開了。我轉頭一看，穿著警察制服的男子左手握緊自己的右臂，此時我亦肯定剛才緊抱我胸部的男子就是孱仔強。

「我一定會記住剛才的事！」

我指著孱仔強說，說罷，我已從剛才父親取武器的地方隨意拾起一把刀，把準備爬上車廂內的活死人左手斬斷，身旁的沙仔及時補了一下重擊，把活死人的頭顱打至爆裂。

「快開車吧！還幹什麼？」

沙仔邊打邊說，但坐在司機位的剎哥仍然未有反應，我心想：「他在幹什麼？」

但眼前的情況已不容我再想，剛才負責肢解文浩的活死人已迅速站起來，我的右手橫刀一揮把其中一頭活死人的頭顱斬開了兩半，眼前的活死人倒下，另一頭也快速補上，當我重施故技時，鋼刀竟然卡在活死人的頭顱內，但當我正想拔出來時，另一頭活死人已抓住我持刀的手，難道我將會變成「羅詠屍」？

「砰！」

一下槍聲過後，抓住我的活死人倒在地上，我無暇理會是誰的槍聲，相信是孖仔強開槍的。

「快開車吧！」

這是沙仔第二次的叫喊聲，但我認為與其這樣呼喊，倒不如集中精神，應付眼前的危險還更實際。

「砰！」

「砰！」

「砰．．．」

多下槍聲響起，車外大部份活死人也相繼倒下，但倒下的也包括我眼前的「準活死人」，他就是我的父親，估計是流彈誤傷了他。

「爸！不要丟下我．．．」

尖銳的哭叫聲把我的繃緊的神經線也激活起來，我恨不得要立刻找人發洩。

「他媽的！你幹什麼胡亂開槍？」

我對著孖仔強破口大罵，雖然眼前的環境不容孖仔強顧慮，但中槍的畢竟是我的父親，就算是失去理智也是無可厚非，但更加失去理智的行為就算是我也意想不到。

「詩詩！你瘋了麼？」

不理會是誰人的男聲，我已跳出車外，朝著父親的方向去，眼前有兩頭活死人已準備接近父親，但父親很像已意識到自己有危險一樣，他側身力拒活死人的來襲，而手持的鐵通則反手倒插背後的活死人頭顱，一條血柱從父親身旁噴出，而我亦揮起鋼刀，快刀把另一頭靠近父親的活死人頭顱劈下來，我一邊守在父親旁一邊頑抗，但由於數量頗多，我根本不能清楚父親那邊的情況，只知道我已被至少四至五頭活死人圍困。

「快走．．．詩！」

「快走．．．詩．．．」

不斷呼喊著我的聲音從後而至，但眼前的環境不容許我再分心，我方才明白到一次意外，足以致命的道理。但我沒有後悔自己跳出車外，只是惱怒自己不能好好保護父親。此時有人從後用手踏著我的肩膀，相信大限將至，但能夠跟父親一起戰死，也何嘗不是一個好結局麼？

「快走．．．詩！你還待在這裡幹什麼？」

背後的是父親的聲音，相信是父親把我推開，但我沒有走，我轉身一看，父親開始被活死人噬咬，我親眼看見他的手臂其中一處肌肉被活生生撕掉，父親用鐵通把它的頭顱打至飛脫，此時父親把鐵通跌在地上，左手掩著剛才被咬的位置，望著我及顯出痛苦的表情。

「爸！小心你的背後．．．」

我大聲呼喊，但四面八方的活死人一湧而上，慢慢逼近我和父親。我提起長刀，把其中一頭靠近我的活死人放血，但當然沒有作用，這只是本能驅使下的動作，長刀沒入活死人的腹部，它的雙手仍然胡亂揮動著。我恨不得用左腳一伸，借力把刀子拔出來，就在這段保持距離的空檔間，我迅速把它的頭顱拿下。接著轉身跑向另一頭與父親糾纏中的活死人。

「詩！不要救我，快走！」父親一邊赤手空拳對抗活死人一邊對我說。

「荒謬！我不會走，你一定要對我交代清楚！」

說罷，我的雙眼滲出淚水，但父親沒有回應。

「當年你．．．當年你一聲不響把我們兩母女丟下，難道你要再次把我丟下麼？」

此時持刀的手被抓住，我快速換手，把迎面而來的活死人貫穿頭顱。

「你還是這麼不負責任！」

我不斷在說話，但父親仍然不作聲，他與兩至三頭活死人酣戰中，眼見此情景，我立即從地上拾起鐵通，把其中一頭身形較為矮小的活死人打至頭顱破裂。

「呀！」

是活死人咬了父親一口，他發出慘叫聲，但父親仍然有能力把它推開，只是動作比較遲緩。當父親與活死人拉開之間的空檔時間內，我雙手緊握著鐵通，由上至下迎面重擊活死人的頭部，直至它不能再站起來。

「父親！你答我吧！」

我眼泛淚光，吞了一口氣續說：「為什麼到了這個時候你還是這麼固執……」

淚水把我臉上的血跡加以洗滌，但依我所見，父親仍沒有理會我，他向著屍群的方向前進，手上並沒有任何武器，只是一直利用赤手空拳頑抗，他豈不是自殺？

「不要吧！父親……」

我從後追趕著父親，此時父親終於轉身？難道他決定回心轉意？

「詩！我差不多時候要陪伴家儀，你要好好生存……」

他吞了一口氣後續說：「這就算是我給你們兩母女的補償吧！」

說罷，他再次轉身，跑進活死人的人群中，那些血盤大口緊隨著父親背後。現場像是一群餓狼正在追趕獵物一樣。

「不……不要……」

我跪在地上失聲痛哭，為什麼？為什麼上天要這樣懲罰我們？我們很難得才重遇，但瞬間又要我們分開。命運就是如此作弄我，當年他一聲不響離開我們兩母女，今天要為過去作出補償而離開，為什麼我們一定要用離開作終結呢？

大部份活死人也離我愈來愈遠，相信是跟隨父親的步伐前進，但仍有少量活死人在附近徘徊，有些甚至距離我不遠處。我沒有逃走的意識，反而泛起了尋死的念頭。我跪在地上，任由活死人步向我，自己彷彿就像正在等待行刑的死囚一樣。

雙手踏在我肩膀上，此刻的我只是想著希望抓著我的活死人盡快在我身上除去一塊肉。但思考間活死人仍然沒有反應，心想：「難道本小姐的肉真是太膩，就算是活死人也嚙不下來？」

「詩詩，你跪在這兒幹什麼？快走吧！」

熟悉的聲音從後而至，很明顯是試圖把我從鬼門關救出來的人，我肯定他就是樂年。他牽扯著我的右手，但我想不到的是，我竟然跟著他一起跑，剛才還想著尋死的念頭竟然在瞬間消失了。

「我們到那裡去？」

我跟著他一起跑，但不是跑回車內，而是繞過剛才的小型貨車後再往前跑，剛才還不能夠看清楚，原來停車處的地方正是位於工業區的某段道路，眼前的就是行人天橋底，天橋底下還驚現兩輛政府車輛，就是在大埔公路看見的兩輛貨車。難道該兩名司機仍在生？我沒有多加理會，只想盡快離開這個地方。我們跨過石壘上了行人路，已看見剎哥在行人天橋的入口處揮手。

「羅大小姐，我們在這裡，這裡暫時安全。」

我環看四周，附近的確沒有活死人再追著我們，眼前所見的只是地上的屍體。我們跟隨著剎哥步行上樓梯，樓梯是通往剛才所看見的天橋。

我們站在橋上，果然大夥兒也在等待著我們，最先撲向我的秀薇。

「詩詩，還能看見你真好，我還想著你會不會變成它們？」

「我相信不會吧，要是變成那些怪物，我寧可死。」我笑說。

「不要說這些不吉利的說話吧。」秀薇笑說。

「其他人呢？」我問。

「他們在歇息中，就在前面的大廈內。」她指著天橋連接著其中一端的商業大廈說。從遠處看見，這大廈的玻璃門被鐵鍊鎖上，難道還有其他生還者在內？

(續)

